

一 住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老船长

乡绅特里罗尼，利弗西医生，还有其余的那些先生们，早就要我从头至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有关宝岛的全部详情——只除掉它的方位，而那不过是至今那里仍有未被取出的宝藏的缘故。我在公元一七××年提起了笔，思绪回到了当年我父亲开“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时候，当时那个棕色皮肤、带刀疤的老海员第一次到我们屋顶下来投宿。

我回想起他恍惚就在昨天，当他步履沉重地来到旅店门口时，他的航海用的大木箱搁在他身后的双轮手推车上。这是个高大、强壮、魁梧、有着栗色皮肤的人，粘乎乎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道肮脏的铅灰色刀疤横贯一侧面颊。我记得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径自吹着口哨，接着嘴里突然冒出了那支水手老调，日后他也经常地唱：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

礁石的名称。但英语中“胸膛”与“箱子”是一个字。——译者注
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那高亢、苍老、颤动的嗓音仿佛汇入了绞盘机起锚时众人合唱出的破调门。接着，他用一根自带的像铁头手杖似的木棍子重重地敲门。当我父亲出来后，他又粗声大气地要来杯郎姆酒。酒送到后，他慢慢地啜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还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抬头审视我们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而且酒店的位置也很讨人喜欢。客人多吗，伙计？”

我父亲告诉他不多，客人非常少，实在遗憾。

“那么好吧，”他说，“这是给我预备的好住处。过来，伙计，”他冲着推手推车的人喊道，“把车子靠边儿，帮我卸下箱子，我要在这儿住上一小段儿。”接着他又说，“我是个简朴的人，有郎姆酒、咸肉和鸡蛋就成，这就可以对海看船下海了。你们该怎么称呼我？你们可以叫我船长。噢，我懂你的意思——瞧这儿！”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用光的时候告诉我。”他说，神情严厉得像个司令官。

说真的，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风度却一点儿也不像个在桅杆前干活的水手，倒像个惯于发号施令的大副或船长。那个推手推车的人告诉我们，他是那天早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店门前的，在那儿，他打听了沿岸的小旅店。我猜想他是听说了我们这里不错，被描绘得挺僻静，于是由于它所处的位置而挑中了它。关于我们这位房客，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

照常说他是个挺沉默的人。他整天带着架黄铜望远镜在小海湾一带转悠，要不就在峭壁上游荡；整晚坐在客房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灌郎姆酒和水。大多数时候，别人和他说话他都不予理睬，只是猛然抬头瞪人一眼，

像吹雾角似的哼一下鼻子。我们和到我们这里来的人们很快便学会让他自取其便了。每天，当他巡游回来的时候，他都会问是否有什么船员路过。起初我们以为他问这个问题是寻找伙伴，后来我们才开始明白他是想避开他们。每当一个船员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投宿（时不时地有一些人来，要沿海边大道去布里斯托尔），他在进餐厅之前总会透过门帘窥探一番，一旦有一个这样的人在里面，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悄无声息。这事对我来说至少已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得算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有一天他曾把我拉到一边，并且答应我，只要我帮他“留神一个独腿水手”，并且一旦那个人出现就向他通风报信，这样每月月初他就付给我一枚四便士银币。有好多回，当月初到来，我向他申请报酬的时候，他便会对我嗤之以鼻，还瞪得我低下了头；但是不等一周过完，他肯定好好考虑考虑，给我那四便士，同时重申他那个要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用以警告雾中船只的号角。——译者注

那个人物怎样搅得我不得安眠，那是不必多说了。在暴风雨的夜晚，当大风撼动着房子的四角，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跃上悬崖，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的表情中看到它。一会儿是腿被齐膝砍断，一会儿是齐臀部；一会儿他又是个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条长在身体中央的腿的奇形怪状的家伙。看他单腿跑跳着追赶我，越过篱笆和水沟，是最坏的恶梦了。总之，为了我那每月的四便士，这些想像出来的形状令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不过，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的海员就那么恐惧，但还远远比不上其他认识船长的人对他本人怕得厉害。有些晚上，在他喝了他的脑袋支撑不住的过量的郎姆酒和水后，有时他就会坐下来唱他那些个邪恶、古老、粗野的水手歌曲，旁若无人；但有时他会嚷着轮流干杯，还逼着所有战战兢兢的房客们听他讲故事，或者和他一起合唱。我常常听见房子和“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的歌声一起颤动；邻居们全都为了宝贵的性命、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加入到这歌声里来，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生怕引起他的注意。因为在这些他发作起来的场合下，他就成了个最肆无忌惮的人。他会用手拍着桌子要全体肃静；他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有时是因为一个问题，有时则是因为没人提问题，于是他断定大家没好好听他的故事。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上床之前，他不准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旅店。

他的故事吓坏了所有的人。那些可怕的故事净是关于绞刑。走木板、海上风暴和干托吐加群岛以及拉丁美洲大陆的蛮荒地区和野蛮风俗的。照他的说法，他一定是活在被上帝放逐到海上的一些最邪恶的人们中间的。他讲这些故事所用的语言，就像他所描述的那些罪恶一样，大大震动了我们淳朴的村民。我的父亲总说这小旅店会被毁掉的，因为人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很快将不复光顾这里。但是我倒确信他的存

在对我们有好处。人们当时是受了惊吓，可回过头来看，他们相当喜欢这样。在安静的乡村生活中，这是很好的兴奋剂。这里甚至有一群年轻人声称崇拜他，称他是“货真价实的船员”、“真正的老水手”，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呼，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称雄海上。

昔时被海盗虏获的人，蒙着眼睛被迫走上突出于舷外的木板而终于落入海中。——译者注

从某方面讲，说真的，他很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一周复一周，最后一月接一月地住下来，以致于他付的那些钱已经全部用光了，而我的父亲从不敢壮起胆子坚持要他加钱。如果一旦对他提及钱的事，船长就会用可以说是咆哮的那么大的声音哼他的鼻子，并且直瞪得我可怜的父亲倒着退出房门。我曾看到父亲在经历了这样的一次奚落后绞着双手，我相信一定是这种烦恼和恐惧大大加速了他不幸的早逝。

在船长和我们住在一起的全部时间里，除了从一个货郎那里买些袜子外，他的穿着丝毫未变。他的三角帽的一角耷拉下来了，自那时起，他就让它那么耷拉着，尽管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我记得他外套的样子，就是他躲在楼上屋子里自己打补丁的那件，到后来，那件衣服上就满是补丁了。他从未写、也从未接到过一封信，他也从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人说话，即使和他们交谈，也大多是在喝酒的时候。那个航海用的大木箱，我们谁也没见他打开过。

他只碰了一次钉子，那是事情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时我可怜的父亲病情正每况愈下。利弗西医生在一个傍晚来看望病人，用了点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走进了客厅，想袖口烟，等人把他的马从小村子里牵过来，因为我们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没有马厩。

我跟着他走进了客厅，我记得我看到这位干净利整的医生，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他的明亮的黑眼睛和翩翩的风度，同那些轻佻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猥亵、笨拙、醉眼惺忪的我们心目中的海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正喝得烂醉，胳膊搁在桌子上。突然，他——也就是船长——开始唱起了他常唱的那个歌儿：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嗨——嗨，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恶魔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哟——嗨——嗨，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起初，我把“死人胸”想成了同一概念的他楼上前屋里的那只大箱子，而这想法又和我恶梦中的独腿水手搅和到了一块儿。但是，到了这会儿，我们对这支歌都不怎么特别在意了，这个晚上，它只对医生来说是新鲜的，而我察觉到，就是医生，对它也毫无赞赏的表示，因为在他同花匠老泰勒谈话

的过程中，他很愤怒地抬头望了一下，接着就又谈论起关于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来。同时，船长逐渐被自己的歌鼓动起情绪来，最后他玩起了我们都知道的那一套，用手拍面前的桌子——安静。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利弗西医生一如既往地讲着，声音清晰悦耳，在每一句话间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盯着他瞅了一会儿，又拍了一遍桌子，更为严厉地瞪着他，最后用恶狠狠、低沉的声音咒骂起来：“安静，上下甲板都给我安静！”

“你是在关照我吗，先生？”医生说道，而当那个恶汉用另外一声诅咒告诉他是这样时，“我只对你说一件事，先生，”医生回答说，“这就是，如果你继续酗酒的话，这世上很快将减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恶棍！”

这个老家伙的暴怒是可怕的。他跳了起来，拔出并打开了一把水手用的折叠式小刀，摊开在他的手掌上，好像是恐吓医生，要把他扎到墙上去。

医生岿然不动。他转过头来，用和刚才一样的声调侃侃而谈，声音略微高些，以使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平静而严肃：“如果你不立刻将刀子送回你的口袋，我以我的名誉发誓，你将在下一次的巡回审判中被绞死。”

接着，在他们之间展开了一场目光的对峙战。但是船长很快便屈服了，放下了他的武器，退回到座位上，像只挨了打的狗似地咕哝着。

“现在，你听着，先生，”医生继续说道，“既然现在我知道在我的辖区内有这么个人物，你将考虑我会时时刻刻都用一只眼睛盯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我听到一句对你的控告，哪怕只是像今晚这样的一次无礼，我都将为此而采取有效措施，追捕并找出你。我想话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

不久，利弗西医生的马便被牵到了门前，他就上马离开了。但是那天整个晚上船长都保持沉默，并且后来许多晚上也是这样。

二 “黑狗”出现了又消失了

这件事过去不久，就发生了第一桩神秘的事件，那使我们最终摆脱掉了船长，尽管就像你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这还并未使我们摆脱掉和他有关的事情。那是个颇为寒冷的冬天，长久地下着严霜，刮着暴风。一看而知，我的可怜的父亲没有多少希望再看到春天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和母亲挑起了经营旅店的全副担子，忙个不停，再也无心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了。

那是一月里的一个早晨，很早——一个折磨人的下霜的早晨——海湾覆着白霜，灰蒙蒙的，波浪轻轻拍打着岩石，太阳低低地悬在山尖上，照亮了一大片海面。船长比往常起得早，出发到海边去了，他那把水手用的短刀在

旧蓝外套的宽宽的下摆上晃悠着，黄铜望远镜夹在胳膊底下，帽子在头上向右斜歪着。我记得当他大步走开时，他呼出的哈气好像烟雾一般地缭绕在身后，而我听到他发出的最后的声音，是在他转过大石头时，气愤愤地哼了一下鼻子，好像仍对利弗西医生耿耿于怀似的。

那会儿，母亲正同父亲一起呆在楼上，我正往餐桌上摆放早餐，等船长回来。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走了进来。他是个面色苍白、脂肪过多的家伙，左手少了两个手指。虽然他也带着把水手用的短刀，看上去却不像个好斗的人。我一直留意着水手们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可这个人却使我纳闷。他不像个水手，然而身上还带有海上的气味。

我问他要点什么，他说他要郎姆酒。但当我要走出房间去取酒时，他在餐桌旁坐下来，打手势要我过去。我手里拿着餐巾停在那里。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

我走近了一步。

“这张餐桌是我同伴比尔的吗？”他问道，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我不认识他的同伴比尔，而这张桌子是给住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我们叫做“船长”的人的。

“好啦，”他说，“我的同伴比尔也可能被叫做‘船长’，这很有可能。他的脸上有一道疤，嗜酒如命，我的同伴比尔就是这样。为信服起见，我可以指出，你们的‘船长’脸上有一道刀疤——我们还可以指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那道刀疤是在右半边脸上。噢，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同伴比尔是住在这所房子里吧？”

我告诉他，船长到外面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走的是哪条路？”

我指出了那块岩石，还告诉他船长就快要回来了，并且还回答了几个其他的问题。

“噢，”他说，“这对于我的同伴比尔来说将和喝酒一样适合。”

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却一点也不愉快，于是我就掂量着这陌生人是弄错了人，即使他有意说那样的话。但这不关我的事，我想，而且，此外我也想不出该怎么办。这个陌生人一直守候在旅店的门边，盯着那个角落，就像猫在等耗子出现似的。

一旦我向外面走出一步，他就立刻召唤我回来。要是我的动作比他要求的慢了一拍的话，他的脂肪过多的脸就变得特别可怕起来，他用足以让我跳起来的咒骂命令我进来。只要我一回来，他就又恢复了常态，半是巴结、半是讽消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而他特别喜欢我。“我有个儿子，”他说，“和你就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是我最大的骄傲。但是对孩子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听话，孩子——听话。嗯，如果你跟着比尔航行过，你就不

需要站在那儿让比尔对你说两遍——你肯定不会。那不是比尔的作风，也不是和他一起航海的人的作风。啊，这肯定是我的同伴比尔，胳膊底下夹个望远镜，哎呀，真的，你和我得回到客厅里去，孩子，到门后边去，我们要让比尔惊奇一下，啊，我再说一遍。”

说着，陌生人和我一起退回到客厅里，把我藏在他后面的角落里，以便我们两个都能藏到开着的门后面。我非常的不安和惊慌，你可以想像得出来，而当我注意到陌生人自己也相当地恐惧时，我的恐惧就加重了一层。他擦了擦短刀的柄，又活动了一下鞘里的刀身，在我们等待的时间里，他不断地咽口水，就好像我们通常说的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似的。

终于，船长大步走进来，砰地一声关掉他身后的门，既不向右看，也不向左看，径直穿过房间，向给他预备好的早餐走过去。

“比尔。”陌生人叫道，用那种在我看来是竭力为自己壮胆的声调。

船长旋转脚跟，面向我们。他棕色的脸孔一下子变了色，连鼻子都青了，他看那个人的样子就像见了鬼或者邪恶的东西，或者这世上能有的什么更坏的东西。而我，说实话，看到他在刹那间变得既苍老又衰弱，感到有些歉疚。

“来，比尔，你是认得我的，你认得老船友的，比尔，这是肯定的。”陌生人说道。

船长发出一声喘息。

“‘黑狗’！”他说。

“还能是谁呢？”另一个回答说，变得轻松了一些。“‘黑狗’和从前一样，看他的老船友比尔来了，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噢，比尔，比尔，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两个，自从我失去了两根指头。”他举起了他残废的手。

“喂，听着，”船长说，“既然你找到了我，我就在此地，那么好吧，说，有何贵干？”

“有你的，比尔，”“黑狗”答道，“你说得对，比尔。我得让这个可爱的孩子上杯郎姆酒，因为我已有了这么个嗜好。你乐意的话，我们坐下来，像老船友似地好好谈谈。”

当我端来郎姆酒的时候，他们已经分坐在船长早餐桌的两边——“黑狗”靠近门斜坐着，以便盯着老船长，另一方面，我想，也是为了给自己留个退路。

他命令我出去，同时让房门开着。“甭想从你的钥匙孔里探听我些什么，小家伙。”他说。于是我撇下他们俩，退回到酒吧间里去。

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我竭力地听，却除了低低的叽哩咕噜声之外什么也听不清，但是声音终于开始大了起来，我能听到一句两句了，多半是船长的咒骂。

“不，不，不，不，到此为止吧！”他叫道，并且又重复了一遍，“如果要上绞架，就统统都上，我就是这么说的。”

接着就是突如其来的咒骂和其他什么声音的大爆发——椅子和桌子倒在了一块儿，跟着是金属的撞击声，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嘶喊，接下来我看到“黑狗”拼命逃窜，而船长穷追不舍，两人都拔出了水手用的短刀，前者左肩淌着血。就在门口，船长给了那个亡命徒有力的一刀，要不是我们“本葆海军上将”的大招牌挡着，准能将他一劈到底，至今你还可以看到下边的那个缺口哩。

这是那场战斗的最后一击。“黑狗”尽管受了伤，一旦他跑到了路上，却显示出令人叫绝的脚力来，不到半分钟就消失在小丘边上。船长这边却怔怔地直盯着招牌，像个木头人似的。然后他揉了揉几把眼睛，最后返身回屋了。

“吉姆，”他说，“酒！”当他说话的时候，他有点儿摇晃，于是用一只手扶住墙支撑着身体。

“你受伤了吗？”我问道。

“酒，”他重复着，“我必须离开这里。酒！酒！”

我飞奔着去取酒，但发生的这一切使我心烦意乱，我打碎了一个杯子，碰坏了一个活嘴儿，而当我返回来的时候，我听到客厅里有重物倒地的声音，跑进去时，只见船长仰面躺在地板上。这时，母亲已被叫声和打斗声惊动了，跑下楼来帮助我。我们合力搬起了他的脑袋，他的呼吸非常重浊和吃力，眼睛闭着，脸色十分难看。

“哎呀，乖乖，”母亲叫道，“这屋子怎么这么倒霉呀！你可怜的爸爸还在病着！”

这会儿，至于究竟怎样才能帮助船长，我们都没了主意，除了想到他是在同陌生人的混战中得了这个致命伤外，简直想不到别的。我甚至拿来了酒，试着往他的喉咙里灌；但是他牙关紧闭，下颚像铁一样僵硬。当门打开、利弗西医生走进来时，我们大喜过望。

他是来看望我父亲的。

“噢，大夫，”我们叫道，“该怎么办哪？他伤在哪儿啦？”

“伤了？乱弹琴！”医生说，“和你我一样完好。这个人是中风了，就像我警告过他的那样。现在，霍金斯太太，可能的话，你赶紧跑到楼上你丈夫那儿，告诉他没什么事。至于我这方面，一定会尽力挽救这个家伙毫无价值的生命。吉姆，给我拿个盆来。”

当我取来盆时，医生已招起了船长的衣袖，露出了他粗壮的胳膊，上面有几处刺花。

前臂上精巧、清晰地刺着“好运在此”、“顺风”以及“比尔·彭斯的爱物”，而上头挨近肩膀的地方则刺着个一个人吊在绞刑架上的草图。刺这些

画，照我看，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是个预言，”医生边用手指触摸着这幅画边说。“现在，比尔·彭斯船长——如果这是你的名字的话，我们来看看你血液的颜色。吉姆，”他说，“你怕血吗？”

“不，先生。”我说。

“那么好吧，”他说，“你端着盆。”说着他拿起刺血针刺穿了一条静脉。

在放了大量的血之后，船长睁开了眼睛，迷迷糊糊地望着四周。他先是认出了医生，明显地皱了皱眉，然后他的目光又扫向我，看上去就放松了些。但是猛然间他的脸色就变了，挣扎着要起来，叫道：“‘黑狗’在哪儿？”“这儿没什么‘黑狗’，”医生说，“只有你躺在这里。你一直酗酒，已经中风，就像我曾明白地告诉过你的那样。而已刚刚，我违反了我的意愿，抢先把你从坟墓里拖了出来。现在，彭斯先生——”

“那不是我的名字。”他打断道。

“我当然明白。”医生回答说。

“这是我知道的一个海盗的名字。我这样称呼你是方便起见，而我不得不对你说的是：一杯酒不会要你的命，但是如果你喝了一杯，你就会接二连三地喝下去，我以我法官的假发来打赌，要是你恶习不改，你会送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送命，并且去你该去的地方，像《圣经》里的那个人。现在，来，努把力，我来帮你回到床上去。”

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设法把他抬到了楼上，放倒在床上，使他的脑袋靠在了枕头上，好像他快要昏迷过去了。

“现在，我提醒你，”医生说，“好让我问心无愧——‘酒’这个字眼对你而言即是死亡。”

说完，他就拉着我的胳膊去看我的父亲。

“不碍事，”当他关上门的时候说道，“我给他放掉的血足以使他安静一会。他会在那儿躺上一个星期——对他对你来说最好不过，但是再来一次中风的话，他就没救了。”

三 黑券

傍午时分，我拿着些冷饮和药片来到了船长的门前。他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着，只是枕得高了一点，他看上去既虚弱又亢奋。

“吉姆，”他说，“你是这里惟一可靠的人，你知道我一向待你不薄。我月月不落地给你个四便士的角子。可是现在你看，伙计，我是多么不走运，

所有的人都背弃了我。

来，吉姆，现在给我拿一小杯酒好不好，伙计？”

“医生——”我开口说。

但是他却破口骂起医生来，气若游丝，却很动火。“医生都是笨蛋，”他说，“那个医生也不例外，喂，他能对海员懂得多少？我曾在像沥青油那么烫的地方呆过，同伴们得了黄热病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了，那鬼地方又发生了地震，地动得像海一样——医生知道那种地方吗？——我告诉你，我是靠酒活过来的，对我来说，它是粮食、是水、是伙伴、是老婆。要是现在我离了酒，我就是下风岸上的一艘可怜的破废船。你得对我负责，吉姆，而那个医生是个笨蛋。”他又骂了一阵。“看，吉姆，我的指头抖得有多厉害，”他用乞求的口气接着说，“我不能叫它们安分下来，这该死的日子我滴酒未沾哩。我告诉你，医生是个笨蛋。要是我一口酒也喝不上，吉姆，我会得恐怖症的。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我看见老弗林特在那个角落里，就在你身后，我看见他就像印出来似的清楚。要是我得了恐怖症，我这人就会作害人的事，会搅得死人也不得安生。

你的医生也说过一杯对我不碍事，我会为这一小杯酒付给你一个金基尼哩，吉姆。”

他变得越来越兴奋，这使我警醒起来，想到了我的父亲，那天他病得非常厉害，需要安静。另外，他对我引述的医生的那句话使我打消了顾虑，而他想贿赂我的表示却令我相当反感。

“我不要你的什么钱，”我说，“但是你欠我父亲的。我可以给你弄一杯，多了不行。”

当我把酒拿给他时，他贪婪地一把抓过去，一饮而尽。

“啊，啊，”他说，“这会儿好多了，千真万确。好吧，伙计，那医生说我要在这破床上躺多久？”

“至少一个星期。”我说。

“天呀！”他叫道，“一个星期！我可办不到，到那时他们就会给我下黑券了。那些半吊子水手们在这个该死的时候会找到我的，他们既保不住自己得到的东西，却又想攫取别人的。这种水手的行径，如今我还会不知道吗？但是我是节俭的，我从不浪费掉我的一个子儿，也不会让它们白白跑掉。我得逗他们一下子，我并不怕他们。我要再一次的扬帆启航，伙计，要再捉弄他们一回。”

当他这么说着的时候，他已经吃力地从床上抬起身子来，一把抓住我的肩膀，几乎要使我叫出声来，一边还挪动着他那死沉的腿。他讲这番话时，口气的强硬和声音的微弱形成了可悲的对比。当他终于坐到床边之后，他停顿了一下。“那个医生害苦我了，”他咕哝着，“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放我躺

下来。”

我还没来得及帮上他多少忙，他就已经倒在原先躺着的地方了，半晌不语。

“吉姆，”最后他说，“你今天看见那个船员了吧？”

“‘黑狗’？”我问道。

“啊！‘黑狗’！”他说。“他是个坏蛋，但是派他来的人更坏。现在，要是他们给我下了黑券而我跑不开的话，我跟你讲，他们想要的是我那只航海用的旧箱子，你就骑上一匹马——你行的，不是吗？然后，你骑上马去——噢，对了，我有主意了——去那个永远是笨蛋的医生那儿，让他召集所有的人来——地方官吏之类的——他就会在‘本葆海军上将’这儿将他们一网打尽——所有老弗林特的部下，老的少的，所有这些人，一个不拉。我曾经是大副，我是，老弗林特的大副，知道那地方的人就剩我一个了。

在萨凡纳，在他临死的时候，他把它给了我，你看，就像这会儿。但是，除非他们给我下了黑券，或是你看到‘黑狗’又来了，或者是那个‘独腿水手’——特别是这个人，吉姆，你再去告发。”

北美洲港口，靠大西洋，在佛罗里达半岛以北。——译者注

“但是，什么是‘黑券’呢，船长？”我问道。

“那是一种通牒，伙计。要是他们送来了，我会告诉你。但你要留神，吉姆。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好处我们五五开。”

他胡思乱想了一小会儿，声音微弱了下来；但我赶紧给他吃了药，他像个孩子似的嘟囔着：“要是竟然有水手吃药，就是我了。”最后，他昏昏沉沉地睡去，像死了似的，使我得以脱身走开。我不知如何是好，也许我该把这前前后后都告诉医生，因为我怕得厉害，怕船长后悔他的坦白而要了我的命。但是这时出了事，我可怜的父亲这天晚间突然去世了，这使所有其他的事情都靠到了一边。我们发自天性的悲恸，邻居们的探望，葬礼的安排，旅店的一切事务，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切同时到来，使我忙得腾不出时间来想船长，更别说怕他了。

说真的，第二天早上他就下楼了，像往常一样进餐，尽管吃得极少，酒喝得恐怕比平时给他的还多，因为他一直呆在酒吧间里，满脸怒气并哼着鼻子，这使得谁都不敢从他面前经过。在葬礼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像往常一样喝得烂醉，在这幢悲恸的房子里，听到他难听的水手老调，不禁使人毛骨悚然。由于他很虚弱，我们都担心他一命归西，而医生突然到很多里地以外的地方出诊去了，自我父亲去世后他便再没到我家附近来过。

我说过船长很虚弱，他的确看上去越来越糟糕而不是在恢复元气。他上楼又下楼，从客厅走到酒吧又走向客厅，有时他到门外嗅嗅海的气味，用手扶着墙行走，呼吸沉重而急促，就像人在爬陡峭的高山时的样子。他从不找

我专门谈话，我但愿他忘掉了所托之事。

但是他的脾气更加乖戾了，并且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也比平时更为粗暴。现在，他采取了一项警戒措施，就是当他饮酒时，把那把水手用的短刀抽出来放到他面前的桌子上。

但是，这么做的同时，他对别人的注意反倒减少了，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到了很远的地方。比方说有一次，他使我们万分惊奇地突然哼出了一个不同的调子，一首乡村的情歌，那肯定是在他出海之前的年轻时候学会的。

事情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葬礼后一个多雾、严寒的下午，大约三点多钟，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满怀对我父亲的哀思。这时，我看见有个人正慢慢地沿着大路向这边走来。他显然是个瞎子，因为他用棍子敲着路面，一个大绿罩子遮住了他的眼睛和鼻子。

他弯曲着身子，似乎是上了岁数，要不就是因为有病的关系。他穿一件很大的、带着个风帽的旧航海斗篷，使他看上去格外怪异。我这一生从未见过比这更吓人的形象了。他在旅店前停了一下，接着用一种古怪的、唱歌似的调子提着嗓子向他前面的空中探问道：

“哪个好心人愿意告诉我这个可怜的瞎人——一个为了庄严地保卫他的祖国英格兰和神佑的乔治王而失去了宝贵的视力的人——他现在在这个镇子的什么地方？”

“你现在是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前，在黑岗湾，我的好人儿。”我说。

“我听见了一个声音，”他说，——“一个年轻的声音。你愿意把你的手给我、领我进去吗，我好心的年轻朋友？”

我伸出了我的手，立刻，那个可怕的、软声软气的瞎眼的家伙像一把虎头钳似地抓住了它。我大吃一惊，想挣脱开，但是那个瞎子用胳膊一下子把我拖到他身边来。

“现在，孩子，”他说，“带我去见船长。”

“先生，”我说，“说实话，我不敢。”

“噢，”他冷笑道，“原来如此呀！马上带我去，不然我拧断你的胳膊。”

说着他就拧了一下子，这一下拧得我叫了起来。

“先生，”我说，“我是为你着想，船长不同从前了，现在他拿着刀坐在那里。另外一位先生——”

“喂，过来，往前走，”他打断了我。我从来没听过像这瞎子这样严酷、冰冷和难听的声音，这比疼痛还要令我恐惧，所以我马上便老老实实地服从他了，走进门去，直奔客厅，我们那个生着病的老海盗正坐在那儿，喝得烂醉呢。瞎子牢牢靠紧我，用那只铁手抓着我，差不多全身的重量都压到了我身上，弄得我都快要垮下去。“马上把我领到他跟前，当他能看到我时，喊：

‘这是你的朋友，比尔，’要是你不照办，我就会这样。”说完他猛地拽了我一下子，我想我快要昏过去了。两相比较，我对这个瞎乞丐是如此的惧怕，以致于打消了我对船长的畏惧，当我打开客厅的门时，便用颤抖的声音喊出了他命令我喊的那句话。

可怜的船长抬起了他的眼睛，一瞥之下便酒意全无，清醒地瞪着眼。他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恐惧，倒不如说是垂死的病容。他挣扎着要起来，但是我不相信他有足够的力气来挪动他的身体。

“现在，比尔，坐在你原来的地方，”乞丐说，“我不能看，却能听得到一根指头的动静。公事公办，伸出你的右手。孩子，捉住他的右手腕，拿到我右手这边来。”

我们两个都照他的话做了，接着，我看到他从握手杖的手心里拿出个东西放到了船长的手上，船长立刻握住了它。

“现在，完事了。”瞎子说，说完他就突然放开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和敏捷窜出了客厅，到了路上。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能听得到他的棍子笃笃地探路的声音，那声音越来越远了。

我和船长都费了半天工夫才缓过神来。但是最后，几乎是同时，我松开了一直抓着的他的腕子，而他抽回了那手，迅速地看了看掌心。

“十点！”他叫道，“还有六个钟头，我们还可以捉弄他们。”说着他跳了起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遇到了麻烦，他用手捏着喉咙，站在那儿摇晃了一会儿，接着便头朝下轰地一声栽倒在地板上。

我赶紧跑过去，一边喊我的母亲。但是再快也无济于事了，船长由于中风，已经一命呜呼了。这是不好理解的一件怪事，因为我肯定从未喜欢过这个人，尽管近来开始可怜他，可一旦看到他死了，我却禁不住泪如泉涌。这是我知道的第二个人的死亡，而对前一个人的哀思在我心里仍清晰如新。

四 航海用的大木箱

当然，我没有耽搁时间，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了母亲，也许本该早就告诉她。我们立刻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既困难又危险的位置上。那个人的一些钱——如果他有些的话——当然属于我们；但是让船长的那些船友们、特别是我见过的那两个怪物——“黑狗”和瞎乞丐——自动放弃他们的战利品，作为船长欠债的抵偿，是不大可能的。

至于船长让我立刻骑马去找利弗西医生的嘱咐，将会使母亲被孤单地留

下，毫无保障，这是当初不曾设想到的。说实在的，让我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在这房子里多呆上一会儿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厨房里煤块烧落的声音，钟表走动的嘀嗒声，都使我们胆战心惊。

在我们耳中，四周充满了走近的脚步声，并且一看到客厅地板上船长的死尸，就会想到那个可恶的瞎乞丐就在附近徘徊，随时都可能回来。此时此刻，就像谚语说的，我是吓得魂不附体。事情必须尽快做出决断，最后，我们决定一同到附近的小村子里去求援。

说到做到，我们头上什么都没戴，便立刻在渐浓的暮色和寒雾里跑了出去。

小村子在下一个海湾的另一头，尽管从这里看不到，却没几百码远。令我勇气大增的是，那与瞎子出现的方向刚好相反，他要来也得从相反的方向来。我们在路上没用多长时间，虽然我们有时停下来紧握着手倾听一阵，但是没什么不寻常的声音——除了轻涛拍岸和寒鸦噪林外，再没什么了。

当我们到达村子时，已是掌灯时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当我看到窗里橙黄色的灯光时，我是何等的雀跃。但是就这，就像后来被证实的那样，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援助。因为——你会想到，人们该为他们自己感到羞耻——没有人愿意答应同我们一起回“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我们越说我们遇到的麻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便越往他们自己的屋子里缩。弗林特船长的名字，尽管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对那儿的一些人来说却如雷贯耳，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在野外劳作、到过“本葆海军上将”旅店那一带的一些人想了起来，他们曾在路上见到了几个陌生人，还以为是走私客哩，因此大家四处逃散了。此外，至少有一人还看到在我们叫做凯特湾的地方有一艘小帆船。因为上述情况，一说是弗林特船长的同伴，就把他们吓得要死。总而言之，事情的结果是，有几个人自愿和我们一道骑马去找住在另一头的利弗西医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我们去保卫旅店。

据说怯懦是会传染的，但另一方面，辩论却可以极大地鼓舞人，于是当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后，母亲也向他们发表了演说。她宣布，她不会让属于她没了父亲的孩子的钱白白损失掉，“要是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去的话，”她说，“我和吉姆敢。我们会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对你们这些胆小的笨蛋来说，我们多余言谢。我们会把那个箱子打开的，即使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克罗斯莱太太，谢谢你给我们个袋子，好用它去装回我们应得的钱财。”

当然，我说我会和母亲一道走。他们也当即为我们的英勇而惊呼起来；但是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们一道走。他们所愿做的只是给了我一支装好子弹的手枪，以防遭到袭击，并且还答应一旦我们在返回的路上被追赶，他们就备好马鞍；同时，派了个年轻人骑马去医生那里寻求武装支援。

当我俩在这个寒夜冒险出发时，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一轮满月冉冉升起，带着红晕出现在雾气的上方，它催促我们加快步伐，因为显然，当我们再返回时，一切将亮如白昼，而我们一出门便暴露在任何一个监视者的眼皮底下。我们悄无声息地迅速溜过篱笆，不过并没看到或听到任何增加我们恐惧的东西，直到“本葆海军上将”的大门关在了我们身后，我们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立刻划好门栓，我们在黑暗中站着喘息了一会儿。房子里只有船长的尸体与我们作伴。接着，母亲在酒吧间里拿了根蜡烛，我们手牵着手走进了客厅。船长像我们离开时的样子躺在那里，仰面朝天，睁着眼睛，一只胳膊向外伸展着。

“拉下百叶窗，吉姆，”母亲小声说道，“他们有可能来，在外面观察我们哩。而眼下，”在我拉下百叶窗后，她说，“我们得从那个人身上拿到钥匙。我真不知道，谁敢碰他哩。”她啜泣着说了那些话。

我立刻跪下身子。在靠近他手的地板上有一个小圆纸片，一面涂了黑色。我立刻断定这就是“黑券”了，就拾起了它。我发现字写在另一面上，书写得非常美观、清晰，上面写道：“你将活到今晚十点。”

“允许他活到十点，妈妈。”我说，就在我说的时候，我们的老钟开始打点了。这突如其来的动静把我们吓了一跳。但是消息不坏，因为这才六点钟。

“眼下，吉姆，”她说，“钥匙。”

我逐个摸了他的口袋，几个小硬币，一个顶针，还有一些线和大针，一支咬了一头的嚼烟，他那把弯柄的招刀，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一个火绒箱，这就是口袋里面装的全部东西了。我开始失望了。

内装火绒、燧石及钢片，用以引火。——译者注

“可能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道。

我强忍着厌恶扯开了他颈部的衬衫，那里果真挂着一条油腻腻的小绳，我用他的招刀切断了它，我们找到了钥匙。这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立刻毫不迟疑地上楼，进到那间他躺了那么久的屋子里，他的箱子自从他搬来时起就立在那里。

它和外面其他任何一个船员的箱子一样，在盖子上用热烙铁烙上了他姓名的起首字母“B”，由于长期不爱惜地使用，箱子角有些磨损、裂纹了。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尽管锁眼很生涩，她转动钥匙，顷刻间便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柏油味从里面冒了出来，但是上面除了一套质地优良的好衣裳外，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套衣服是被非常仔细地刷过并叠好了的，母亲说它们从未被穿过。在那套衣服的下面，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东

西：一个四分仪，一个锡制的小酒杯，几颗烟，两对非常漂亮的手铐，一根银条，一只西班牙老怀表，还有其他一些不值钱的小装饰品，大多是外国制造的，一副黄铜杆的圆规，还有五六个珍奇的西印度贝壳。

从那时起，它常常使我想，他一定是带着这些贝壳一起度过他流浪、罪恶、被追逐的一生的。

就这样，我们除了些银子和小装饰品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就连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没啥用场。再下面，是一件旧的航海斗篷，在很多个港口沙洲被海盐浸得发白。母亲不耐烦地把它拖了出来，现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箱子里最后的物件了，用油布捆着的一包东西，看上去像是些纸，还有一个帆布包，一碰竟发出了金块的丁当声。

“我要让那些滑头们看看，我是个诚实的妇人，”母亲说，“我要拿回他欠的账，多一个子儿也不要。撑好克罗斯莱太太的袋子。”然后她开始计算船长欠的钱数，从那个水手的袋子里如数取出来，放到我撑着的那个袋子里。

这是个费时费力的活儿，因为这些硬币来自各个国家，模样各异——西班牙金币，还有法国金路易、英国基尼以及八里亚尔的西班牙银元，还有其他我不认识的，都杂乱地混在一起。

基尼大概最少，也是那些硬币里母亲惟一知道如何计数的。我们大概数到一半，我猛然把手搭到她的胳膊上，因为我在静寂寒冷的空气中听到了一种声音，我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瞎子的棍子一下下敲在硬梆梆的路面上，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下来，大气儿也不敢出。接着它急剧地敲击着旅店的门，再接下来我们听到门把手在转动，门栓嘎嘎作响，似乎那个残暴的家伙妄图进来；接着里里外外都是一段长时间的静寂。最后，手杖声重又响起来，令我们无比高兴和宽慰的是，它又渐渐地远去消失了。

“妈妈，”我说，“全都拿上，我们快走吧。”因为我肯定那插着的门势必会引起怀疑，会自找麻烦，虽然我庆幸插上了门，这种庆幸是从没见过那瞎子的人所无法想像的。

但是我的母亲，尽管她也害怕，却不肯多拿走欠账之外的一个子儿，同时也固执地不肯少拿一个子儿。还没到七点，她说，还远着呢。她知道她的权益，她一定要得到它。

她还在同我争辩呢，这时从小山上传来一声低低的口哨。那对我们俩来说就足够了，足够了。

“我要拿走我应得的。”她跳起身来说。

“我要拿这个来抵他的债。”我拾起那个油布包说。

下一刻，我们两人都摸索着下楼，把蜡烛留在了空箱子那儿，接着我们打开了门，开始“总撤退”。我们动身的那一刻，时候已经不早了。雾正很快地消散，月亮在高地上方把两边都照得通明，只有在小山谷的正底部和旅

店门的四周尚有薄薄的一层面纱未曾消褪，掩护着我们逃跑的最初几步。离小村子还有一多半路程、刚走出小山谷底部一丁点儿的时候，我们便暴露在月光下了。不仅如此，几个人行进的脚步声已进入到我们的耳中，当我们回头向他们的方向巴望的时候，只见一盏灯前前后后摆荡着，在快速地向前移动，这表明新的来人中有一个拿着提灯。

“哦，宝贝儿，”母亲突然说，“你带上钱往前跑吧，我快要晕过去了。”

这定是我俩的末日了，我想。我是怎样的诅咒那些怯懦的邻居们哪，我又是怎样的责怪我可怜的母亲，由于她的诚实和小气，也由于她过去的蛮勇和现在的软弱。幸运的是，我们刚好来到小桥上。于是我搀着哆哆嗦嗦的母亲来到了岸边，说真的，到了那儿，她叹了口气便歪倒在我的肩上了。我根本不明白是从哪里来的一股劲，恐怕还不小哩，总之我设法把她拖下了岸，在拱桥下还有点路。我再也挪不动她了，因为桥太低，我在下面也只能爬行了。于是我们不得不呆在那里——母亲差不多完全暴露着，而我们俩都在旅店听得到的距离内。

五 瞎子的下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好奇心远远超过了恐惧，因为我没能呆在原地，而是又匍匐着爬回了岸上，在那儿，我把脑袋隐蔽到一丛金雀花后面，可以俯视到我们门前的那条路。我几乎还没怎么藏好，我的敌人们就开始到来了，他们有七八个人，步伐不合拍子地沿着路拼命跑着，拿着提灯的那个人领先几步。有三个人手拉手地跑在一块儿，即便有雾我也能断定，三人小组中中间的那个就是瞎乞丐。接下去的一刻，他的声音证实了我的判断。

“把门撞开！”他叫嚣着。

“是，是，先生！”有两三个人呼应着。接着便发动了对“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的进攻，提灯的人跟了上去。然后我看到他们停了下来，还听见低低的谈话声，似乎他们发现门是开着的而感到惊奇。但是只安静了那么一小会儿，瞎子就又发布命令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大更响了，好像他被欲望和狂怒烧着了一样。

“进，进，进！”他叫道，一边咒骂他们拖拖拉拉。

他们中的四五个人立刻遵命，有两个同那可恶的乞丐留在路上。停息了一阵，接着是一声惊呼，再接下来是从屋子里传出的一声喊叫：

“比尔死了！”

但是瞎子只是又一次地咒骂他们的拖拉。

“你们这些偷懒的饭桶，留两个人搜他，其余人上楼弄箱子！”他叫道。

我能听见他们跑上我们的旧楼梯时咚咚作响的脚步声，那声音震得屋子都快动起来。

没多久，又传出一声惊呼；船长房间里的窗户被砰地一声打开了，碎玻璃哗啦地响了一阵。一个人倾斜着身子将脑袋和肩膀伸出到月光下，向站在下面路上的瞎乞丐报告。

“皮乌，”他喊道，“他们在我们之前来过。有人把箱子上上下下都翻过了。”

“东西在吗？”皮乌吼叫道。

“钱在。”

瞎子诅咒钱。

“我是说弗林特的东西。”他喊道。

“我们在这里什么都找不到。”那人答道。

“喂，下边的，它是不是在比尔身上？”瞎子又叫道。

听了这话，另一个家伙，可能是留在下面搜查船长身体的人，走到旅店门口，“比尔已经被人彻底搜过了，”他说，“什么也没留下。”

“一定是旅店里的这些人——一定是那个男孩子。我要抠出他的眼珠子！”瞎子皮乌嚷叫道。“他们刚刚还在这儿——我想弄开门时，他们已经上好了门栓。分头行动，小子们，找到他们。”

“真的，他们的灯还在这儿。”在窗口的那家伙说。

“分头去找他们！彻底检查这所房子！”皮乌反复地叫嚣着，用他的棍子敲击着路面。

随之而来的便是我们老旅店的一场巨大的骚乱，沉重的脚步声来来去去，咚咚作响，家具扔得遍地都是，门被踢过来踢过去，直到连岩石都发出回声了，这些人才又出来，一个接一个来到路上，然后声称哪儿都没找到我们。就在这时，曾使我和母亲在数死去船长的钱时警醒起来的那个口哨声又一次刺穿了夜空，但这次它重复了两遍。我原以为这是瞎子的号令，是召唤他的船员进击的暗号，可是现在我才发现信号来自山脚下小村子那边，而且，从海盗们对它的反应来看，这是警告他们危险迫近的信号。

“又是德克，”一个说。“两次！伙计们，我们不得不动动地方了。”

“动动地方？你这逃兵！”皮乌叫道。“德克从一开始就是个笨蛋和胆小鬼——你们不必理他。他们一定就在跟前，他们走不远，伸手可及。分头去找他们，狗东西！啊，气死我了，”他叫道，“要是我有眼睛！”

这呼吁看起来似乎有点作用，因为有两个家伙开始在杂物堆里到处查看了，只不过三心二意的，另一只眼睛一直在留心自身的危险呢，我想。而其余的人都犹豫不决地站在路上。

“你们伸手就可拿到成千上万的钱，你们这群笨蛋，却在那儿犹犹豫豫！要是你们能找到那东西的话，就会富比王侯，而你们明知道它就在这儿，却站在那里躲躲闪闪。

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去见比尔，而我做到了——一个瞎子！而我却将因为你们而痛失良机！

我将变成个可怜的、爬行的乞丐，讨酒喝，可我本可能坐上四轮马车的！要是你们能有饼干里蛀虫的那点精神的话，你们就可以抓住他们。”

“去你的，皮乌，我们已经拿到了西班牙金币！”一个嘟囔道。

“他们可能已经把那好东西藏起来了，”另一个说，“带上些基尼吧，皮乌，别站在这儿骂街了。”

“骂街”是个恰当的字眼，皮乌的愤怒在这反对声中如火上浇油一般，到最后，他的暴怒完全占了上风，盲目地对他们左右开弓，他的棍子重重地打在不止一个人身上。

这些人，轮番地咒骂这个瞎了眼的恶棍，恶言恶语威胁他，还徒劳地试图抓住那个根子，从他的掌握下夺过来。

这场争吵救了我们，因为当它还在激烈地进行的时候，从小村子那边的山顶上传来了另一种声音——疾驰的马蹄声。几乎与此同时，一声枪响，从篱笆那边发出一道闪光，报着信号。显然这是对危险的最后警告，因为海盗们立即转身，向四面八方跑开了，一个沿着海湾向海边跑去，一个斜越过小山，如此等等。总之，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除了皮乌外一个都不见了。他们抛弃了他，纯粹是因为惊慌，还是因为报复他的恶语和击打，我无从得知；但是他被甩在后面了，在路上一边疯狂地上下敲着，一边摸索、呼唤着他的同伴。最后他转错了方向，从我身边跑过去几步，朝着小村子喊起来：“约翰尼，‘黑狗’，德克，”以及其他的名字，“你们不要丢下老皮乌，伙计们——别丢下老皮乌！”

就在这时，马蹄声越过了山顶，四五个骑手在月光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全速冲下了斜坡。

听到这个，皮乌方才晓得了他的错误，尖叫着转身直奔水沟，在里面跌了一跤，但他立刻又站了起来，又往前冲，这回可是昏了头，正好撞在奔过来的马头下面。

那骑手想挽救他的性命，但是一切枉然，伴随着一声刺破夜空的尖叫，皮乌倒了下去，四只蹄子从他身上踏过去又抛弃了他，飞驰而过。他侧身往下倒去，接着轻轻地面朝下趴下，就一动不动了。我一跃而起，向骑手们欢呼。他们勒住了马，无论如何，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他们大为惊骇。我很快看清了来人，跟在其余的人后面的一个是从村子出发去找利弗西医生的小伙子，其余的人是税务官员，是他在路上遇到的，他立即机智地请他们一道返

回。关于凯特湾的单桅船的一些消息已经传到了行政长官丹斯的耳朵里，因此那晚他朝我们这个方向前来。由于这种情况，我和母亲才幸免于死。

皮乌死了，像石头似的僵硬。至于母亲，当我们把她带到小村子后，一点冷水和溴盐之类的东西很快使她清醒过来，她除了受了点惊吓外没啥大事，尽管她仍在懊悔未曾不差分文地把钱拿走。这时，行政长官骑上了马，尽快地向凯特湾赶去；但是他手下的人不得不从马上下来，沿着有树木的深谷摸索着前进，牵着他们的马，有时则贴在马身上，他们惟恐遭遇埋伏哩。所以，当他们到达海湾时，单桅船已经航行到不远的海面上，也就不足为怪了。行政长官向那只船喊话，一个声音回话了，告诉他离月光地儿远些，不然他得挂点彩，与此同时，有一颗子弹唿哨着擦过他的胳膊。很快，单桅船便绕海岬消失了。丹斯先生站在那儿，就像他说的，“像一条离开水的鱼，”而他所能做的全部就是派一个人到 B 地去——去向水上缉私艇报警。“而那，”他说，“用处不大，他们已经溜得干干净净了，事情就算了结了。只是，”他补充道，“我很高兴踩到了皮乌老馆儿的鸡眼。”因为这时他已听我讲了事情的经过。

我随他一道回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而你怎么也想像不到一个房子会被毁坏成什么样子；在那些家伙疯狂地搜查我母亲和我本人时，连那座钟都被摔到了地上。尽管除了船长的钱袋和钱柜里的一点银子外，他们再没拿什么东西，我还是一眼看出我们完了。丹斯先生对这个场面感到大惑不解。

“你说他们拿到钱了？好吧，那么霍金斯，他们还想要什么呢？我猜，是更多的钱吗？”

“不，先生，不是钱，我想，”我回答道，“事实上，先生，我相信那东西就在我上衣胸前的口袋里，而且跟你讲实话，我希望它能放到个安全的地方。”

“是这样，孩子，非常正确，”他说，“要是你愿意的话，我来带上它。”

“我想，也许，利弗西医生——”我开了个话头。

“相当正确，”他很高兴地打断了我的话，“相当正确——一个绅士和地方法官。”

现在我想起来了，我最好骑马亲自走一趟，向他或者乡绅报告。皮乌老棺儿已经死了，事既如此，我没啥可惜的，但是，他是死了，你看，只要可能，不知情的人们就会把这事提出来，来反对陛下税务署的官员。现在，跟你讲，霍金斯：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将带你一起去。”

我衷心感谢他的邀请，接着我们便走回到马匹所在的小村子。当我将我的打算都告诉给了母亲时，他们已经全都在马鞍上了。

“道格尔，”丹斯先生说，“你有匹好马，把这小家伙带在你身后。”

我上马抓住了道格尔的腰带后，行政长官便下了出发的命令，马队在通

向利弗西医生家的道上矫健地疾驰起来。

六 船长的文件

一路上我们快马加鞭，直到到了利弗西医生的家门口才勒住马。房子前漆黑一片。

丹斯先生叫我跳下马去敲门，于是道格尔给我一只马镫，让我踩着它下来，与此同时，一个女仆立刻把门打开了。

“利弗西医生在吗？”我问。

“不在，”她说，“他下午回来过，但是又去乡绅老爷的府第与他共进晚餐，消磨夜晚了。”

“那么我们就上那儿去，小伙子们。”丹斯先生说。

这次，由于路程短，我没有上马，只是拉着道格尔的马镫带子跑向侧面，走上那条长长的、没有树叶荫蔽的、浴着月光的林荫道。那儿通向一排两边都看得见古老的大花园的白色宅第。在大宅子门前，丹斯先生下了马，带着我一道，立刻被请进了屋里。

仆人领着我们走过一条铺着席子的过道，指引我们进入它尽头的一间大图书室，里面摆满了书架，上面摆放着些石膏半身像。乡绅和利弗西医生手里拿着烟斗，分坐在火焰明亮的壁炉两旁。

我从来没在这么近的距离里看过乡绅，他是个高个子，约有六英尺多高，肩宽与身高相称，有一张坦诚的、还算看得过去的面孔，在长期的漫游过程中变得粗糙和发红，同时布满了皱纹。他的眉毛很浓密，并且迅捷地挑上挑下，这显示出他的某种脾性，不能说是坏的，你可以说是急躁、易激动。

“请进，丹斯先生。”他说，很威严，但又很谦和。

“晚上好，丹斯，”医生说时点了下头，“也问你晚上好，吉姆朋友。什么好风把你们吹到这儿来啦？”

行政长官笔直僵硬地站着，好像上课似地讲着他经历的事情经过。你可以看到，这两位绅士由于惊奇和感兴趣，在听时是怎样的向前探着身子，并且互相望着，连吸烟都忘记了。当他们听到我母亲如何地返回到小旅店时，利弗西医生简直拍起腿来，而乡绅则大叫：“好极了！”还在炉栅上敲碎了他的长烟斗。在这之前许久，特里罗尼先生（你该记得，那个，是乡绅的名字），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大步走来走去，而医生，似乎为了听到更好的，摘下了他那搽了粉的假发，坐在那里，露出他自己剪得很短的黑发，看上去实在是陌生。

最后，丹斯先生讲完了这个故事。

“丹斯先生，”乡绅说，“你是个非常高尚的人，至于骑马踩倒了那个黑心的、残暴的恶徒，我认为是个壮举，先生，就像踩死一只蟑螂。霍金斯这孩子是好样的，我看得出。霍金斯，你拉一下那个铃好吗？丹斯先生一定想来点啤酒吧。”

“这么说，吉姆，”医生说，“你有他们要找的东西，是不是？”

“它在这儿，先生。”我说，把油布包递给了他。

医生翻过来掉过去地看了看它，似乎他的手指急切渴望着要把它打开，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而是平静地把它放到了他的上衣的口袋里。

“乡绅，”他说，“丹斯喝好后，当然，他还得回去为陛下服务，但我想把吉姆·霍金斯留下来，到我的房间里睡，还有，你允许的话，我建议来点冷馅饼，让他吃点东西。”

“随你，利弗西，”乡绅说，“霍金斯该得到比冷馅饼还好的东西呢。”

于是一个大鸽肉馅饼被端上来放到了小桌上，我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因为我已经饿得像只鹰了。同时，丹斯先生在得到了进一步的赞扬后，终于被打发走了。

“那么，乡绅……”医生说。

“那么，利弗西……”乡绅说，用同样的口气。

“一回一个人来说，一回一个人来说，”利弗西医生笑着说，“我猜你一定听说过这个弗林特吧？”

“听说过他！”乡绅叫道，“听说过他，你说的！他是江洋大盗中最为残忍的一个，黑胡子对弗林特来说不过是黄毛小儿。西班牙人对他是畏惧之极，我跟你讲，先生，以致于我有时都为他是英国人而骄傲哩。我在特立尼达那边曾经亲眼看到过他的中桅船，可是跟我一起航行的那个胆小的饭桶直要往后退，往后退，先生，他一直退到西班牙港哩。”

英国著名的海盗。

“噢，我本人在英格兰听说过他，”医生说。“但是要紧的是，他有钱吗？”

“钱！”乡绅叫道，“你听到那个故事了吧？除了钱，那些坏蛋们还能寻求什么？除了钱，他们还能关心什么？除了钱，他们还能为了什么去拿自己的狗命冒险？”

“这我们很快就会清楚了，”医生答道，“但是你怎么这样性急，还大嚷大叫的，让我连话都插不进来。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假定这会儿我的口袋里有关于弗林特藏宝的线索，那珠宝的总数会不会大？”

“总数，先生！”乡绅叫道，“它会相当于这个：要是我们有你所说的那个线索，我就会在布里斯托尔船坞装备一艘船，然后把你和霍金斯从这儿带走，要是我找上它一年的话，一定会得到那份宝藏。”

“很好，”医生说，“既然如此，要是吉姆同意的话，我们可以把那个包打开。”说着，他把它放到了面前的桌子上。

那一捆东西是被缝住了的，医生只好拿出了他的器械箱，用他的医用剪刀剪断了缝线。它包括两样东西——一个本子和一个密封的文件。

“首先，我们得看看这个本子。”医生评论道。

当他打开它的时候，乡绅和我都从他的肩膀上方望过去，因为利弗西医生已亲切地示意我从我进餐的小桌边绕过来，来享受这种探寻的乐趣。在扉页上，只有一些零散的字迹，就像一个人闲散无聊时随便涂画上去或是为了练字而用钢笔写在手上的那样。一个跟刺花的内容相同，“比尔·彭斯的爱物”，再有就是“W·彭斯先生，大副”，“没有郎姆酒了”，“在棕榈树低岛他得到了它”，以及其他的一些片断，大多为单个的词语，使人费解。我不禁揣摩，“得到了它”的这个人是谁，而他得到的“它”又是什么。他背上挨的刀？像又不像。

“这不大能说明什么。”利弗西医生说，一边往后翻着。

接下去的十或十二页涂满了一系列奇怪的记录。一行末了有个日期，而在另一头有个钱数，就像普通的账本，不过代替说明文字的却是两者之间的一个变化的十字数。举个例子来说，1745年6月12日，70镑的款额显然是付给某人的，但是除了六个十字外，对原因未做任何说明。极少数情况下，实在说，补加了地名，像“在卡拉卡司那边”，或者只列一项纬度和经度，如“62度17分20，19度2分40”。

记录延续了将近二十多年，随着时间的增长，分别记账的总额也变得越来越大，到最后，在五六处错误的加法之后，得出了一个巨大的总数，有附注曰：“彭斯，他的钱财。”

“我真找不出头绪来。”利弗西医生说。

“事情明白如昼嘛，”乡绅嚷道，“这是那个黑心的坏蛋的账本。这些十字代表他们击沉的船只或淡掠的村镇的名称，数字是坏蛋们分赃后他所得到的钱数，在他怕含糊的地方，你看，他加上了些东西使它清楚些。‘在卡拉卡司那边’，喏，你看，这儿沿岸的某些不幸的船只被袭击了。愿上帝拯救这些船上人们的灵魂——他们早就变成珊瑚虫了罢。”

“对！”医生说，“看你到底是个旅行家。对！你看，数目是随着他职位的升级而增长的。”

这个小册子里除了最后几张空页上记了些地点的方位，以及一张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钱币通用价值的兑换表格外，几乎没别的什么了。

“精打细算的家伙！”医生叫道，“他不是个好骗的。”

“现在，”医生说，“该看另一样了。”

文件有几个地方用顶针代替封蜡密封起来。那个顶针，可能就是我在船

长的口袋里找到的那个。医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密封，结果里面是一张岛屿的地图，上面标有纬度和经度、水深、小山、港湾和入口处的名称，以及引导一艘船安全停泊在岸边可能需要的一切细节。它大约是九英里长、五英里宽，你可以说，它的形状像一条立着的肥壮的龙，有两个几乎全为陆地包围的良港，小山位于中央，标名为“望远镜山”。图上有几处日期较近的附注；但是，最要紧的是，有三个红墨水标注的十字——两个在岛的北部，一个在西南，而且，在后者旁边，有与船长东倒西歪的笔体迥然不同的、小巧整齐的字迹，同样用红墨水写成，内容是：大部宝藏在此。

翻到背面，同样的字迹写下了进一步的说明：

望远镜山肩一大树，指向东北偏北。

骷髅岛东南东，再向东十英尺。

银条在北部的藏所，你可以在东边小圆丘的斜坡下找到它，正对着黑屋南十英寻处。

武器很容易找到，在北部入水口小岬北面的沙丘中，方位是东偏北四分之一处。

杰·弗

这就是全部了。但是尽管它很简短，对我而言费解了些，却使乡绅和利弗西医生满心欢喜。

“利弗西，”乡绅说，“快快放下你可怜的行当。明天我就动身去布里斯托尔。三周的时间——三周！——两周！——十天！——我们就会拥有最好的船只，先生，以及英格兰精选出来的拔尖的船员。霍金斯来做船上的传应生。你会是个出色的侍应生，霍金斯。你，利弗西，是随船医生；我是司令。我们将带上雷卓斯、乔埃斯和亨特。我们会一路顺风，快速航行，不费吹灰之力便找到地点，而钱就滚滚而来，可以用来当饭吃，打水漂，随心所欲。”

“特里罗尼，”医生说，“我愿与你同行，而且，我可以打保票，吉姆也会去，并且会为这项事业增光。我只担心一个人。”

“那是谁？”乡绅叫道，“说出这个狗东西，先生！”

“你，”医生答道，“因为你管不住你的舌头。我们不是惟一知道有这个文件的人。

今晚袭击旅店的这帮家伙——胆大包天的暴徒，说真的——还有留在单桅船上的其余的那些人，还有更多，我敢说，都没走远，任何一个，所有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铁定了心要得到那笔钱。在出海之前，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单独外出。在此期间，我和吉姆要厮守在一处；你骑马去布里斯托尔时，带上乔埃斯和亨特，而且要从始至终，我们中任何一人都不许对所发现的东西泄露一字。”

“利弗西，”乡绅答道，“你总是对的。我将守口如瓶。”

七 我到布里斯托尔去

我们为出海做准备的时间比乡绅预想的要长些，并且我们最初的计划——甚至利弗西医生把我留在他身边的打算——一件也没照我们构想的实行。医生不得不去伦敦另找个医生来负责他的业务，乡绅在布里斯托尔紧张地忙碌着；我仍住在府第上，在猪场看守人老雷卓斯的照管下，几乎像个犯人，但是脑子里装满了航海梦想和关于陌生岛屿与探险的最迷人的设想。我边看地图边沉思，记住了上面所有的细节。坐在管家房里的壁炉旁，我在幻想中从每个可能的方向到达了那个岛；我探索了它表层的第一亩土地；我上千次地爬上了那个他们叫做望远镜山的高山，还从山顶饱览最为瑰丽、变幻无穷的风光。有时岛上到处是野人，同我们打仗；有时又到处都是危险的动物，追赶我们；不过在我所有的幻想中，像我们实际冒险时经历的那么奇异和悲惨的事情一件也没有。

这么着一周周过去了，直到有那么一天，来了封写给利弗西医生的信，附注说，“他不在的情况下，可以由汤姆·雷卓斯或小霍金斯拆阅。”遵照这个指示，我们发现了，或者毋宁说是我发现了——因为猪场看守人除了能看图画外，对阅读任何东西都无能为力——下面的重要信息：

亲爱的利弗西，

由于我不知道你是在府第还是仍在伦敦，我将这封信一式两份，分寄两处。

船已买到并装备完了。她停泊着准备远航。你再也想像不出会有比这更为漂亮的双桅船了——连个孩子都能驾驶她——两百吨；名字，伊斯拉班

袅拉号。

我是通过我的老朋友布兰德利得到它的，他已被证实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好人。这位可敬的朋友在我这件事上简直是出了大力了，因此，我可以

说，只要布里斯托尔的人风闻了我们要去的港口——我指的是宝藏，每个人

都会这么做的。

“雷卓斯，”我停来说道，“利弗西医生不会喜欢那样的。乡绅毕竟说得太多了。”

“好啦，谁更正确些？”猪场看守人忿忿不平地说，“要是乡绅因为利弗

西医生的缘故就不讲话了，那才真怪哩，我想。”

听了这话，我打消了评论的念头，照直读下去：

布兰德利本人发现了伊班班号，并且通过最令人起敬的安排，以最少的价钱得到了它。在布里斯托尔，有一帮人对布兰德利怀着巨大的

偏

见。他们说得太离谱了，说这个诚实的人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情，说那

艘

伊班班号是属于他的，而他以荒唐的高价卖给了我，这是最明显的

讲

谤。然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敢否认这艘船的价值。

到现在为止，还没遇到什么麻烦。工人们，确切地说，装索具的工匠们，慢得烦死人；但是时间会挽救这个。令我头疼的是船员的问题。

我想要整整二十个人——为了防备土人、海盗或是可恨的法国人——

让我犯愁的倒霉事是我至多只找到了半打人，直到那最惊人的好运给我

带

来了我需要的那个人。

当时我正站在船坞里，极其偶然的的机会，我和他攀谈起来。我发现他

是个老水手，开了间酒馆，熟知布里斯托尔的所有船员，在岸上健康状

况

不佳，想谋个厨子这样的好差事，再回到海上。他说那天早晨他破着脚

到

了那儿，是想闻闻海盐的味儿。

我被极大地触动了——你也会这样的——纯粹是出于同情，我安排他

做船上的厨子。人们叫他高个子约翰·西尔弗，他少了一条腿；但是我

认

为那是他可取之处，因为他是在那不朽的豪克上将麾下为祖国服务的时

候

失去这条腿的。他没得到抚恤金，利弗西，想想我们生活的这个可恶的

年

代！

听着，先生，我本以为我只找到了个厨子，但是我发现我找到的一

批船员。西尔弗和我本人，我们一起在几天的时间里就集合到了一伙不

可

想像的最坚韧的老船员——不是徒有其表，而是从他们的脸上就可看出

他

们是最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断言我们能和一艘快速战舰作战。

高个子约翰甚至从我已安排好的六、七个人中剔除掉了两个。他立刻向我指出，他们是那类毫无经验的嫩手，是我们在一次重要的冒险中最怕的一类人。

我健康极佳，精神矍铄，吃得像头公牛，睡下像棵树，然而只有听见我的老水手们绕着绞盘机迈步，我才能享受一番。出海。罗！管它什么宝

藏！令我神魂颠倒的正是壮丽的大海。所以，现在，利弗西，赶快来吧，一小时也不要耽搁，要是你看得起我的话。

让小霍金斯马上去看望他的母亲，雷卓斯一道去，给她找个跟班；然后两人全速赶到布里斯托尔。

约翰·特里罗尼

又及——我还没向你讲那个布兰德利，他顺便提起，要是我们八月底还没返回来的话，他会派一艘船去寻找我们。他已找到了一个可尊敬的朋友来做我们的船长——一个固执的人，这点令我惋惜，不过，从其他各

方面看，是个好手。高个子约翰·西尔弗找到了个相当有能力的人来担任大副，这人名叫埃罗。我有个吹哨子召集水手的水手长，利弗西；这样一来，在西班牙褰拉号船上，事情将以军舰上的方式来进行。

我忘了告诉你，西尔弗是个有资产的人；我从得来的信息中了解到，他在银行开了户头，从未透支过。他让妻子留下来经营小酒店；并且由于

她是个黑人妇女，若让像你我这样的老光棍来猜测，使他重新去漂泊的原因，除健康因素外，这个老婆也是一方面，我们这样认为是可以得到谅解

的。

约·特

再及——霍金斯可以同他的母亲呆上一个晚上。

约·特

于古锚旅店，布里斯托尔

一七××年三月一日

你能想像得出这封信带给我的兴奋。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可要说我曾经轻视过人，那就是老汤姆·雷卓斯了，他竟在那儿一个劲儿地发牢骚和叹气。

任何一个猎场看守者的下手都乐于和他换换位置。但乡绅是不会愿意这样的，而乡绅的意愿在他们中就像是法律一样，除了老雷卓斯，还没人敢这么抱怨哩。

第二天早上，他和我步行出门，到了“本葆海军上将”旅店，在那儿，我发现我的母亲身体和精神都很好。船长，曾经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这么多不快事件的根源的那个人，已经进了坟墓，这恶人再也不能叨扰我们了。乡绅已派人把所有的东西都修复好了，酒吧间和招牌都重新油漆过，还添了些新家具——首先，在酒吧里为我母亲添了把漂亮的圈椅。他还给她找来了个男孩当学徒，以便我走后她不缺帮手。

只有当见到了这个男孩的时候，我才头一回懂得了我的处境。我曾经仔细想过将面临的危险，却压根儿没想过我即将离开的这个家；而现在一见到这个笨手笨脚的、就要代替我留在母亲身边的新手，我的泪水忽地涌上来。我恐怕我带给那个男孩的是艰难、屈辱的生活，因为他对这工作很生疏，使我上百次地纠正和贬低他，没有让他慢慢地适应。

夜晚过去了，第二天午饭后，雷卓斯和我又步行上路了。我辞别了母亲和自我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小海湾，还有亲爱的老“本葆海军上将”旅店——自从它被重新油漆过，不再那样亲切了。最后想到的是船长，他总是沿着海滩跨着大步往前走，我想起他的三角帽，他面颊上的刀疤，还有他的旧黄铜望远镜。不一会工夫，我们便转弯了，我的家园离开了我们的视线。

黄昏时分，我们在“乔治王”前的荒地上搭乘了邮车。我被夹在雷卓斯和一个相当肥胖的老绅士中间，车走得很快，夜气很凉，尽管如此，我无疑一上车就打起盹来，接着便熟睡得像块木头，上山头又下溪谷，过了一站又一站；最后直到肋下挨了一拳，我才醒来，睁开了眼睛，发现我们正静静地停在城市街道上一座大的建筑物前，而天已大亮了。

“我们在哪儿？”我问道。

“布里斯托尔，”汤姆说，“下车。”

特里罗尼先生已选定远远处于船坞下方的一家旅馆为落脚地，以便监督船上的工作。

现在我们得到他那儿去，而令我大为开心的是，一路都是码头和大量的各种型号、帆式和国别的船只。在一艘船上，水手们唱着歌于着活；在另一艘船上，人们高悬在我上方的桅杆顶上，攀在看上去不比蛛丝粗的绳索上。尽管我一直生活在海边，在这之前却似乎从未离海这么近过，柏油和海盐的气味有种新鲜的感觉。我看到了那飘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最奇特的船头雕饰。此外，我看到了许多老水手，耳朵上戴着耳环，蓄着绕腮的一圈大胡子，辫子上涂着柏油，迈着摇摆、笨拙的水手步；即便见到同样多的国王和大主教，我也不会这样开心。

而我本人也即将出海，乘着双桅船，和一个吹哨子的水手长以及留着辫子、唱着歌的水手们一道出海；出海，驶向一个不知名的岛，去寻找埋藏着的宝藏！

当我还沉浸在这欢乐的梦想中的时候，我们突然来到了一座大旅馆的门前，正遇到了特里罗尼乡绅，他全身妆扮得像个海军军官，穿着一套结实的蓝衣服，面带微笑地从门里走出来，惟妙惟肖地学了个水手步。

“你们来啦，”他叫道，“医生昨晚从伦敦回来了。好极了！船上的人齐了！”

“噢，先生，”我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启航？”

“启航！”他说，“我们明天就启航！”

八 在挂“望远镜”招牌的酒店里

在我吃过早饭后，乡绅给我一张写给约翰·西尔弗的便条，地址是挂“望远镜”招牌的地方，并且告诉我，顺着到船坞的路线走，会很容易找到那个地方，要特别留心挂着一个巨大的黄铜望远镜作招牌的小酒店。我出发了，为能有机会看到更多的船和船员而感到欣喜若狂。由于船坞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就在拥挤的人群。双轮马车和成捆的货物中间穿行，直到找到了所说的那个酒店。

那是个非常活跃的小娱乐场所。招牌是刚油漆过的，窗户上挂着整洁的红色窗帘，地面上铺着干净的细沙。酒店两面临街，两边各开了个门，这使得这间大而低的屋子可以一览无遗，尽管里面烟气腾腾的。

顾客差不多都是海员；他们说话的声音那么大，以至于我立在门边，几乎不敢进去。

当我正呆站在那里的时候，一个人从旁边一间屋子里出来了，我一眼就看出，他肯定就是高个子约翰。他的左腿齐大腿根锯掉了，左腋下架着个拐杖，行动却灵巧得令人赞叹，像小鸟一样蹦来蹦去。他长得又高又壮，有一张大得像火腿的面孔——扁平而苍白，然而机智，带着微笑。说真的，他看上去有种极为活泼风趣的气质，他吹着口哨在各桌间周旋，不时冒出一句逗趣的话，或者拍一拍他比较亲近的顾客的肩膀。

现在，和你说实话，从乡绅特里罗尼的信里第一次提到高个子约翰的时候起，我心里就暗自生疑，他可能就是那个我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留心好久的“独腿水手”，但是只要看一眼我面前的这个人，就足以让我打消这个念头了。我已经看到过船长、“黑狗”，还有瞎子皮乌，我想我知道海盗该

是个什么样子——凭我的感觉，那是和这个整洁、和气的店主大相径庭的人物。

我立刻鼓起了勇气，跨过门槛，径直奔他站着的地方走去，他架着拐杖，正在同一个顾客攀谈。

“阁下是西尔弗先生吗？”我问，手里攥着纸条。

“正是，我的孩子，”他说，“这是我的名字，一点不错。那么你是谁呀？”接着，当他看到乡绅的便条时，他似乎对我有些感到惊奇了。

“噢！”他大声地说，伸出了手，“我知道了。你是我们船上新来的侍应生，见到你真高兴。”

接着他把我的手拿在他那大而结实的手掌里紧紧地握了握。

正在这时，远远地坐在边上的一个顾客突然站起来，夺门而出。门离他很近，他一下子就窜到街上去了。但是他的紧张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一眼便认出了他，他是脸上脂肪多、缺了两个手指的人，是他首先到“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的。

“噢，”我叫道，“拦住他！他是‘黑狗’！”

“我不在乎他是谁，”西尔弗叫道，“可是他没付账，哈里，跑上去，抓住他！”

其他人中离门最近的那个跳了起来，拔腿去追。

“就算他是豪克上将，他也得付账。”西尔弗叫道，然后他松开了我的手——“你说他是谁来着？”他问道，“黑什么？”

“狗，先生，”我说，“难道特里罗尼先生没告诉你海盗的事？他们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是这样的？”西尔弗叫道，“在我的房子里！本恩，跑过去，帮哈里一把。他是那些无赖中的一个？摩根，你一直在同他喝酒吗？过来。”

被他叫做摩根的那个人——一个上了岁数的、灰白头发红脸膛的水手——相当顺从地走过来，一边嚼着烟草块。

“现在，摩根，”高个子约翰非常严厉地说道，“你以前从没见过这个黑——‘黑狗’，是不是，嗯？”

“从来没见过，先生。”摩根行了个礼，答道。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不是？”

“是这样的，先生。”

“谢天谢地，汤姆·摩根，这对你太好了！”店主惊叫道，“要是你和那种人混在了一块儿，你就甭想踏进我的房子一步，你要明白这一点。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弄不太清楚，先生。”摩根答道。

“你肩膀上长的究竟是脑袋还是该死的三孔滑轮？”高个子约翰叫道，

“‘弄不太清楚’，你弄不太清楚！也许你连和谁说话都弄不太清楚，是不是？过来，刚才他胡说了些什么——航行，船长，船？说！他说了些什么？”

“我们正在谈论拖龙骨。”摩根答道。

一种把罪犯从水中拖过船底的酷刑。——译者注

“拖龙骨？你们在谈拖龙骨？倒是个挺合适的话题，你要明白这一点。回到你的位子上去，你这个笨蛋，汤姆。”

当摩根退回到他的位子上时，西尔弗很机密地小声向我补充道：“他是个相当诚实的人，汤姆·摩根，只是有点迟钝。”他的口气在我听来很有股谄媚的味道。接着他又放大音量说道：“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黑狗’？不，我不晓得这个名字，不晓得。”

不过我倒多少想起来点，我曾经——是的，我曾经见过这个无赖。他总是同一个瞎乞丐到这儿来，他总是这样。”

“那准是他，你可以肯定，”我说，“我也认得那个瞎子。他的名字叫皮乌。”

“正是！”西尔弗叫道，这会儿他已经相当激动了，“皮乌！那肯定就是他的名字。”

啊，他看上去像条鲨鱼，就是这样！如果我们追上了这个‘黑狗’，那么，我们就可以向特里罗尼船主报信了！本恩是个飞毛腿，很少能有哪个水手跑得过本恩。他会追上他的，十拿九稳，犹如神助！他说到拖龙骨，是不是？我要拖他的龙骨哩！”

在他急切地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一直架着拐杖在小酒馆里跳来跳去，用手拍着桌子，作出一副激动的表情，好像要说服一名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法官或是最高警署的警察一样。在“望远镜”酒店发现“黑狗”这件事，再次唤起了我整个的怀疑。我留心观察着这位厨子，但是他对我来说是太有城府、太有准备、也太聪明了。当那两个人上气不接下气地回来、承认他们在人群中失去了追踪目标时，他们像小偷般地挨了顿训斥，因此，我情愿为高个子约翰·西尔弗的清白作证。

“喂，霍金斯，你看，”他说，“现在有桩该死的头疼事儿落到像我这样的人头上来了，不是吗？特里罗尼船主——他该怎么想？这个讨厌的荷兰崽子坐到我的房子里来了，喝着我的酒！你来到这儿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而我却让他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从我该死的眼皮底下溜掉了！嗯，霍金斯，你得在船长面前给我说句公道话。你还是个小孩子，是这样的，可是你那么的聪明伶俐，跟幅画儿似的，你刚一走进来，我就瞧出来了。好了，就是这样，我架着这根木头能做啥？当我还是个数一数二的精壮水手时，我肯定会追上去一下子抓住他，手到擒来，肯定会有的；但是现在——”

然后他突然打住，他的下巴向下张开，就像他猛然想起了什么。

“结账！”他冲口而出，“三杯郎姆酒！哎呀，要是我忘了结账，我该摔烂我这根木头！”

说着，他跌坐到一条板凳上，直笑得眼泪都淌到腮上来，我也忍不住一起笑起来；我们一起笑了一阵又一阵，直到小酒店重新又欢腾起来。

“哎呀，我真是只老掉牙的老海豹！”最后，他一面揩着腮上的眼泪儿，一面说道，“你和我会处得很好的，霍金斯，因为我发誓你会被定级为侍应生。但是，现在你过来，准备出发吧，这事暂搁一边。公事公办，伙计。我得戴上我的旧厨师帽子，跟着你上特里罗尼船主那儿，向他报告这事。因为，提个醒儿，这是个严重的事儿，小霍金斯；无论是你还是我，都无法拿出能使我大胆地要求被信赖的证据来。你说说看，你拿不出来吧；不漂亮——我们两个都干得不漂亮。但是，真可恶！说起我的酒账倒是个乐子。”

然后他就又开始笑起来，笑得那么尽兴，以至于尽管我不懂他开的那个玩笑，也不得不跟着他一道笑起来。

当我们漫步在往码头去的路上时，他使自己成了个最有趣的同伴，向我讲述我们途经的不同的船只，它们帆具、索具的装备、吨位以及国别，解释正在进行的工作——怎样的一艘在卸货，另一艘正在装舱，而第三艘正准备出海；还不时地给我讲些关于船和水手的小趣闻，或是重复一个海上的俚语，直到我完全学会了它。我开始觉得他是这里最令人满意的一个船友。

当我们到达旅店的时候，乡绅和利弗西医生正坐在一起，刚刚互相劝饮，喝掉一夸脱啤酒，正准备到船上去检阅一番。

高个子约翰神气十足，极其准确地描绘了事情的经过，“事情就是这样，喂，霍金斯，是不是这样？”他不时地这么说道，而我总是证实他的话完全属实。

两位绅士为“黑狗”跑掉了而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一致认为这是没办法的事。在得到一番称赞之后，高个子约翰架着拐走了。

“所有的人手今天下午四点上船。”乡绅在他后面喊道。

“是，是，先生。”厨子在走廊里回答道。

“喂，乡绅，”利弗西医生说道，“我对你的发现信心不大，像通常一样；但是我想说，约翰·西尔弗很合我的意。”

“这是个完全可靠的人。”乡绅宣布道。

“现在，”医生补充说，“吉姆会跟我们一起上船吧，是不是？”

“毫无疑问，”乡绅说道，“拿上你的帽子，霍金斯，我们去看船。”

九 火药和武器

伊西班牙号停泊在一段水程以外，因此，我们从许多其他船只船头雕饰的下面过去，或是绕过它们的船尾。她们的缆绳有时在我们的平底船下擦过，有时则在我们的上方摇曳。尽管如此，我们最终还是靠到了大船的旁边。在我们上船之后，我们遇到了大副埃罗先生，并且接受了他的敬礼。他是个棕色皮肤的老水手，耳朵上戴着耳环，一只眼睛斜脱。他和乡绅的交情非常深厚和友好，但是我很快就察觉到，在特里罗尼和船长之间，情况并不是这样。

后者是个目光锐利的人，似乎与船上的每个人都有气，很快他就向我们说明了原因，因为我们刚刚下到舱内，一个水手便跟进来。

“阁下，斯莫列特船长要求同您谈话。”他说道。

“我随时听从船长的命令。让他进来。”乡绅说道。

船长紧随在他的听差的后面，立刻就走进来，把门关在了身后。

“好吧，斯莫列特船长，你想说什么？我希望一切顺利，一切准备得井井有条，能经得起风浪。”

“啊，阁下，”船长说道，“我相信开门见山会好一点，即使冒触犯您的危险。我不喜欢这次航行；我不喜欢这些水手；而且我也不喜欢我的同僚。简明扼要，就这些。”

“也许，先生，你还不喜欢这艘船？”乡绅追问道，就像我看出的那样，勃然大怒。

“阁下，我不能那样说，因为她还没有试航，”船长说道。“她看上去是艘灵巧的船；更多的我就不能讲了。”

“可能，先生，你也不喜欢你的雇主吧？”乡绅说道。

但是这会儿利弗西医生插了进来。

“停一下，”他说，“停一下。这样的问题除了伤害感情外毫无用途。船长是说得太多了，或者他说得还远不够，而我必须要求他解释一下他的话。你说你不喜欢这次航行，那，是为什么呢？”

“先生，我是被我们称为密封的命令任命的，要将这艘船开到这位先生命令我开到的地方，”船长说，“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是现在我发现桅杆前的每个人知道的都比我多。我不能说这是好事，你们认为呢？”

“是这样，”利弗西医生说，“我也不认为这是好事。”

“其次，”船长说道，“我知道我们是要出去寻宝——提醒你们，这是从我的手下人那里听到的。然而，寻宝是项小心翼翼的工作；我决不喜欢寻宝的航行；我不喜欢它们，尤其当它们还是秘密的时候，而（请你原谅，特里罗尼先生）这个秘密却告诉给了鸚鵡。”

“西尔弗的鸚鵡？”乡绅问道。

“这是个说法，”船长说道，“我指的是泄密。我相信你们这些先生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但我告诉你们，我是怎么看的——不是活着就是送命，生死差之毫厘。”

“那是明摆着的，而且我敢说，千真万确，”利弗西医生答道。“我们是要冒这个险，但是我们没像你认为的那么大意。其次，你说你不喜欢这些水手。难道他们不是好水手吗？”

“我不喜欢他们，先生，”斯莫列特船长回答道，“既然你提及此事，我认为我本来有权自己挑选手下人的。”

“可能如此，”医生答道，“也许我的朋友本应当带上你的，但是，这如果算是个疏忽的话，决不是故意的。你不喜欢埃罗先生吗？”

“我不这样认为，先生。我相信他是个好水手，但是他和船员们太随便了，当不了个好长官。一个大副必须树立大副的形象——不能在桅杆前和手下人一起酗酒！”

“你说他酗酒？”乡绅叫道。

“不，阁下，”船长答道，“只是他太不拘礼了。”

“好啦，总之就这么回事吧，船长？”医生问道。“告诉我们你想怎样。”

“啊，先生们，你们决定进行此次航行？”

“铁了心了。”乡绅答道。

“很好，”船长说，“既然你们已经如此耐心地听我说了这么些无法证实的事，那么不妨再听我说几句。他们把火药和武器放到了前舱，而你们在特舱下面有个好地方，为什么不把它们放在那里？——此其一。还有，你们带了四个你们自己的人，而他们告诉我，这四人中有的被安置到了前舱。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铺位安置到特舱这边来？——此其二。”

“还有要说的吗？”特里罗尼问道。

“还有一点，”船长说道，“事情已经泄露得太多了。”

“实在是太多了。”医生附和道。

“我告诉你们我本人都听到了些什么，”斯莫列特船长继续说道，“你们有一张小岛的地图，在地图上有十字记号标明宝藏的位置，而那个小岛位于——”接着，他准确地报出了纬度和经度。

“我从未跟人说过那个，”乡绅叫道，“连个鬼也没有！”

“手下人知道那个，阁下。”船长答道。

“利弗西，那肯定就是你或是霍金斯的事了。”乡绅叫道。

“是谁关系不大。”医生答道。我看得出，医生和船长都不大在意特里罗尼先生的抗议，我也如此，的确，他的口风太松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没有人讲过那个岛的位置。

“好啦，先生们，”船长继续说道，“我不知道谁有这张地图，但是我指

出一点，它对我和埃罗先生来说必须保密。不然的话，我请求你们允许我辞职。”

“我明白，”医生说，“你希望我们暗中进行，并且在船的尾部用我朋友自己的人建立一支警备力量，占据船上的武器和火药。换言之，你怕发生一场哗变。”

“阁下，”斯莫列特船长说道，“我无意冒犯谁，因此拒绝你把这些话安到我身上。”

阁下，若是哪个船长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讲了那番话，再去出海，那可太离谱了。至于埃罗先生，我相信他完全是个忠实的人，其他人中的一些也是；也许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但是，我要对这艘船的安全和船上每个人的生命负责。我看到事情发展得，在我看来，不很对头。因此，我要求你们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否则准我辞职。就这些。”

“斯莫列特船长，”医生开始微笑着说道，“你是否曾经听过大山和小耗子的寓言？我敢说，你得原谅我，但是你使我想起了那个寓言。当你一走进这里，我敢拿我的假发打赌，你想说的不只这些。”

伊索寓言中的一则，大山震动，结果跑出来的是一只小耗子。

“医生，”船长说，“你很聪明。当我走进来的时候，我是准备被解雇的。我没指望特里罗尼先生会听进一个字。”

“多一个字我也不想听了，”乡绅嚷道。“要不是利弗西医生在这里，我早就让你见鬼去了。既已如此，我就听你的。我会按照你的意思行事，但我并不真的信服你。”

“悉听尊便，阁下，”船长说道，“你会发现我是尽职尽责的。”

说完他就离去了。

“特里罗尼，”医生说道，“与我的估计完全相反，我相信你已设法弄到了两个忠实的人同你一道出海——这个人约翰·西尔弗。”

“西尔弗，要是你愿意，”乡绅嚷道，“但是至于那个让人无法忍受的空话家，我敢断言，我认为他的行为是没有大丈夫气概的，没有水手气概的，并且彻头彻尾不像个英国人。”

“好啦，”医生说，“我们拭目以待。”

当我们来到甲板上时，人们已经开始往外搬武器和火药了，干活时一边还吆喝着，而船长和埃罗先生则站在一旁指挥。

新的安排很合我意。整个帆船都翻腾起来，有六个原先在主舱房后部的铺位被移到了船尾；而这套舱房只通过舷窗旁的一条木板做的两道与厨房和前甲板相连。起初安排的是船长、埃罗先生、亨特、乔埃斯、医生和乡绅，占用这六个铺位。现在，我和雷卓斯加了起来，埃罗先生和船长就睡在舱梯旁的甲板上。那块地方已经从两侧加宽了，你几乎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后甲板

舱。当然它还是很低矮，不过足够挂两个吊床了，看来大副对这种安排也十分的满意。即使是他，可能对船员们也有所怀疑，但这只是一种猜测；因为，就像你将要听到的，不久我们对他的看法便得到了反馈。

当高个子约翰和最后的一两个人划着岸上的小划子过来时，我们全都在努力地工作着，搬运火药以及挪动铺位。

厨子像猴子般灵巧地越过了船舷，一看到正在进行的工作便开口了，“怎么，伙计们！这是做什么？”

“我们正在搬运火药，杰克。”一个答道。

“噢，老天，”高个子约翰嚷道，“要是我们这么干下去，会错过早潮的！”

“我的命令！”船长简短地说道，“你可以到下面去了，船员们要吃晚饭了。”

“呃，呃，阁下。”厨子应着，摸了摸额发，立刻就消失在厨房那头了。

“那是个好人，船长。”医生说道。

“很像是那么回事，先生，”斯莫列特船长答道。“别急，伙计们——慢慢来，”他不住地向正在抬火药的弟兄们说着，接着，他猛然注意到我正在察看我们搬到船中部来的那座旋转炮——一支黄铜的长“雪茄”。“过来，你，侍应生，”他叫道，“离那儿远点！到厨子那里找些活干。”

接下来，当我跑开的时候，我听见他很大声地对医生说：

“我的船上不允许有受宠的人。”

我向你保证，我和乡绅想法完全一致，恨透了那个船长。

十 航行

那晚，我们通宵奔忙着，将物品装舱归位。同时，乡绅的朋友们，像布兰德利他们，一划子一划子地到大船上来说祝他一帆风顺，平安返航。我在“本葆海军上将”旅店一个晚上干的活儿，远不及在这个晚上干的一半多。将近黎明时分，当水手长吹响了他的哨子，全体船员都站在绞盘杠前整齐待命时，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原本是双倍的疲惫了，却还总是舍不得离开甲板；对我来说，简短的命令，尖利的哨声，以及人们在船上桅灯微弱的光下熙熙攘攘地上岗的情景——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

“喂，‘大叉烧’，给我们起个头儿。”一个声音喊道。

“来个老调。”另一个喊道。

“是，是，伙计们。”高个子约翰应道，他正胳膊底下架着拐，站在一旁。然后他立刻冲天唱出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歌来——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接着，全体船员跟着合唱起来：

哟——嗬——嗬，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在第三声“嗬”出口时，他们一齐推动了面前的绞盘杠。

即使在那最激动人心的一刻，我也立刻回想起“本葆海军上将”旅店来；我似乎在那合唱里听到了船长的声音。但很快船就起锚了，挂在船头上滴着水；很快又开始张帆了，接着陆地和船舶从两边掠过；还没等我抓紧时间舒舒服服地躺下来睡一小时的觉，伊西班牙拉号已经开始了她驶向宝岛的航程。

我不准备详细叙述这次航行了。那是相当的顺利，船被证明是艘好船，水手都是有能力的水手，而船长则完全精通他的业务。但是在我们到达宝岛之前，发生了两三件事，需要讲清楚。

首先是埃罗先生，他结果比船长早先担心的还要糟糕。他在人们中间没有威信，人们在他面前随心所欲。但那决不是最坏的；因为出海一两天后，他便开始带着迷糊的眼神、发红的面孔、结巴的舌头，以及其他酗酒的迹象出现在甲板上。一次又一次，他丢人地被喝令回到舱里去。有时他跌倒并划伤了自己，有时他整天躺在后甲板室他小小的铺位上；有时他差不多清醒过来时，也勉强地干一两天。

与此同时，我们怎么也搞不懂他从哪儿弄来的酒。那是船上的一个谜。我们尽可能地监视他，还是揭不开这个谜；当我们当面质问他时，要是他喝了酒，就只是笑，要是他还清醒，就否认除了水外还喝过其他任何东西。

他不仅是个在船员们中间起不良影响的无用的官长，而且很显然，若按这个情形发展下去，他一定会很快结果掉自己的。因此，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当他一头栽到海里，完全消失、再也不见踪影时，没有人大惊讶或是格外难过。

“失足落水！”船长说，“好吧，先生们，那省下了给他上镣铐的麻烦。”

但是这样我们就没有了大副；当然，有必要从下边的人中提拔一个。水手长乔布·安德森是船上最有希望的人选，尽管他保持了原有的头衔，他却履行了大副的职责。特里罗尼先生是航过海的，他的知识使他成了个有用的人物，因为在好的天气里，他经常亲自值班。而舵手伊斯莱尔·汉兹，是个细心的、足智多谋的、老练的。经验丰富的水手，在紧要时刻，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放心地交给他做。

他是高个子约翰·西尔弗的至交，因此一提到他的名字，就让我跟着说到我们船的厨子，“大叉烧”，人们那样称呼他。

在船上，他用一根短索将他的拐杖和脖子套到一起，以使双手尽可能地自由。这是很可一看的：他把拐杖的脚嵌入到舱壁的缝中，抵靠着它，以适应船的每一次颠簸，像人在岸上一样稳当地干着他的烹饪工作。更令人称奇

的是看他在最恶劣的天气跨过甲板。

他装配了一两根绳索来帮助他跨过那最宽的地方——它们被称作“高个子约翰的耳环”；他使自己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一会儿使用那根拐杖，一会儿拉着短索就到了舷侧，就像能行走的人一样迅速。然而，以前和他一起航行过的人看到他这个样子都表露出惋惜之情。

“‘大叉烧’，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舵手对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受过很好的教育，经心的时候能讲书上的字眼；而且他勇敢——一头狮子在高个子约翰身旁算不得什么！我看到他跟四个人格斗，把他们的头撞到一块儿——他赤手空拳。”

所有的船员都尊敬他，甚至服从他。他有办法和每个人都谈得来，并且能为每个人做特殊服务。他对我一向很好，总是很高兴在厨房里见到我，那个厨房被他收拾得非常的整洁；盘子被他擦得锃亮的悬挂起来，而他的鹦鹉则被关在角落里的一个笼子里。

“下来啦，霍金斯，”他会这样说，“来听约翰讲个故事吧。没人比你更受欢迎了，我的孩子。你坐下来，听听新闻。这是‘弗林特船长’——我管我的鹦鹉叫‘弗林特船长’，照那有名的海盗起的名字——你瞧，‘弗林特船长’正预告我们航行的成功哩。

是不是，船长？”

而那只鹦鹉就会快嘴快舌地叫起来：“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让你为它的声嘶力竭而感到惊奇，直到约翰丢过去一方巾帕罩住笼子。

“现在这只鸟，”他会这样说，“可能有两百岁了，霍金斯——它们多半长生不老，要是有谁见到的伤天害理事比它们多，那一定是魔鬼自己了。它曾经跟着殷格兰——伟大的殷格兰船长，那个海盗——一起出过海。它到达过马达加斯加，还有马拉巴，还有苏里南、普罗维登斯、坡托伯罗。打捞失事的沉船时它也在场。就是在那儿，它学会了‘八个里亚尔’，没啥稀奇的；那儿沉了三十五万英里，霍金斯！当‘印度总督号’在果阿被强攻时，它也在场，它确实是的；而看到它时，你还会以为它是个雏鸟哩。但是你闻过火药味了——是不是，船长？”

“准备转向。”鹦鹉会这样尖叫道。

“啊，它是个漂亮的尤物，确实是的，”厨子会这样说，从他的口袋里拿糖给它，接着那鸟就啄着笼栅，一直咒骂下去，说出些让人难以置信的恶毒话。“你看，”约翰会补充说，“你不去碰沥青才不会被弄脏，孩子。我这只可怜的、无辜的老鸟骂人的本领炉火纯青，没有比它更聪明的了，你要明白这一点。在随营牧师面前，可以说，它也会这样骂哩。”说着，约翰会以他特有的庄严的神情掠一掠他的额发，这使我觉得他是船员中最好的一个。

在此期间，乡绅和斯莫列特船长的关系仍然是相当的疏远。这一点，乡绅毫无顾忌地表露了出来，他鄙视船长。而船长这方面呢，除非乡绅跟他说话，否则他决不先张口，而答话也是尖锐、简短、生硬的，不浪费一个字眼。当他被逼问得无路可走时，他也可能承认他错怪了船员们，他们中一些人就像他想要看到的那样有干劲，而阻所有的人都表现得相当好。至于这艘船，他是彻底地爱上了她。“她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的，比一个男人有权期待他的发妻所做的还要好，阁下。不过，”他又补充道，“我说来说去，我们还是再难回家了，我不喜欢此次航行。”

一听到这个，乡绅就会背过脸去，在甲板上走来走去，下巴翘上了天。

“那个人再来那么一点的话，”他会说，“我就要气炸了。”

我们遇到过些坏天气，而那只是证实了伊斯班袅拉号的质量。船上的每个人看来都很满足，否则他们一定就是不知足的人；因为，在我看来，自诺亚方舟下水以来，从未有哪只船的船员像他们那样被放纵。借点儿由子就要饮双倍的酒；不时地有肉馒头吃，比方乡绅听说那天是某人的生日；还有，总有一大桶苹果打开来放在船当腰的地方，谁爱吃就自己去拿。

“从没听说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好处，”船长对利弗西医生说。“放纵手下，招致灾难。这是我的信条。”

但是那桶苹果确实带来了好处，就像你将要听到的那样：因为要是没有它，我们就不会得到警报，可能我们就会被叛逆之手统统于掉了。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赶到了贸易风下，以便乘风抵达我们要去的岛——我不能说得更明白了——而我们现在正驶向它，由一个目力好的人日夜担任观望。照最长的估算，那大约是我们航程的最后一天；在那晚，或者说最迟在次日午时之前的某个时刻，我们就会看到宝岛了。我们的航向是西南，微风徐徐地吹着舷侧，海面平静无浪。伊斯班袅拉号翻卷着浪花稳定地推进着，不时升起又降下它的第一斜桅。所有的帆都鼓满了风；每个人都精神饱满，因为我们现在离探险第一阶段的末尾是那样地近了。

由东南或东北方向向赤道吹袭的强风，很少改变方向，叫信风，也叫贸易风。——译者注

当时，日头刚刚落下，我干完了所有的工作，正在往我的铺位走的路上，我忽然想吃一个苹果。我跑上了甲板，观望者正全神贯注在向前注视着岛屿的出现，掌舵的人正在看风使舵，一边自个儿轻轻地吹着口哨；除了海水拍打船头和船舷的咻咻声外，那就是惟一的声音了。

我整个身子跳进了苹果桶，这才发现里面一个苹果也不剩了；但是，在黑暗中坐在里面，听着水声，伴着船身的上下起伏，我不觉打起盹来，或者说就快要睡着了，这时一个大个子扑通一声靠着桶坐下来。由于他的肩膀倚

在桶上，桶摇晃起来，就在我想要跳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开始讲话了，是西尔弗的声音，还没等我听上几句，我就再不想暴露自己了，而只是蜷伏在里面，战战兢兢地听着，怀着极度的恐惧和好奇；就从这十来句话当中，我已明白，船上所有诚实的人的性命都系在我一人身上了。

十一 我在苹果桶里听到了什么

“不，不是我，”西尔弗说，“弗林特是船长；我因为有这根木腿，只是管掌舵。

我失去这条腿，老皮乌失去了他的眼睛，是在同一次测舷受到炮击的时候。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外科医生给我截的腿——那医生是从一个什么大学出来的，一肚子的拉丁词儿，还有别的什么；但是他被像条狗似的吊死在科尔索炮台，晒干了，像其他人一样。那是罗伯特的部下，他们的毛病是出在给船换了名字——‘皇运’等等——带来这个下场。

如今照我说，一条船被命名为什么，就让它一直叫那个名字好了。‘卡散德拉’号就是这样，在殷格兰拿下了‘印度总督号’，她把我们从马拉巴全部送回家；‘老瓦鲁斯’号，弗林特的那艘老帆船，也是这样，当时我见她被鲜血染得斑斑驳驳，被金子压得快要沉了。”

“啊！”另一个声音叫道，那是船上最年轻的水手，声音里充满了赞美之情，“他是人中俊杰哩，那个弗林特！”

“人人都说戴维斯也是个人物哩，”西尔弗说。“我从未跟他一起出过海；我先是跟殷格兰，然后跟弗林特，那就是我的经历；这把，可以说，算是我单干了。我从殷格兰那里稳稳当当地拿了九百存上了，后来又从弗林特那里得了两千。对一个在桅杆前于活的人来说，那已经不坏了——全都稳稳当当地存在银行里。单靠会挣钱还不行，还得靠节俭聚财，你要明白这一点。如今殷格兰的全体部下到哪里去了呢？我不知道。弗林特的手下呢？嗯，他们大部分在这条船上，为有肉馒头吃而感到快活——在这之前，他们中有些还要过饭哩。老皮乌，瞎了眼之后，说起来可能惭愧，曾在一年里就花掉了一千二百镑，像个国会里的王公。他现在在哪儿？哎，他已经死了，在地底下了；但是在两年前，见鬼！这个人正在挨饿。他乞讨，他偷，他还杀人，这么着他还挨饿，老天！”

“你看，那毕竟没有太大用处。”年轻的水手说。

“对傻瓜们来说是没太大用处，你要明白这一点——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没用，”西尔弗叫道。“但是现在，你瞧：你还年轻，但你却聪明伶俐得跟

幅画似的，我一见到你就看出来，因此我把你当成个男子汉来谈话。”

你可以想像得到，当我听到这个老恶棍把用在我身上的同样的奉承话拿去奉承另一个人时，我是怎样的感觉。我想，要是可能的话，我会穿过这木桶杀了他。同时，他继续讲着，丝毫没想到被人听到。

“幸运的大爷们就是这样。他们艰难地生活着，冒着被绞死的危险，但是他们却像斗鸡般地吃喝着，而一旦一次航行结束了，他们口袋里成百的钢蹦儿就会换成成百上千的金铸。于是，大半花在喝酒和挥霍上，然后就再两手空空地出海。但那不是我的做法。

我把钱都存起来，这儿一些，那儿一些，哪儿都不太多，以免引起怀疑。我五十岁了，这点你要知道；一旦这次返航回去，我就郑重其事地做个绅士。连你也说，时间还富裕着哩。啊，但是那段时间我生活得很愉快，我从不拒绝无忧无虑、整天睡得甜、吃得香的生活，不过到了海上，情形就不同了。而我是怎样开始干起的呢？在桅杆前面，就像你！”

“好啦，”另一个说，“不过现在，其他那些个钱全都泡汤了，是不是？这次回去之后你再不敢在布里斯托尔露面了。”

“怎的，你猜想这钱在哪儿？”西尔弗嘲弄地问道。

“在布里斯托尔，在银行里和其他一些地方。”他的伙伴答道。

“是的，”厨子说，“当我们起锚时，钱是在那儿；但如今我的老婆已经把它们全取出来了。而‘望远镜’酒店也出兑了，连同租约。商誉和全部设施；我老婆也离开了那儿，等着同我会面。我可以告诉你在哪儿，因为我信得着你；但这在伙计们中间会引起嫉妒的。”

“那么你信得过你的老婆吗？”另一个问。

“幸运的大爷们，”厨子答道，“通常他们之间毫无信用可言，他们就是这样，你要明白这一点。不过我自有办法，我是这样的。一已有哪个家伙算计我——我指和我相熟的人——那他就别想和老约翰活在同一个世界上。有些人怕皮乌，而有些人怕弗林特；但是弗林特他本人怕我。他怕的，但是他又骄傲。他们是船上最粗野的水手，弗林特的部下都是；就连魔鬼自己也不敢到海上和他们呆在一起。好啦，现在，我跟你讲，我不是个自吹自擂的家伙，而你如今可以自己亲眼见到，我和同伴们相处得多么轻松；但当我还是舵手那会儿，‘绵羊’决不是用来形容弗林特手下的老海盗们的字眼。啊，你在老约翰的船上自己会证实这一点的。”

“好吧，现在我告诉你，”小伙子答道，“在和你谈话之前，我一丁点儿都不喜欢这行当，约翰；但是现在，我向你伸出我的手。”

“你真是个有胆量的小伙儿，而且还聪明伶俐，”西尔弗答道，一边热烈地握手，以至于这木桶整个身子都摇晃起来。“而且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标致的幸运的大爷哩。”

直到这会儿我才开始明白他们所说的一些黑话的意思。所谓的“幸运的大爷”，很明显，不多也不少，就是指一个普通的海盗，而我听到的那小小的一幕，正是腐化一个最老实的人的最后一场演出——可能这是船上剩下的最后一个老实人了。但在这一点上，我很快得到了宽慰，因为西尔弗轻轻地打了个呼哨，第三个人逛荡了过来，坐在这对的旁边。

“狄克是我们这边的。”西尔弗说。

“哦，我晓得狄克是我们这边的，”舵手伊斯莱尔·汉兹的声音回答说。

“他不笨，狄克不笨。”说着他转动了下嘴里的烟草块，吐了口唾沫。“但是，你看，”他接着说道，“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大叉烧’：还要多久我们才会离开这只该死的垃圾船？斯莫列特船长快要让我受够了，他把我欺侮够了，这个挨雷劈的！我想进到那个特舱里去，我非要进去。我想要他们的泡菜和葡萄酒，什么都要。”

“伊斯莱尔，”西尔弗说道，“你的脑子不太好使，从来如此。但是我想你总还能听吧，至少你的耳朵长得还够大。听着，这就是我想说的：你还是要住在前舱，还是要忍受煎熬过日子，还是要低声下气地说话，但是你要保持清醒，直到我发话；而你要明白这一点，我的孩子。”

“好啦，我没有说不，我说了吗？”水手长忿忿不平地说道。“我说的是要等到什么时候？那才是我说的意思。”

“什么时候！老天！”西尔弗叫道，“好吧，要是你想知道的话，现在我来告诉你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我设法拖到的最后一刻，这就是那个时候。这里有个第一流的航海家，斯莫列特船长，为我们驾驶着这艘好运气的船。这里有这个乡绅和医生，把持着这张地图——而我不知道它在哪里，我知道吗？你来说说看，你也不知道呀。那么好啦，我的意思是，乡绅和医生把真货找到，帮助咱们装上船，谢天谢地！然后我们就有好看的啦。要是我信得过你们这些双料的荷兰崽子的话，在我进攻之前，我要让斯莫列特船长先重新为我们把船开回到中途。”

“怎么，我想我们这儿可全都是出过海的呀。”那个小伙子狄克叫道。

“你的意思我们都是水手舱里面的人手，”西尔弗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能按照一条航线来行驶，但是由谁来确定这条航线呢？那就是你们这些大爷们全都傻眼的地方。要是按我的意思来，我要让斯莫列特船长至少为我们工作到驶人贸易风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会有该死的计算错误，也不必每天只喝一匙淡水了。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哪种人。等钱财一搬上船，我就在岛上解决了他们，真是可惜。你们都是些急功近利、短视的家伙。说来真是让我笑破肚皮，和你们这种人一道航行真让我恶心！”

“打住吧，高个子约翰，”伊斯莱尔叫道，“谁拦着你啦？”

“怎么，现在你想想看，我见到过多少大船被袭击？又有多少活蹦乱跳

的小伙子吊死在杜克刑场、在日头下晒成干儿？”西尔弗叫道，“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急躁、急躁、急躁。你听到我说的啦？海上的事我是经过些的，我的确经过。要是你能坚持你的航线，避过风险，你就会坐四轮马车，你会的。但是你不行！我了解你。要是明天能让你灌上一肚子酒，然后让你上绞架，你也乐不得的。”

“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个随营牧师似的家伙，约翰；但是其他人中也有卷帆掌舵和你一样能的，”伊斯莱尔说，“他们喜欢逗个乐于，他们是。他们可不这么让人觉得高不可攀，一点也不，而是自由自在的，跟每个人都像是个风趣的同伴。”

“是这样的吗？”西尔弗说，“好吧，而他们如今在哪里呢？皮乌是那种人，而他这个叫花子死了。弗林特也是那种人，而他在萨凡那酗酒死了。啊，他们都是可爱的船友，他们是！只是，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但是，”狄克问道，“不管怎样，到那边后我们怎么对付他们呢？”

“这才是我的好汉呀！”厨子赞美地叫道。

“那就是我所说的麻烦事。唔，你想怎样呢？把他们放逐到荒岛上？那是殷格兰的方式。或者把他们像剁猪肉似的剁了？那是弗林特或比尔·彭斯的做法。”

“比尔就是那种人，”伊斯莱尔说，“‘死人不会咬’，他说。好啦，如今他本人也死了；现在他完全有这个切身体验了；要说有哪个粗暴的家伙活到了头，那就是比尔。”

“你说得对，”西尔弗说道，“差不多是这意思。但是现在你听着：我是个宽容的人——你还可以说，我是个谦谦君子；但是这次事情严峻。公事公办，伙计。我发表我的意见——处死。当我日后进了国会、坐着四轮马车的时候，我可不想那个在特舱里耍嘴皮子的家伙意外地回家来、像魔鬼作祈祷似地令人大吃一惊。要等待时机，这是我说的；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就来它个斩尽杀绝！”

“约翰，”水手长叫道，“你真是个好汉！”

“你可以这么说，伊斯莱尔，当你眼见之时，”西尔弗说。“我只要求一件事——我要求把特里罗尼交给我。我要用这双手把他的肉脑袋从身子上拧掉。狄克！”他停了一下，加了一句，“你起来，可爱的孩子，给我拿个苹果，润润我的嗓子。”

你可以想像我处在什么样的恐惧中！要是我还有力气的话，我会跳出去逃命了；但是我的四肢和心脏都不听我使唤了。我听到狄克开始起身，接着谁好像拦住了他，汉兹的声音响了起来：

“噢，算啦，你甭去吸桶底的脏水了，约翰。让我们来杯酒吧。”

“狄克，”西尔弗说，“我信得过你。记着，在那小桶上我有个量杯。这

是钥匙；你倒一小杯，端上来。”

我大吃一惊，不禁暗自想到，埃罗先生的烈性酒一定就是这样弄来的，那酒毁了他。

狄克只出去了一小会，而当他不在的时候，伊斯莱尔直接把嘴凑到厨子的耳朵上说话。我只能捕捉到不多的字眼，而即便如此我也收集到了些重要的消息；因为除了其他那些意思大体相同的只言片语外，我还听到了句完整的话：“他们中再没有人想加入了。”因此说来，船上还有忠实可信的人。

当狄克回来之后，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端起杯子喝上了——一个说“祝好运”；另一个说“这一口为老弗林特”，而西尔弗他本人则用唱歌似的腔调说，“这一口为我们自己，占住上风，广进财源，大吃肉馒头。”

就在这时，一道光亮射进桶内，照到了我身上，而当我抬头望时，发现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照得后桅的顶部银光闪闪，前桅帆的顶上也白花花的；几乎与此同时，观望的声音喊起来：“陆地——嗨！”

十二 军事会议

甲板上响起了一大阵脚步的奔跑声。我能听见人们跌跌撞撞地从特舱和水手舱里跑出来，于是我立即从苹果桶里溜了出来，钻到了前桅帆的下面，又转身到了船尾，及时地跑到了开阔的甲板上，和亨特、利弗西医生一道冲到了露天的船首。

所有的人员都聚集在那里。几乎与月出同时，一条雾带已渐渐散去了。在我们的西南方，我们看到了两座低矮的小山，两山离得大约有两英里远，而在它们中一座的后面又耸立着第三座高一些的山峰，峰顶仍有雾气线绕着。这三座山的外形全都是尖尖的圆锥形。

我看到这些的时候，仿佛人在梦中一般，因为我还没从一两分钟前那可怕的恐惧中缓过神来。然后我听到斯莫列特船长发布命令的声音。伊斯班袅拉号能够抢风行船的方位有两处，而眼下正沿着离岛东部近的航线行驶着。

“喂，伙计们，”船长说，这时所有的帆脚索都已扣紧，“你们中有谁曾经见过前面的这块陆地？”

“我见过，阁下，”西尔弗说，“当我在一艘商船上做厨师的时候，我在那儿汲过水。”

“下锚处在南边，一个小岛的后面，我猜想？”船长问道。

“是，阁下；他们叫它‘骷髅岛’。那曾是海盗出没的主要地点，我们船上有人知道他们给它起的所有的名称。北边的那座小山他们叫做‘前桅

山’；从那儿向南看，并列的是三座山——前桅、主桅和后桅，阁下。但是主桅——就是大的、上面有云的那座——他们通常叫它‘望远镜山’，因为当他们在锚地洗船时，总派个人在那里担任观望；因为他们就是在那儿洗船，阁下。不当之处，请您见 INO……”

“我这里有张图，”斯莫列特船长说，“看看是否与图上的地方吻合。”

当高个子约翰接过这张图时，他的眼睛在眼眶子里燃烧起来；但是，我一看到这担新的纸就知道，他肯定是要失望了。这不是我们在比尔·彭斯的胸膛上找到的那张地图，而是一张精确的复制品，所有的东西上面都有——名称、高度和水深——就只有红色的十字记号和标注的说明。西尔弗一定恼怒到极点，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并将其隐藏了起来。

“是这样，阁下，”他说，“肯定就是这个地点；并且画得相当的精确。我奇怪那是谁画的呢？海盗们太无知，画不出来，我估计，啊，这就是了：‘凯特船长下锚处’——正是我的船友叫它的名称。这里有一道很强的水流从南边过来，然后沿西岸向北流去。你是对的，阁下，”他说，“至少，要是你想进港修整一下的话，要在这里收帆，靠拢下风岸，再也没有比这一带水域更适宜的地方了。”

“谢谢你，兄弟，”斯莫列特船长说，“过后我还要问你，给我们帮帮忙。你可以走了。”

我对约翰公开承认他对这个岛的了解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感到吃惊，并且我承认，当我看到他走近我时，我都吓傻了。可以断定，他不知道我在苹果桶里偷听了他的作战会议，然而，直到这时，我对他的残忍、口蜜腹剑和威力仍是那样的恐惧，以致当他把手搭到我肩上时，我几乎不能遏制地战栗起来。

“啊，”他说，“这儿是个可爱的地方，这个岛——对于一个小伙子来说，上到那上面是真好啊。你可以洗海水浴，你可以爬树，你还可以打山羊，你真的可以；并且你自己还可以像头山羊似地爬到那些小山顶上哩。啊，它使我重又年轻起来啦。我快要忘掉我的木腿哩，我真的快要忘掉啦。年轻、有十个脚趾头，多好啊，你要明白这一点。

什么时候你想去寻幽探胜了，只要跟老约翰打个招呼，他就会为你配制一份快餐，让你随身带上。”

说完他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开、下去了。

斯莫列特船长，乡绅，还有医生，正聚在后甲板上谈着话，尽管我是那么的急于把我的经历告诉给他们，但却不敢公开地打断他们。当我还在心里焦急地寻找着某种可能的理由时，利弗西医生把我叫到了他的身边。他把他的烟斗拉在下面了，而他又离不了烟，意思是让我给他取来；一旦我走到离他足够近、不致被旁人听到的地方，我就立刻把话说了出来：“医生，我有

话要说。叫船长和乡绅到下面特舱里去，然后找个借口让我下去。我有可怕的消息。”

医生脸色略微一变，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

“谢谢你，吉姆，”他说，声音很大，“我想知道的就这些。”好像他问了我个问题似的。

说完，他就转过身去，重新和另外两个谈起话来。他们在一起商谈了一会儿，尽管他们谁都没流露出惊愕的表情，也没提高嗓音，或是嘘唏一番，但是显然医生已经传达了我的要求，因为接下来我就听到船长给乔布·安德森下了一道命令，之后全体船员都被哨子召集到了甲板上。

“弟兄们，”斯莫列特船长说道，“我有话要对你们说。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块陆地，正是我们一直航行所要到达的地方。特里罗尼先生，这位众所周知的、非常慷慨的绅士，刚刚问了我一两句话，而我告诉他，船上的每一个人，从上到下，都尽到了他的职责，比我要求的做得还要好，因此，他和我，以及医生，准备到下面的特舱去，为你们的健康和好运干杯，同时也为你们备了些水酒，来为我们的健康和好运干杯。我将告诉你们我是怎样看待此事的：我认为这是慷慨之举。而如果你们也和我想得一样的话，你们就为办这件事的先生来一个痛快的水手式的欢呼吧！”

跟着就是欢呼——那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这喊出来的声音是那样的饱满和热烈，以致于我承认我很难相信，正是这些人在密谋要放我们的血。

“再给斯莫列特船长来一个！”当第一个欢呼平息下来后，高个子约翰喊道。

于是这个欢呼也热烈地进行了。

三位先生在欢呼的高潮时刻退到下面去了，不一会工夫，有话传来，要吉姆·霍金斯到特舱去。

我发现他们三人围坐在桌旁，面前摆着瓶西班牙葡萄酒和一些葡萄干，而医生正不停地吸着烟，假发套放到了腿上，而我知道，那是他激动的迹象。因为这是个温暖的夜晚，后窗便开着，因而你可以看到月光在船尾留下的那道浪迹上闪耀。

“喂，霍金斯，”乡绅说，“你有话要说，那就快说吧。”

我照办了，并且尽可能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西尔弗谈话的全部详情。直到我讲完，没有人来打断我，他们三人中也没有谁动一动，只是从始至终把眼睛盯在我身上。

“吉姆，”利弗西医生说道，“坐下来。”

接着他们让我挨着他们在桌边坐了下来，给我倒了杯葡萄酒，又往我手里塞满了葡萄干，而且他们三个，一个接一个地轮番向我颌首致谢，还为我的健康、好运和勇敢干杯。

“那么，船长，”乡绅说道，“你是对的，而我错了。我承认我是头蠢驴，现在我等待所从你的命令。”

“我也不比驴子聪明，先生，”船长答道，“我从未听说过有哪帮船员图谋叛变而事前不露迹象的哩，这样任何一个头上长眼的人都有可能看穿这鬼把戏，进而采取措施。

但是这帮船员，”他又加了一句，“骗过了我。”

“船长，”医生说，“请允许我说，这全是那个西尔弗捣的鬼。真是个人高看一眼的家伙啊！”

“把他吊在帆桁的顶端，那他才真让人高看一眼哩，先生，”船长答道。“但这都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意义。我有三四点想法，要是特里罗尼先生允许的话，我可以讲出来。”

“你，阁下，是船长。你讲话便是。”特里罗尼先生庄严地说。

“第一点，”斯莫列特先生开口道，“我们必须继续行进，因为我们不能掉头。要是我下令掉头的话，他们会立刻起事的。第二点，我们眼下还有时间——至少，能到找到宝藏的时候。第三点，还有忠实可靠的人。这样，阁下，这就是个是迟些还是早些进行打击的问题。而我的建议是，正如俗语所说，把握时机，然后在某一天，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估计，我们可以仰赖你家里的仆人吧，特里罗尼先生？”

“就如同我本人一样值得信赖。”乡绅断言。

“三个，”船长计算着，“加上我们是七个，包括霍金斯在内。现在，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可靠的船员？”

“大多是特里罗尼自己雇来的，”医生说，“那些人是他遇到西尔弗前自己挑选的。”

“也不尽然，”乡绅答道，“汉兹就是我自己挑选出来的人手中的一个。”

“我确曾认为可以信任汉兹哩。”船长也跟着说了一句。

“想想他们竟然全都是英国人！”乡绅咆哮道，“阁下，我真想把这艘船炸飞了！”

“好啦，先生们，”船长说，“我再没什么好说的了。我们一定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来，同时，请保持高度的警惕。这是很折磨人的，我知道。立即打击会痛快些，但那无济于事，直到我们弄清谁是自己人。若无其事，同时伺机而动，这就是我的意见。”

“吉姆在这里，”医生说，“比任何人对我们都有用。那些人对他还不起什么怀疑，而吉姆是个机灵的小家伙。”

“霍金斯，我对你寄予莫大的信任。”乡绅接着说道。

听了这话，我开始感到相当的绝望，因为我觉得全无办法可想；然而后来，由于机遇的古怪的安排，确实是通过我，才保住了我们的平安。在此期

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在二十六个人中，我们只知道有七个人可以信赖；而在这七个人中还有一个孩子，这样，我们这边就是六个成人，要对付他们十九个。

十三 我在岸上的冒险是怎样开始的

次日清晨，我走上甲板一看，那个岛完全变了样。虽然现在风已全息，我们在夜里还是前进了一大段路，眼下正停在距离低矮的东岸东南方约半英里远的地方。灰色调的树林覆盖了岛的表面的很大部分。诚然，一条条带状的黄沙低地和许多松杉科的大树也破坏了这均匀的色调，这些大树或卓然独立，或三五成群，高高地凌驾于其他树木之上；但总的色彩是单调、阴郁的，在树林上面，清晰地矗立着小山顶端那光秃秃的岩石。所有的山都是奇形怪状的，而那座高达三四百英尺的全岛最高峰“望远镜山”的轮廓也最为奇特，它高高耸立，几乎每一面山坡都很陡峭，但是到了顶上却突然削平，好像一座安放雕像的平台。

随着伊斯班袅拉号船身的摆动，排水孔几乎没到了水下。帆的下桁像要把滑车扯下来，舵左碰右撞，砰然作响。整个船身辗转着、呻吟着、颠簸着，如同一所作坊。我不得不紧紧抓住后牵索，只觉得眼前天旋地转。因为我虽然在航行时适应了海上的颠簸，但像这样站在那里像只瓶子似地转，站稳不发晕的本事我还没学会，特别是在早上空腹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这个——也就是这个岛屿的模样，包括它灰色、忧郁的林子 and 岩石裸露的峰顶，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和听见的浪击陡岸的飞沫和轰鸣——总之，尽管日头照着，明媚而和暖，岸上的鸟绕着我们四周鸣叫着捕食鱼类，你会想到，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后，任何一个人都会兴高采烈地上岸去走走，但是，就像俗语说的，我的心沉到了底；从第一眼见到陆地起，我一想到这个宝岛就厌恶透顶。

我们有一上午的枯燥工作要做，因为一丝风也没有，必须放下小划子，载上人，用绳索拖着大船走上三四英里绕过岛角，通过那狭窄的入口，进入到骷髅岛后面的港湾。

我自告奋勇地上了其中的一个划子，当然，我并没有多少事可做。天气热得使人发昏，人们一边干一边发出强烈的抱怨。安德森是我这条划子上的头头，他非但不使船员们保持秩序，反而同那最能骂的人一样大声地发着牢骚。

“瞧着吧，”他说，夹着一声诅咒，“长不了啦。”

我想这是个极坏的征兆，因为，直到这天以前，人们都干得很欢，并且都心甘情愿地，但一看到这个岛，纪律的约束就松弛了。

高个子约翰一路上站在舵手旁边指引大船进港。他对这个入口了如指掌。尽管测水的人用测链测得的水深每一处都比图上标的深些，约翰却一次都没犹豫过。

“退潮时这里水冲得急，”他说，“把这里的入口挖了，可以说就像铲子铲似的。”

我们在图上标的锚地下了锚，离主岛和骷髅岛两岸各约三分之一英里。水底是干净的沙砾。我们抛锚的响声惊起了成群的飞鸟，它们在林子上空盘旋着、鸣叫着，但是不到一分钟的工夫又都落了下来，一切又归于沉寂。

这个地方完全被陆地包围着，被树林所掩蔽，树木一直长到满潮时的水位。海滩非常的平坦，小山这儿一座、那儿一座地矗立在一段距离之外，形成了个圆形剧场的形状。

两条小河，或者不如说是两个沼泽，汇入了这个池塘，要是你想这么叫这个港湾的话。

而环绕这一带的岸上的植物叶子都泛着有毒的光泽。从船上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没有房屋，也没有栅栏，因为它们都被遮蔽在丛林中了。要不是随身带的那张地图，我们几乎以为自己是这个岛露出海面以来头一个在此下错的哩。

空气纹丝不动，除了半英里外惊涛拍岸、撞击峭壁的轰鸣，再没有别的声音了。锚地笼罩着一股特殊的霉味——一股叶子潮湿和树干腐烂的气味。我注意到医生嗅了又嗅，就像一个人在闻一只臭鸡蛋。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宝藏，”他说，“但我以我的假发打赌，这里肯定有热病。”

要说水手们在划子上的举动已是一种警告的话，那么当他们来到大船上时就变成一种真正的威胁了。他们聚在甲板上纷纷议论着。命令他们做任何一点小事都会招来冷眼，即使一时遵命去做了，也是勉勉强强、漫不经心的。即便最老实的人也受到了感染，因为船上没有一个能去纠正别人行为的人。显然，哗变像块雷雨前的乌云一般笼罩在我们上方。

但并不只是我们这帮特舱里的人察觉到了危机。高个子约翰从一堆人的身边走到另一堆人的身边，卖力地活动着，竭尽全力地劝说着，做出任何人都可能比他更好的榜样的姿态。他在积极主动和温顺谦恭方面做了超水平的发挥；他对每一个人都微笑。一旦一项命令发布，约翰就会马上架着他的拐，用最欢快的腔调应道：“是，是，先生！”而当没有什么事可做的时候，他就一支接一支地唱歌，似乎想掩盖其余人的不满。

在那个阴郁的下午表露出的所有阴郁的征兆中，高个子约翰表现出的这

种明显的焦虑是那最坏的。

我们在特舱中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

“阁下，”船长说，“要是我冒险再下一道命令，全船人就会立刻来造我们的反。

你看，阁下，情况就是如此，我受到了无礼的顶撞，不是吗？好，要是我回嘴，一眨眼就会刀枪相见；要是我不，西尔弗就会看出里面有鬼，计划就会泡汤。现在，我们只有一个人可以依靠。”

“这又是谁呢？”乡绅问。

“西尔弗，阁下，”船长答道，“他和你我一样急于把事情平息下去。这是他们之间的小小分歧，一旦他有机会，就会说服他们，而我打算做的就是给他这种机会。我们将准许船员们到岸上呆一个下午。要是他们全都上岸的话，我们就可以据守住大船来作战。要是他们谁也不去，好吧，那我们就把住特舱，上帝保卫正义的一方。要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上岸，你记住我的话，阁下，西尔弗会把他们像带领绵羊似的带回到船上来。”

事情就这么定了。装好弹药的手枪全都发给了忠实可靠的人；亨特、乔埃斯和雷卓斯使我们信心大增，因为当他们听到消息后并没怎么惊讶，而且精神比我们预想的要好。

于是船长就走到甲板上向船员们讲话。

“弟兄们，”他说，“我们遇到了个大热天，全都累坏了，精神不佳。到岸上走走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划子仍在水里，只要你们愿意，可乘划子到岸上去呆一个下午。

日落前半小时我将鸣枪召唤你们返船。”

我相信这些愚蠢的家伙们一定以为一到岸上宝藏便垂手可得；因为他们所有的温怒立刻一扫而光，发出的欢呼声在远山激起了回响，再一次地惊起了鸟群，在锚地上空盘旋着惊叫不已。

船长太明智了，决不碍他们的事。他一转眼就走开了，留下了西尔弗他们，由西尔弗来安排；我想他这样做也好。要是他留在甲板上，他就无法再装聋作哑。这一点明白如昼。西尔弗是船长，而且手下有一帮图谋叛乱的船员。老实的人手——很快我就得到证实，船上还确有这样的人在——一定是些很迟钝的家伙。或许，我进一步猜想，事情的真相是，所有的人手都被坏头头带坏了——只是有些程度重些有些程度轻些而已，极少数几个大体上还是好人，他们不愿被利诱或威胁着走得太远。吊儿郎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一回事，而夺船、谋害大批无辜的性命则完全是另一码事。

最后，不管怎么说，这帮人总算分派好了。六个人留在大船上，其余的十三个，包括西尔弗，开始上划子。

这时我的脑海中产生出第一个疯狂的念头——多亏它，我们后来才得以

逃生。既然西尔弗留下了六个人，显然我们这帮人不能把船夺过来；但既然只留下了六个人，同样也很清楚，特舱这边也不是非用我帮忙不可。我立刻想到了上岸。眨眼间我便溜过了船舷，把身子蜷在最近的一条划子的船头板下，几乎就在同时，它就出发了。

没有人注意到我，只是船首的桨手说了句：“是你吗，吉姆？把头低下。”但是西尔弗从另一条划子上敏锐地扫视过来，喊了一声，以便确定是否是我；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后悔这样做了。

水手们竟先向岸划去，但是我乘的划子，由于起划略早，舟身较轻，配备的桨手好一些，远远地划在它的同伴的前头，船首一头插在岸上的树丛里，于是我一把拽住根枝条，荡了出去，接着便钻进了最近的灌木丛，这时西尔弗和其余的人还在身后一百码的地方哩。“吉姆！吉姆！”我听他在喊。

但是你猜得到，我是不会理会的。我连蹦带跳地躲闪着，向前钻，笔直地飞跑着，直到再也跑不动了为止。

十四 第一次打击

从高个子约翰手下溜掉，我得意极了，开始兴致勃勃地欣赏起我登上的这块陌生的陆地的风光来。

我穿过了一大片长满杨柳、芦苇和许多古怪的、我不认得的植物的沼泽地，现在我来到了一片约一英里长的起伏不平的沙地的边缘。这里点缀着少量的松树，还有大量的长得歪歪扭扭的树，样子略似橡树，叶色则淡如杨柳。在这片开阔地带的远处，矗立着一座双峰小山，它的两个嶙峋的峰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现在头一次尝到了探险的乐趣。这个小岛无人居住，我的船友们又被我甩到了后面，前面除了不会说话的鸟兽外，也并无别的活物。我在树木间东走西转。到处都是我叫不出名目的开花植物，还到处有蛇，有一条从凸出来的岩石边上昂起了头，向我发出像陀螺飞转时的嘶嘶声。我丝毫没想到它会是死敌，而那声音正是大名鼎鼎的响尾蛇的特征。

接着我走进一条长长的灌木林带，那里尽是些状似橡树的树——后来我听说它们叫做长生或长青橡树，它们像黑莓那样矮矮地蔓延在沙地上，枝条奇特地扭曲着，树叶密得像茅草一样。这条灌木林带从一个沙丘顶上延伸下来，愈往下树长得就愈高，铺开得也愈广，一直到了一片开阔的、长满芦苇的沼地边缘，附近的一条小河就是从这里流向锚地的。沼泽在毒日头下泛着气泡，望远镜山的轮廓就在这蒸腾的雾气中微微颤动。

芦苇丛里骤然响起了一阵喧闹声。一只野鸭嘎的一声飞了起来，跟着又飞起来一只，很快，整个沼地上空便黑压压地布满了这尖叫着盘旋的飞鸟。我立刻作出判断，这一定是和我同船的一些船友正沿着沼地的边缘向这边靠来。果然不出所料，因为很快我就远远地听到一个人低低的说话声，当我继续侧耳倾听的时候，这声音便愈来愈大、愈来愈近了。

这可把我吓坏了，于是我爬到最近的一棵长生橡树下面，蜷伏在那里，像只耗子似的屏息静听。

另一个声音说话了；于是前面那个声音——现在我已辨认出是西尔弗的声音——又继续絮叨起来，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只是偶尔被另一个声音打断一下。从语气上听来，他们谈得很认真，几乎可以说是激烈，但是我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谈什么。

最后双方似乎都住了口，可能是坐下来了，因为不仅他们没有走得更近，而且鸟儿们也开始安静下来，在沼地里重新栖息下来。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失职，既然我如此莽撞地跟着这些亡命徒上了岸，至少我应当去偷听一下他们的集会；这样，摆在我面前的明显、直接的任务就是，在那些歪歪扭扭的树木的掩蔽下，尽可能地爬得离他们近些。

我能相当准确地辨别出谈话人所在的方向，不仅是通过他们的声音，还根据鸟儿的动静，因为仍有几只鸟在侵入者的头顶上惊恐地盘旋着。我四肢着地、缓慢而坚定地向着他们爬去，直到最后，我抬头向叶隙中望去，能够清晰地看到下面沼地旁一小块绿色的谷地；高个子约翰和另一个水手正面对面地站在那里谈话。

太阳直射在他们身上。西尔弗已经把他的帽子扔到了他旁边的地上，他的光滑、白皙的大脸盘正热切地闪着光，对着另一个人的脸，作出一副恳求的表情。

“伙计，”他正在说，“这正是因为我看你是尘土里的金子——尘土里的金子，你要明白这一点！要不是我特别喜欢你，你想我会在这里向你报警吗？一切都已成定局——你再也改变不了这局面了；我的话是要你保住脑袋，要是被那些野家伙中的一个知道了，他们会怎样拾援我，汤姆——嗯，你说说看，他们会怎样拾援我？”

“西尔弗，”另一个人说——我看到他不仅涨红了脸，嗓音也像乌鸦似的沙哑，而巴还像绷紧的绳索般发颤——“西尔弗，”他说，“你老了，又是个正派人，至少有这么个名声；你也有钱，这是许多穷水手所没有的；要是我没看错，你又敢作敢为。难道你是想告诉我，你要被那些乌七八糟的无赖牵着走吗？你犯不着！上天明鉴，我宁可马上失掉我的手，要是我背叛我的职责——”

接下来，他突然被一个吵嚷声打断了。我刚刚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水手——

—就在这里，而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另一个消息。在沼地老远的那边蓦地响起了一声愤怒的叫喊，接着又是一声，然后便是一声可怕的、拖长的惨叫，在望远镜山的山岩激起了好几声回响，沼地的鸟再次成群地振翅惊飞，把天都遮住了。过后很久，这临死前的呼号还在我的脑海中回响，虽然周围又复归寂静，只有归鸟入塘的扑翼声和远处的涛声打破着午后的沉寂。

汤姆听到这叫喊，像马被靴刺踢了似地跳了起来，但是西尔弗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他站在原地，轻松地倚着他的拐，像一条伺机进攻的蛇一样注视着他的同伴。

“约翰！”那个叫汤姆的水手说，伸出了他的手。

“住手！”西尔弗叫道，跳后了一码，在我看来，迅捷、平稳，犹如熟练的体操家。

“听你的，住手可以，约翰·西尔弗，”另一个说道，“是你心里有鬼，才会害怕我。但是，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那边怎么了？”

“那边？”西尔弗微笑着答道，但比以前更戒备了，他的眼睛在他的大脸盘上不过针尖大小，但却像玻璃屑般地发着光。“那边？哦，我估计是艾伦。”

听了这个，可怜的汤姆像个英雄似地振奋起来。

“艾伦！”他叫道，“愿这个正直的人的灵魂得到安息！至于你，约翰·西尔弗，长久以来你一直是我的弟兄，但从今往后你再也不是了。即使我像条狗似地惨死，我也要死在我的岗位上。你们已经杀死了艾伦，对不对？也杀了我吧，只要你做得到。但是我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说完，这个勇敢的人转身背对着厨子向岸边走去。但是他注定走不了多远。随着一声嚎叫，约翰攀住一根树枝，把他的拐杖猛地掷了出去，这支原始的投枪呼地在空中飞过，它的尖端向前，击中了可怜的汤姆，力猛无比，正中两肩中央的背脊。他的双手向上张开，发出一种喘息，倒下了。

他伤得是轻还是重，我无从得知。从声音推断，他的那段背脊很可能被当场击断了。

但他连恢复知觉的时间都没给留下。西尔弗虽然缺了一条腿和拐杖，却敏捷得像个猿猴，一眨眼就跳到了他的身上，将一把刀子两次齐柄戳进这个已经丧失抵抗力的躯体里。从我隐蔽的地方，可以听见他在行凶时发出的呼呼的喘息。

我不知道晕厥是怎样一回事，但我确实知道，接下来有片刻工夫，整个世界在我面前天旋地转；西尔弗、乌、高高的望远镜山峰顶，一圈又一圈地转，在我眼前颠来倒去，在我的耳朵里，万钟齐鸣，还有远远传来的人的喊叫。

当我缓过劲儿来的时候，那个魔鬼已恢复了常态，拐夹到了胳膊底下，帽子戴到了头上。就在他面前，汤姆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但是这个凶手看都不看他一眼，只顾用一把草擦拭他那把带着血污的刀。其余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太阳仍旧无情地炙烤着那冒着气的沼泽和高高的山尖，而我几乎不能相信，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就在一刻前，的的确确发生了凶杀，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残忍地被剥夺了。

但是这会儿约翰把手放到了口袋里，掏出了个哨子，用它吹了几个不同的音调，那声音就在炎热的空气中传播开了。当然，我说不上来这个信号的含义，但它立刻唤醒了我的恐惧。更多的人将会来到这里。我可能被发现。他们已经于掉两个正派人了，在汤姆和艾伦之后，会不会要轮到我不成？

我立刻开始逃命，以最快的速度、屏住呼吸、轻手轻脚地向回爬，直向林中比较开阔的地带爬去。当我正爬着的时候，我可以听到那个老海盗正和他的伙伴们互相打着招呼，这危险的声音使我像长了翅膀一样地快起来。一离开丛林，我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跑起来，几乎不去辨别跑的方向，只要能离开那些凶手们就好；而当我跑时，恐惧却愈来愈大，最后到了几乎发狂的地步。

事实上，有谁能比我更倒霉？当鸣枪返船的时候，我怎么敢和那些沾满了血腥的魔鬼们一起坐在划子里？他们中谁若是看到我，难道不会把我像只鹭鸶似的拧断脖子？但若是我不在，不就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证据，说明我有所察觉、知晓内幕？全完了，我想。再见了，伊西班牙拉号；再见了，乡绅、医生，还有船长！除了被饿死，或被叛乱之手杀死，我别无出路了。

在我涌出这些念头的时候，就像我说的，我仍然在奔跑，不知不觉来到了那座双峰小山的山脚下，进入了岛上这样的一个小地带：那里分布着更广大的长生橡树，从姿态和面积上看，更像是林木。中间夹着几株松树，有些高五十尺，有些则将近七十尺。空气也比下面的沼地清新一些。

而就在这里，一种新的危险吓得我不能动弹，心怦怦直跳。

十五 岛上的人

从陡峭而多石的这一侧的小丘上头，扑簌簌地掉下来一堆沙砾，穿过树木纷纷落下来。我的眼睛本能地向那个方向转去，我看到有一个身影飞快地向松树树干后面跳去。

它究竟为何物，是熊。是人、还是猿猴，我怎么也说不上来。它看上去黑乎乎、毛茸茸的；更多的我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新出现的吓人的东西使

我停了下来。

现在看来我是腹背受敌；在我身后是杀人凶手，在我前面是这个隐蔽的怪物。立刻我意识到，与其遭遇未知的危险，莫不如去面对已知的危险。同树林里这个活物比起来，西尔弗他本人也不那么可怕了，于是我转过身去，一边敏锐地关注着我的身后，开始向划子停泊的地方折回我的脚步。

那个身影立刻又出现了，并且绕了一个大弯，开始拦住了我的路。不管怎么说，我累了，但是我也看得出，即使我像刚动身时那样精力充沛，对我来说，与这样一个对手比速度也是徒劳的。这个家伙像头鹿似地在树干之间跳跃，像人似地用两条腿跑，但和我见过的任何人都不同，当它跑时，身子弯得头几乎要触着地。然而它确实是个人，对此我已不再怀疑了。

我开始回想起我听说过的食人番来。我差一点就要喊救命了。但他毕竟是一个人，虽然是个野人，这一点多少使我安心些。同时我对西尔弗的恐惧重又复活了。因此，我便站住了，一边想着如何逃跑；当我正这么想着的时候，我蓦地想起我还有支手铳。一想到我并非毫无抵抗能力，我心中又重新生出了勇气，于是我决心面对这个岛上的人，迈着轻快的步子向他走去。

这回他躲在另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但是他一定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我，因为一旦我开始向他那边迈步，他便出现了，向我这边迈出了一步。接着他犹豫了，又向后退回去，然后又上前，最后，令我既吃惊又困惑的是，他跪到了地上，十指交叉着向前伸出，一副哀求的样子。

这使我再次停下了。

“你是谁？”我问。

“本·葛恩，”他答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沙哑而生涩，像把生锈的锁。“我是可怜的本·葛恩，是的；我已经有三年没跟人说话啦。”

现在我已看出，他是个和我一样的白人，并且他的长相还蛮好看。他裸露着的皮肤都被太阳晒黑了，甚至他的嘴唇都是黑的；在这样黑的一张脸上，他的明亮的眼睛着实使人吃惊。在所有我见过或想像出来的乞丐中，他是穿得最破烂的。他穿着船上的旧帆布和防水布的碎片缀成的衣服，这件不同寻常的鹑衣全都是用一系列各不相同、极不协调的栓结物连缀到一块儿的，如铜扣、小细棍以及涂了柏油的束帆索环儿。在他的腰间系着一条旧的带钢扣的皮带，那是他全身上下最结实的一样东西了。

“三年！”我叫道。“是船只失事了吗？”

“不，朋友，”他说——“是被放逐的。”

我听过这个字眼，我因此知道这是海盗中相当普通但是可怕的一种惩罚手段，只给受罚者一点弹药，然后将他甩在某个遥远的荒岛上。

“是三年前被放逐的，”他继续说道，“从那以后，就以山羊为生，还有浆果和牡蛎。要我说，人到哪儿都能自谋生路。但是，朋友，我一心向往文

明人的饮食。你现在身上是否碰巧带着块干酪？没有？哎，多少个长夜我都梦见干酪——多半是烤好的——等梦醒了，我还是在这儿。”

“要是我还能回到船上，”我说，“你就会有成堆的干酪吃。”

说话间他一直在抚摸我衣服的料子，抚摸我光滑的手，观赏我的鞋，总之，在他说话的间歇里，对于一个同类的出现，他表现出了一种孩子气的高兴。但是听了我的话，他抬起头来，露出一种吃惊和狡黠的神气。

“要是你还能回到船上，你是这么说的吗？”他重复道。“怎么，现在谁在阻拦你吗？”

“我知道不是你。”我答道。

“你说得对，”他叫道。“那么你——你叫什么名字，朋友？”

“吉姆。”我告诉他。

“吉姆，吉姆，”他说，显然很高兴。“你瞧，吉姆，我过的这种苦日子连你听了都会害臊。嗯，比方说吧，你瞧我这副模样，不会想到我有个信神的母亲吧？”

“噢，不，没专门想过。”我答道。

“啊，好吧，”他说，“但是我有的——我的母亲非常的虔诚。我也曾经是个有礼貌的、信神的孩子，我可以把教义背得那么快，以至于你连字句都无法分辨出来。而这会儿我却到了这个地步，吉姆，这都是从我在那该死的墓石上扔铜板赌博开始的！就是玩这个起的头，但是越走越远。我母亲早就告诫过我，她全都预料到了，这个虔诚的女人！把我放到这儿是天意如此。我在这个孤岛上全都仔细想过了，我又皈依上帝了。你可别引诱我喝太多的郎姆酒，不过可以为了祝好运而喝那么一点点，当然，要是有机会的话。我已决定一心向善，我也知道怎么办。而且，吉姆，”他边环顾四周边压低嗓子说——“我发财了。”

现在我觉得这个可怜的人在孤独的生活中有些精神失常了，我猜想我一定把这感觉流露到脸上了，因为他又热切地重复了一遍：

“我发财了！发财了！我跟你讲。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会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吉姆。啊，吉姆，你该庆幸吉星高照，你真是幸运，你是第一个找到我的人！”

说着，他的脸上突然掠过一道阴影，接着他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还竖起一根食指在我的眼前比划着。

“听着，吉姆，你得给我讲实话：那是弗林特的船吗？”他问道。

听了这话，我欢欣鼓舞。我开始相信我找到了一个盟友，于是我立刻答复了他。

“那不是弗林特的船，弗林特已经死了。但是我跟你讲实话，就像你要求的那样——船上有些弗林特的部下；我们其余这些人遭殃了。”

“有没有一个——一条腿的人？”他倒抽了口气问道。

“西尔弗？”我问。

“啊，西尔弗！”他说，“就是这个名字。”

“他是厨子，也是他们的头子。”

他仍握着我的手腕，听了我的话，他又用力地扭了一下。

“要是你是高个子约翰派来的，”他说，“我就完了，这一点我是知道的。但你想你现在处境怎样？”

我立即打定主意，在回答时顺便把我们航行的整个经过以及我们现在的处境都告诉了他。他津津有味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当我说完时，他拍了拍我的脑袋。

“你是个好孩子，吉姆，”他说，“可是你们全都上了圈套了，是不是？好吧，你信任本·葛恩好了——我本·葛恩会给你们帮忙。呢，要是有人能救你们的乡绅摆脱圈套，你认为他在报答援助方面会不会慷慨——就像你对他评论的那样？”

我告诉他乡绅是最慷慨的人。

“啊，但是你要明白，”本·葛恩答道，“我不是指给我份看门的差事或一套号衣什么的，那并不是我想要的，吉姆。我的意思是，他能否愿意从那笔可说已到手的钱财里拿出，比方说一千镑，作为酬报？”

“我肯定他会的，”我说。“本来就是如此，全船的人本来都有份的。”

“还允许我搭船回家？”他又加上一句，一副鬼精灵的样子。

“当然，”我叫道，“乡绅是个绅士，并且，要是我们除掉了那些人的话，还要劳你把船开回家哩。”

“啊，”他说，“你们会这么做的。”他这才放了心。

“听着，我来给你讲是怎么回事，”他继续说道，“我要告诉你的就这些，再没有别的了。当弗林特埋宝的时候，我在他的船上。他和六个人去了——六个强壮的水手。

他们在岸上停留了有一个星期光景，我们这些人呆在老‘瓦鲁斯’号上。有一天来了信号，接着弗林特自己划着划子来了，脑袋上裹着块青头巾。太阳刚刚升起，他的脸看上去一片煞白。但是，你听好，只有他还在，那六个人全死了——死了，埋了。他怎么干的，我们船上这些人谁也弄不明白。反正无非是恶斗、残杀和暴死——他一个人对付六个。比尔·彭斯是大副；高个子约翰，他是舵手；他们问他金银财宝藏在哪儿了，‘啊，’他说，‘你们想的话，可以上岸去，还可以呆在那里，’他说，‘但是至于船，要去搜罗更多的财宝哩，你们这些挨雷劈的！’他就是这么回答他们的。”

“却说三年前我在另一条船上，我们看见了这个岛。‘弟兄们，’我说，‘这里有弗林特的宝藏，咱们上岸去找找吧，’船长听了很不高兴，但是水手们

都是一个心眼，船于是靠岸了。他们找了十二天，每天他们都骂我个狗血喷头，直到有一天早上，所有的水手都上船了。‘至于你，本·葛恩，’他们说，‘给你杆枪，’他们说，‘还有一把铲和一把镐。你可以留在这儿，为你自己去找弗林特的钱财吧，’他们说。”

“就这样，吉姆，三年来我就一直在这儿，从那天起到现在，没吃过一口文明人的饭菜。而现在，你看这儿，看看我。我还像是个水手吗？不像，你得说。照我说也不像。”

说时他眨巴着眼睛，并且捏了我一下。

“你只须跟你们的乡绅这么讲，吉姆，”他继续道：“他自己也说不像，的确不像——你得这么说。三年来，无论黑天白天、晴天雨天，岛上始终只有他一个人；有时，他可能会背上段祈祷文（你得说），有时，他也可能想想他的老母亲，就当她还活着（这你也得说）；但是葛恩的大部分时间（这是你必须说的）——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另一件事上。然后你就要捏他一下，就像我这样。”

说着他就又捏了我一下，神情极其诡秘。

“然后，”他接着讲道——“然后你就接着讲下去，照这么说：——葛恩是个好人（你得说），他对真正的绅士绝对信任，记着说——绝对信任，而那些幸运的大爷们则让人信不过，他以前就是他们中的一个。”

“好啦，”我说，“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明白。但是明白不明白又有什么要紧呢，要是我回不到船上去？”

“啊，”他说，“那是个麻烦，真的。这样吧，我有条小船，是我自己造出来的，我把它藏在那块白色的岩石下边了。要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我们天黑后可以试它一试，嘿！”他嚷道，“怎么回事？”

因为恰在此时，虽然离日落还有一两个钟头，全岛却响起了大炮轰鸣的回声。

“他们开始打上了！”我叫道，“跟我来。”

于是我开始朝着锚地跑去，把恐惧都忘在了脑后；而就在我身边，那个被放逐的破衣烂衫的水手也跟着轻松地小跑着。

“往左，往左，”他说，“一直往你左手的方向跑，吉姆朋友！往树底下跑 这是我打到第一只山羊的地方。现在它们不上这儿来啦；它们怕本杰明·葛恩，都躲到山顶上去啦。啊！那是地墓”——我想他指的是墓地。“你看到那些土堆了吗？我不时地到这里来作祈祷，当我想差不多该是礼拜天的时候。它不是什么礼拜堂，但是它看上去挺庄严；而你会说，本·葛恩缺人手呀——没有牧师，也没有《圣经》和旗呀，你会说。”

在我奔跑的时候，他就一直这么絮叨着，既没指望得到、也确实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炮声过后，在隔了相当长的间歇之后，又是一排枪声。

又是一个间歇，这之后，我看到前面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英国国旗在一片

树林上空迎风飘扬。

十六 弃船的经过

（由医生进行追述）

那两只划子从伊斯班袅拉号出发上岸时大约是一点半钟——用海上的话说是钟敲三下。船长、乡绅和我在特舱里商议对策，要是稍有一点风的话，我们就可以向留在船上的六个反叛分子突然发动袭击，然后起锚出海。但是没有风，并且更使我们绝望的是，亨特下来报告了一个消息：吉姆·霍金斯溜进了一只划子里和其余的人一起上岸了。

船上报时，自十二点半敲一下起，以后每半小时增敲一下。——译者注

我们从未怀疑过吉姆·霍金斯，但是我们为他的安全担忧。跟一伙那种性情的人呆在一起，看来我们再难看到他了。我们跑上了甲板。沥青在船板缝里热得冒着泡；这地方的一股恶臭熏得我直要呕吐；要说有谁闻到过热病或痢疾的气味，那一定是在这个可恶的锚地了。那六个坏蛋正坐在帆下的水手舱里嘀嘀咕咕；我们可以看到两只划子系在岸边，靠近小河入海口，每只划子上都坐着个人。他们中的一个正用口哨吹着《利利布雷洛》的调子。

等待实在让人心烦，于是决定由亨特和我乘着划子上岸去侦察侦察。他们的划子是靠右停的，而我和亨特则朝着地图上标的寨子的方向径直划去。那两个留下来看划子的人一看到我们不由一阵慌乱，《利利布雷洛》停下不吹了，我看到这两个家伙正在交头接耳。要是他们跑去报告西尔弗，一切就大为不同了；但我想他们已有指示，故而决定仍静静地坐在原地，又吹起了那支《利利布雷洛》。

岸线上有一处小小的拐角，我划着划子，使这个拐角正介于我们和对方之间，这样，在登陆前他们便无法看到我们了。我在帽子下面压了块白色的绸巾以降暑，同时，为安全起见，还带了对手铗，然后我一跃而出，以接近奔跑的速度行进起来。

还没有走上一百码，我就来到了寨子前。

它是这个样子的：一股清泉几乎是从一个小丘的顶上涌出来，这样，在小丘上面，他们围着泉水用圆木搭了座结实的木屋子，危急时刻，里面可

以容纳四十人，四面都有射击孔。在木屋的周围，他们清出了一片开阔的空地，然后用六英尺高的栅栏圈起来，完成了这个工事。这圈栅栏未设门或出口，非常的牢固，进攻者若想拆毁它，正经得费些时间和力气，并且还开阔得无处藏身。木屋里的人在里面却可安然无恙，他们可以从各个方向，像打鹁鸽似地向进攻者开枪。他们需要的全部就是：一个好的岗哨和充足的食物。除非是偷袭，否则他们据守这个地点，可以挡住一个团的进攻。

指弗林特他们。——译者注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那股泉水。因为，虽然我们在伊斯班袅拉号的特舱里住得相当舒服，还备有充足的武器和弹药，还有吃有喝，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我们没有淡水。

我正在考虑这事的时候，这时从岛上传来了一个人临死前的惨叫。我对暴力致死并不陌生——我曾在坎布兰公爵麾下服役，而且我本人还在方特诺依负过伤——但是这回我的脉搏突然加快起来。“吉姆·霍金斯完了”，这是我反应出来的第一个念头。

当个老兵得有两下子，更何况我还是个医生，干我们这行可是从来没时间磨磨蹭蹭。

因此我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岸边返回，跳上了划子。

幸亏亨特是个好桨手。我们划得水花四溅，划子很快便靠到了大船旁边，我随即登上了大船。

我发现他们全都很震惊，这很自然。乡绅一屁股坐下来，脸苍白得像张纸，思量着他给我们带来的害处，这个好人！而那六个人中有一个也吓得不轻。

“那个人，”斯莫列特船长冲他点点头说，“是那行里的新手。当他听到那声惨叫时，他都快要晕过去了。医生。再使把劲，他就会加入到我们这边来。”

我向船长讲述了我的计划，于是我俩就研究起实施这个计划的细节来。

我们让老雷卓斯带上三四支实弹的火枪和一块打掩护的垫子，把守在特舱和水手舱之间的过道里。亨特把划子划到大船左侧的后舷窗下，乔埃斯和我则着手把火药桶、火枪、饼干袋、腌肉听和一桶白兰地，以及我那无价之宝的医药箱装到划子上去。

与此同时，乡绅和船长留在甲板上，后者还向舵手——这是船上那帮人的头头——打了招呼。

“汉兹先生，”他说，“我们俩每人带着一对手铳站在这里。要是你们六个中有谁向岸上发出信号的话，就要了他的狗命。”

他们着实吃惊不小，交头接耳了一会后，就一齐窜下前舱梯，无疑是想从后面抄我们。但是他们一看到雷卓斯正在那过道里等着他们，于是就又

立刻退了回去，接着，又有一个脑袋伸出了甲板张望着。

“下去，狗东西！”船长吼道。

那个脑袋便缩了回去。有一段时间，我们再没听到这六个吓昏了头的水手有什么动静。

这时，我们匆忙搬运的东西已经将划子装得满满的了。乔埃斯和我从后舷窗上了划子，我们又尽快地向岸上划去。

小划子的第二趟行程可大大惊动了岸上的守望者。《利利布雷洛》的调子再次中断了。而就在我们要绕过岸线上的小拐角、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拔腿向岸上跑去，一下子就没影了。我本想改变计划、毁掉他们的划子，但我担心西尔弗和其他人可能就在岸边附近，而贪多则可能会坏事。

我们迅速在上次那个地方上了岸，然后开始往木屋里搬运物资。第一趟我们三个都负荷很重，便把这些东西扔到了寨子的栅栏里。然后，把乔埃斯留下来守卫着它们——的确，只有一个人，但是带着半打火枪——亨特和我则又返回到划子上，再次负重前行。

我们就这样不歇气地搬运着，直到把全部物资都安置妥当。两个仆人留守在木屋里，我拼尽全力划着双桨又返回了伊斯班袅拉号。

我们必须冒着危险再次把划子装满，事实上并没啥可怕的。当然，他们在人数上是占优势，但是，我们在武器上占了优势。岸上的那些人中没谁有枪，只要他们在手铳的射程之内，不是吹，我们至少能干掉他们半打人。

乡绅正在船尾的舷窗那里等候我，先前的沮丧之色一扫而光。他抓住并拉紧了缆绳，于是我们就开始拼命装船。这回装的是猪肉、火药和面包干，此外，只为乡绅、我、雷卓斯、以及船长每个人各带了一支火枪和一柄弯刀。其余的武器和弹药都被我们扔进了两寸半深的水中，扔下去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下面清澈的沙底，明亮的铁器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这时，潮水开始退了，大船在绕着锚打转儿。从那两只划子停靠的方向上隐约传来了一阵喧嚣，尽管我们对乔埃斯和亨特很是放心，因为他们恰好在东面离得远些的地方，但这也警告了我们这帮人，必须撤离了。

雷卓斯从过道上他把守的地方撤了下来，跳到了划子里，接着我们便把划子绕到了大船的另一侧去接斯莫列特船长。

“喂，你们那帮家伙，”他说，“你们听得到我的话吗？”

水手舱里没有回答。

“我对你说，亚伯拉罕·葛雷——我在同你讲话。”

还是没有回答。

“葛雷，”斯莫列特先生把声音抬高了一点，继续说道，“我就要离开大船了，而我命令你跟随你的船长一起走。我知道你本质上是好人，而且我

还敢说，你们这些人中没谁像他表面上看去的那么坏。我在这里看着我手里的表，我给你三十秒的时间到我们这边来。”

接着是一段沉寂。

“来吧，我的好小伙儿，”船长接着又说道，“不要再耽搁了。每一秒钟，我和这些好心的先生们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哩。”

突然传来了一阵扭打声，接着亚伯拉罕·葛雷一侧面颊上带着刀伤冲了出来，像一条狗听到哨声一般跑向了船长。

“我和你一起，先生。”他说。

接下来，他和船长都跳到了我们的划子里，我们当即撑开划子脱离了大船，向岸边划去。

我们是从大船上脱了身，但是我们还没到达岸上的寨子。

十七 小划子的最后一趟行程

（由医生继续进行追述）

这第五个单程与以往任何一次都截然不同。首先，我们乘坐的划子只有药罐般大小，已经大大地超载了。五个成年人，而且其中的三个——特里罗尼、雷卓斯，以及船长——身高都超过了六英尺，这样就已超出了划子的容量，再加上火药、腌肉和面包袋，这使得划子的尾部几乎与水面平齐。有几次，我们的船里还进了点水，还没等划出一百码远，我的裤子和外套的下摆就全湿透了。

船长让我们将人和物品的位置调整了一番，船就平衡、稳定了一些。即便如此，我们也还是连大气都不敢出。

其次，现在正值退潮——一道泛着细浪的湍流经过海湾向西流去，然后再穿过我们早晨通过的那个海峡，向南汇入大海。即便仅是些细浪而已，也对我们这超载的划子构成了威胁，但是，更为糟糕的是，我们被冲出既定的航向，偏离了小拐角后面那个理想的着陆地点。要是我们顺着湍流来的话，就会在他们那两只划子旁边靠岸，而那里随时都可能有海盗出现。

“我无法使船头对准寨子，先生，”我对船长说。当他和雷卓斯这两个未曾消耗过体力的汉子在摇桨时，我在掌着舵。“潮水一个劲儿地把船往下推，你们能不能再使点儿劲儿？”

“再用劲儿就要把船弄翻了，”他说，“你必须顶住，先生，请勿见怪，你要坚持到你认为已大功告成的时候。”

我又作了一番努力，通过试验发现，要是我把船头对准东边，这股湍流

就不会把我们带到西边去，也就是使船身与既定的航向成一个直角。

“照这个速度，我们永远也上不了岸。”我说。

“要是这是我们惟一可行的航向，先生，我们就得照这个来，”船长答道。“你看，先生，我们必须逆水行舟，”他接着说道，“要是一旦我们错过了那个着陆地点，很难说我们会在哪儿上岸，除非是在那两只划子边上停船，反之，照我们现在这个航向走，湍流势必是要减弱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沿着海岸退回来。”

“湍流已经减弱了，先生，”那个葛雷说道，他正坐在船头板上，“你可以稍微使舵偏过来一点。”

“谢谢你，兄弟。”我说，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因为我们全都一心想把他当自己人看待。

突然，船长又开口了，而我听出他的声音有点异样。

“大炮！”他说。

“我已经想过这个了，”我说，因为我认定他想的是敌人可能会炮击寨子这码事。

“他们决不会把大炮弄上岸，即使他们真的把它弄上岸了，也决不会把它拖过树林。”

“向后看，医生。”船长答道。

我们把“大雪茄”忘了个一干二净；这会儿我们大吃一惊，船上那五个歹徒正围着它忙得团团转，除去它的炮衣，他们把那东西称之为“结实的油布罩子”，在航行时大炮是罩在那下面的。不仅如此，与此同时，我蓦地想起，大炮用的炮弹和火药也留在船上了，只须拿把斧子劈一下，就会全落入船上那伙坏蛋的手里。

“伊斯莱尔是弗林特的炮手。”葛雷哑着嗓子说道。

我们奋不顾身地将船头对准了着陆地点。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全不受湍流左右了，只需用必要的、平稳的速度划桨，即可保持这个航向，而我也将舵掌得既稳又准了。

但是最糟糕的是，在调整了航向之后，我们便将船舷而不是船尾对着了伊斯班袅拉号，为他们提供了个谷仓大门似的有发必中的靶子。

我可以听见，甚至还可以看见，那个被酒灌得满脸通红的伊斯莱尔·汉兹正扑通一声把一发炮弹放到了甲板上。

“谁是最好的射手？”船长问。

“特里罗尼先生，枪法超群。”我说。

“特里罗尼先生，劳驾你给我干掉他们中的一个好吗？可能的话，干掉伊斯莱尔·汉兹，先生。”船长说。

特里罗尼像块钢铁一般的冷静。他检查了一下他枪膛里的火药。

“喂，”船长叫道，“拿枪的时候放松些，先生，否则你会把船弄翻的。当他瞄准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到这边来，保持船身平衡。”

乡绅端起了枪，桨停了下来，我们都闪到了船的另一侧，以使船身保持平衡，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如期实现了，我们连一滴水都没让进到船里来。

这时，他们正将大炮旋好位置对准我们，而正在用通条通炮口的汉兹，显然便处在了最为暴露的位置。然而，我们运气不佳，因为就在特里罗尼开枪的一刹那，他弯下了身，子弹从他的头上唿哨而过，另外四个人中的一个便应声倒地。

他的惨叫声不仅在他船上的同党中引起了反响，而且岸上也传来了一大阵吵嚷声，当我向那个方向望去的进候，只见其他的海盗正成群地从树林里出来，跌跌撞撞地登上划子。

“他们的划子过来了，先生。”我说。

“加劲划，”船长叫道，“这会儿就是船翻了我们也在所不惜。要是我们上不了岸，那就全完了。”

“只有一只划子上有人，先生，”我补充道，“其他人极可能是要从岸上包抄我们，截断我们的去路。”

“那也够他们跑的，先生，”船长答道。“你知道，杰克上了岸就显不出能耐了。

让人担心的不是他们，倒是炮弹！我夫人的使女也不会打不中，就像在地毯上打木球！

一旦你看到他们点火就通知我们，乡绅，我们就停桨。”

此时，我们这只超载许多的划子以令人满意的速度飞快地行进着，并且，在这期间，我们的船里只进了一点水。现在，我们离岸很近，只须再划三四十下了，因为潮水已经在树丛下冲出了一条狭窄的沙滩。划子已经威胁不到我们了，小拐角已经把它挡在了我们的视线之外。曾那么无情地耽搁我们时间的退潮，这会儿又给了我们补偿，在碍我们的敌人的事。惟一的危险就是大炮了。

“要是我办得到，”船长说，“我会停下来再于掉他们一个。”

但是，显然什么也阻挡不了他们放炮。尽管倒下去的他们的那个同伙并没有死，我还能看到他在竭力地往旁边爬哩，可是他们对他看都不看一眼。

“准备！”乡绅叫道。

“停桨！”船长应声叫道。

接着他和雷卓斯撒身向后一坐，船的尾部就一下子没到水中了。在这同一时刻，炮声响了。这就是吉姆听到的第一声炮响，乡绅的枪声并没传到他那儿。我们谁也不知道炮弹是从哪儿飞过去的，但我猜想它一定是从我们的头顶上，而它的气浪则给我们带来了灾难。

总之，船尾是沉下去了。一点点地，直沉到水下三英尺的地方，只剩下我和船长两个站在那里面面相觑。另外那三个全都没了顶，当他们又出来时，浑身精湿，水里冒出了一大堆气泡。

至此尚未造成大的损害。人都安然无恙，我们都能平安地涉水上岸。但是，我们的物资全都沉到了水底，使事情更为糟糕的是，五支枪中只有两支尚可使用。出于某种本能，我将枪从膝上抓起举过了头，至于船长，他用一条子弹带将枪背在了肩上，并且，像一个明智的人所做的那样，枪机冲上。另外三支都和船一起沉了下去。

使我们更为担心的是，从岸上树丛中传来的人声在我们耳中是越来越近了。我们不仅面临着在磕磕绊绊地通往寨子的途中被截断去路的危险，而且还担心在我们前面，亨特和乔埃斯能否抵挡得住半打人的袭击，他们能否有这个意志。亨特是坚毅的，这我们知道；乔埃斯就不好说了——他是个讨人喜欢的、有礼貌的仆役，刷刷衣服这类的活干得蛮好，但是当一名战士却不大适合。

我们带着所有这些想法，尽快地向岸上跑去，身后撒下了那只可怜的划子，还有一大半的弹药和给养。

十八 第一天战斗的结果

（仍由医生进行追述）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了隔在我们和寨子之间的那片丛林。我们每前进一步，海盗们的吵嚷声也就更近一步。很快我们就能听到他们奔跑的脚步声，以及他们横冲直撞时林中树枝的断裂声。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就要打一场遭遇战了，于是便检查了我的枪膛。

“船长，”我说，“特里罗尼是个神枪手。把你的枪给他，他自己的报废了。”

他们交换了枪支。特里罗尼，自从出乱子时起就一直保持着沉默和冷静，现在仍然如此，他停住片刻，从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他的武器。与此同时，我注意到葛雷没有武器，于是便把我的弯刀递给了他。我们所有的人看到他往手上啐了口唾沫，拧紧眉毛，将弯刀舞得呼呼生风的样子都大为高兴。从他身体各方面看，显而易见，我们这个新伙计决不是个孬种。

又向前跑了四十步，我们来到了林子的边缘，看到寨子就在我们前面。我们从南边栅栏的中央处接近寨子，几乎与此同时，以水手长乔布·安德森为首的七个反叛分子叫嚣着从寨子的西南角出现了。

他们停了一下，似乎要往回退，在他们恢复神智以前，不仅乡绅和我，还有木屋里的亨特和乔埃斯都抓住时机开了枪。四声枪响合成了一阵零乱的扫射，但是弹未虚发，其中的一个敌人倒了下去，而其余那些人则毫不犹豫地转身向林中逃去。

在将子弹重新上膛后，我们沿着寨子边向下走去，查看一下倒地的那个敌人。他已经断了气——子弹穿过了他的心脏。

我们正为战果而欢呼时，就在这一刹那间，一颗子弹随着一声枪响从我的耳畔呼啸而过，接着可怜的汤姆·雷卓斯便踉跄着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乡绅和我两人都进行了回击，但是由于我们没有目标可供瞄准，也就差不多等于是白费了弹药。然后我们又重新装好了火药，这才将注意力转到可怜的汤姆身上。

船长和葛雷已经在查看他的伤势了，我大致看了一眼心中便已明白，他是没救了。

我想是我们有准备的回击再次使反叛分子溃散了，因为在我们将可怜的猎场老总管托过木栅、抬进木屋时，再没受到骚扰；而在这一道上，他一直呻吟着、流着血。

自从我们遇到麻烦到现在，可怜的老伙计连一句表示惊奇、抱怨、恐惧、甚或默认的话也没有，而这会儿我们把他安置到木屋里等死，他也依旧无话。他曾经用一块垫子掩护着，像个特洛伊人似地把守着过道；他曾经默默地、忠实地、而且是出色地执行了每道命令；他是我们这些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个，比我们大了二十岁；而今，正是这位沉默的、年长的忠仆要与世长辞了。

乡绅跪在他身边吻着他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我要去了吗，医生？”他问道。

“汤姆，我的朋友，”我说，“你要回家去了。”

“我但愿我是第一个打中他们的。”他答道。

“汤姆，”乡绅说，“你愿意说宽恕我吗，愿意吗？”

“要我宽恕你，这合乎礼仪吗，先生？”这是答话，“不管怎样，就这么的吧，阿门！”

沉默了片刻之后，他说他想有人给他读上段祈祷文。“那是规矩，先生。”他补充道，带着歉疚。过不多久，他再没说什么就咽了气。

在此期间，船长从我早就注意到的鼓鼓的胸前和口袋里掏出了一堆各式各样的物件——英国国旗、一本《圣经》、一卷粗绳、钢笔、墨水、航海日志，还有几磅烟草。他在栅栏内找到了一棵砍好并削去枝条的长枞树干，在亨特的帮助下，把它竖在了木屋角上树干互相交叉的地方。然后他又爬上了屋顶，亲手拴系好国旗并将它升了起来。

这似乎使他减轻了痛苦。他又返身回到了木屋里，着手去清点那些物资，

好像旁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似的。其实他一直在留心着临终前的汤姆。而当一切都料理完的时候，他拿着另一面国旗走上前去，虔诚地将它覆盖在尸体上面。

“不要再这样了，先生，”他说，一边握着乡绅的手，“他是为履行船长和船主赋予他的职责而死的，死得其所。这也许不太合乎教义的精神，但这是事实。”

然后他把我拉到了一旁。

“利弗西医生，”他说，“你和乡绅指望的那艘接应的船几时能来？”

我告诉他这还是个问题，不是几周的事，而是几个月后的事。要是我们在八月底之前没有返回的话，布兰德利就派人来找我们。但是既不会太早，也不会太晚，刚刚在那时。“你自己可以计算一下。”我说。

“啊，对的，”船长搔着脑袋答道，“即使把天赐的一切都考虑进去，我看我们的处境还是危险哪。”

“你指什么？”我问道。

“我们丢掉了第二船物资实在可惜，先生。我指的就是这个，”船长答道。“至于说弹药，我们还不成问题。但是口粮短缺——非常的短缺——如此的短缺，利弗西医生，我们也许，少掉一张嘴，也好。”

说着，他指了指旗下面的尸体。

正在这时，轰隆一声过后，一颗炮弹呼啸着从我们的木屋上高高飞过，落到我们远处的树林里爆炸了。

“哦嗨！”船长说，“接着打吧！你们的火药没多点儿了，小家伙们。”

第二次炮弹发射得准了点，落到了栅栏里面，扬起了一片沙土，但是没造成更大的破坏。

“船长，”乡绅说，“船上怎么也看不到这屋子，他们一定是瞄准了那面旗。把它降下来是否更明智些？”

“降我的旗！”船长叫道。“不，先生，我不会这么做”；他刚说完这句话，我就知道我们都一致赞同他。因为它不仅是一种顽强的、海员式的、美好的感情的体现者，此外它还是一个高明的策略，告诉我们的敌人，我们没把他们的炮击放在眼里。

整个晚上，他们不断地轰着大炮。炮弹一个接一个地落下来，不是太远，就是太近，或者只是在栅栏里卷起一片尘土；他们不得不发射得很高，以致于炮弹落下时埋进松软的沙土里，灭了火。我们对流弹没啥好怕的，尽管有一发炮弹从木屋顶上溜进来又从地板底下钻了出去。我们很快就习惯了这吵人的玩意，对它的注意，不会比板球更多一点。

“这当中倒有件好事，”船长边观察边说，“我们前面林子里的敌人可能已被炮弹清理干净了，潮水也已退去很久了，我们的物资也该露出水面了，

有谁自告奋勇去把腌肉弄回来？”

葛雷和亨特一马当先。他们全副武装地偷偷溜出寨子；但事实证明这次行动是徒劳无功的。反叛分子比我们想像的更为大胆，或者是他们过于信任伊斯莱尔的炮术。因为他们中有四、五个人正忙着拖走我们的物资，并且涉水把它们装到其中的一个划子上，这只划子就停在近旁，里面的人不时划两下桨，以使它在湍流中保持稳定。西尔弗正在船尾板上指挥着，而现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从他们的秘密军火库里弄到了一支火枪。

船长坐下来写航海日志，这里是所记内容的开头部分：

“亚历山大·斯莫列特，船长；大卫·利弗西，随船医生；亚伯拉罕·葛雷，木匠助手；约翰·特里罗尼，船主；约翰·亨特和理查·乔埃斯，船主的仆人，未出过海的新手——以上是船上剩下的全体忠实的船员——今天带着短缺的、仅够维持十天的口粮上岸，并使英国国旗在宝岛的木屋上空飘扬了起来。托马斯·雷卓斯，船主的仆人，未出过海的新手，被反叛分子击毙；詹姆斯·霍金斯，客舱侍应生——”

在这个时候，我正为可怜的吉姆·霍金斯的安危担忧呢，从陆地那边儿便传来了一声呼唤。

“有人在喊我们。”亨特说，他正在放哨。

“医生！乡绅！船长！喂，亨特，那是你吗？”那声音接连喊道。

我跑到了门口，恰好看见吉姆·霍金斯从木栅上面翻过来，平安无恙。

十九 驻守寨子的人们

（由吉姆·霍金斯重新开始叙述）

本·葛恩一看到国旗就停下了脚步，还拉着我的胳膊叫我也停下来，并且还坐了下来。

“喂，”他说，“那边肯定是你的朋友们了。”

“更像是那些反叛分子。”我说。

“他们！”他叫道，“怎么会？在这么块除了幸运的大爷谁也不会来的地方，西尔弗一定会挂骷髅旗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不，那是你的朋友们。刚刚发生过交锋，我敢肯定，你的朋友们占了上风，这会儿他们正在岸上那个老寨子里，那是很多很多年前弗林特修建的。啊，弗林特他真是有头脑的人物！除了好酗酒外，没谁能与之匹敌。

他真是什么都不怕；只有西尔弗例外——西尔弗这个伪君子。”

“好吧，”我说，“可能是这样，而真是这样的话，我更得赶紧去跟我的

朋友们会合了。”

“不，朋友，”本答道，“你先别忙着走。你是个好孩子，我不会看走眼的，但是你毕竟只是个孩子，听着，本·葛恩可不是个容易上当的人。郎姆酒也休想把我带到你去的那个地方——郎姆酒也休想，除非我亲自见到你们那个真正的绅士，并且得到了他的保证。你可不要忘了我跟你说的这些话！‘对真正的绅士绝对信任（记着说），绝对信任’——然后别忘了再捏他一下。”

说着，他仍带着那种俏皮的神情捏了我一下，这是第三下了。

“而当你用得着本·葛恩的时候，你知道到哪儿找他，就在今天你发现他的地方。”

来人手里要拿上一件自东西，而且他还得一个人来。噢！你还得说这个：‘本·葛恩’，你得说，‘这样要求自有他的道理。’”

“好吧，我说，”我想我明白。“你有些主意要提出来，而且你想面见乡绅或是医生；在我发现你的地方可以找到你。就这些吧？”

“什么时候呢？你说，”他又加上一句，“这样吧，就从正午时分到钟敲六下。”

“好的，”我说，“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你不会忘了吧？”他有些焦虑地询问道，“绝对信任，还有自有他的道理，你得说。自有他的道理，这句是主要的；就像男子汉对男子汉那样。嗯，好吧，”——他仍拉着我——“我肯定你可以走了，吉姆。但是，吉姆，要是你遇见西尔弗的话，该不会把本·葛恩给出卖了吧？就是野马拖着你也不会吧？你说决不呀。要是他们在岸上宿营，第二天早上他们的老婆就会变成寡妇，吉姆你信不信？”

正在这时，一声巨响打断了他的话，接着，一颗炮弹穿过丛林落到了沙地上，离我们谈话的地方还不到一百码远。我们俩立刻朝着不同的方向拔脚就跑。

整整一个钟头的工夫，频繁的炮声震撼着这个岛，炮弹接连不断地穿过丛林，这些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似地跟踪着我，逼得我东躲西藏。在炮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虽然还是不敢冒险向炮弹落得最密集的寨子的方向跑，但是我多少又重新鼓起了勇气，向东经过一段很长的迂回，向岸边的树林摸去。

太阳刚刚落下去，海风飒飒地掠过树林，吹动着锚地灰色的水面；潮水也远远地退下去了，露出了一大片沙滩；在白天的炎热消退之后，冷空气透过我的外衣侵袭着我的肌肤。

伊西班牙拉号仍然泊在锚地，但是它的桅顶上果真飘着面骷髅旗——黑地子的海盗旗。就在我张望的时候，红光一闪，接着又是一声巨响，激起了四面回声，这是又一颗炮弹呼啸着从空中飞过。这是最后的一次炮击。

我在地上趴了一会儿，观望着炮击之后海盗们的忙碌。在离寨子不远的岸上，那些人正用斧子砍着什么东西——稍后我才发现，原来是那只可怜的划子。而在靠近河口的地方，在树林里正燃着一堆篝火，同时，在岸线上的小拐角与大海之间，他们的一只划子在来回往返，上面的那些人，上午我见他们还是脸色阴沉的样子，这会儿却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大吵大叫。但是从他们的声音可以听得出来，大概是郎姆酒起了作用。

最后，我想可以朝寨子的方向返回了。眼下我所处的地方是向东环抱锚地、伸入海中相当远的一个沙尖嘴，它半没人水中与骷髅岛相连。现在，当我起身的时候，我看到在沙尖嘴下面更远的地方矗立着一堵孤零零的岩壁，它位于低矮的灌木丛中，相当高，颜色特别白。我马上想到这可能就是本·葛恩谈到的那块白岩石，而说不定哪天真用得上那条小船，那我就知道到哪去找了。

后来我就沿着树林的边缘往回走，一直走到寨子的后方，也就是向着陆地的一面，于是很快便受到了那帮忠实的朋友的热烈欢迎。

很快我就讲完了我的经历，然后便开始打量起四周来。木屋是由未锯方的松树树干钉成的，包括屋顶、四壁以及地板。地板有几处高出沙地表面一英尺或一英尺半。门口有个门廊，门廊下，有一股细泉向上涌入一个相当古怪的人工蓄水池里——不是别的，而是只船用大铁锅，底儿被敲掉了，埋到沙地里，正如船长所说，“齐吃水线”。

这屋子除了构架外，里面几乎空空荡荡，但是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块石板，摆放成炉床的样子，还有只陈旧生锈的铁篓子，装柴禾生火用。

小丘的斜坡上和寨子里面的树全部被伐掉，用于修建木屋了，从残留下来的树桩我们可以看出，一片多么好、多么繁茂的林子被毁掉了。在树木被搬走以后，大部分土壤不是被雨水冲走就是埋成了堆，只在那细泉从锅中溢出后形成的细流边上，有一块厚密的苗床，上面长着些苔藓、羊齿植物和蔓延在地面上的小灌木丛，仍然在这沙地上摇曳着一片碧绿。紧紧环绕在寨子周围的那片树林——他们说作为防御工事是太近了——仍然长得高大茂盛，靠陆地这边全都是枞树，而朝向海滩的那边则是大片枞树与长生橡树的混生林。

我已经提到过的那凉飕飕的晚风，从这草草钉成的房子的每一个缝隙里钻进来，在地板上持续不断地喷洒着沙雨。我们的眼睛里是沙子，牙齿里是沙子，晚饭里是沙子，沙子还在锅底的泉水中跳着舞，整个就像快要烧开的麦片粥一样。我们的烟囱是屋顶的一个方洞，它只能让一小部分烟出去，而其余大部分烟还憋在屋子里，呛得我们一边咳嗽一边淌眼泪。

此外再说说这个葛雷，我们的新伙计，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因为他在同反叛分子决裂时挨了一刀；而那个可怜的老汤姆·雷卓斯，还没有被埋掉，

直挺挺地靠墙躺着，身上覆盖着那面国旗。

要是我们被允许闲坐着的话，我们早就会都唉声叹气的了，但是斯莫列特这个人决不会允许出现这种情况。所有的人手都被召集到了他面前，他分派我们轮流值班守卫。

医生，葛雷，还有我，是一组；乡绅，亨特，还有乔埃斯，是另一组。我们全都累了，可还是两个被派出去砍柴，两个着手为雷卓斯挖墓，医生被安排做厨子，我在门口放哨，而船长他本人则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不停地给我们打气，哪里用得上就帮一把。

医生一次又一次地走到门口来换换空气，休息休息他的眼睛，因为他被烟熏得头昏脑胀的，而每次他过来的时候，总是跟我说句话。

“斯莫列特那个，人，”有一次他说，“比我强，而我这么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吉姆。”

又一次，他过来后沉默半晌，然后把头侧向一边看着我。

“本·葛恩算条汉子吧？”他问。

“我不知道，先生，”我说，“我不能肯定他是否精神正常。”

“要是你只是有点怀疑的话，那他就是正常的，”医生答道。“一个人在荒岛上呆了三年，除了啃指甲外无事可干，吉姆，我们不能指望他像你我一样清醒的。这不合乎人类的本性。你说他一心想吃干酪？”

“是的，先生，是干酪。”我答道。

“好吧，吉姆，”他说，“看看可口的食物给你带来的好处吧。你见过我的鼻烟盒，是不是？可是你从未见过我闻鼻烟，因为在那鼻烟盒里面，我放了块巴马干酪——一种意大利产的干酪，非常的滋补。好啦，它归本·葛恩啦！”

晚饭前，我们在沙地上埋葬了老汤姆，在风中，我们脱帽肃立在他周围片刻。柴禾已经砍了很多了，可是船长还嫌少，他还摇了摇头，然后对我们说“明天得加把劲多弄些回来。”然后，当我们吃了腌肉，又每个人来了杯上好的白兰地后，三个头头便聚在角落里商讨起我们的前景来。

看上去他们似乎一筹莫展了，储存的食品太少了，在接应船到来之前，我们就会饿死。但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莫过于歼灭海盗，直到他们降下骷髅旗，或是驾着伊斯班袅拉号跑掉，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已从十九人减少到十五人，其中有两个受了伤，还有一个至少是重伤——在火炮旁边被打中的——要是还没死的话。我们每次同他们交锋，都得极其小心，顾及自身的安全。而且此外我们有两个得力的盟友——郎姆酒和气候。

说到前者，虽然离了有半英里远，我们也能听得见他们连叫带唱直到深夜。说到后者，医生敢拿他的假发打赌，他们在沼泽地里宿营，又缺医少药，不出一星期，他们就得有一半人病倒。

“所以，”他补充道，“只要我们不先被干掉，他们会乐于驾驶着帆船逃之夭夭的。

它毕竟是条船，我猜想，他们还会回到海上重操旧业，当起海盗来的。”

“那是我丢的第一艘船。”斯莫列特船长说。

我死累死累的，你可以想像得到，在经历了这样一番折腾后，我一倒下便睡得像根木头了。

当我被一声枪响和说话声吵醒时，别人早就起来了，已经吃过了早饭，还抱了比昨天多了一半的柴禾回来。

“白旗！”我听见有人说。接着，很快又是一声惊叫，“西尔弗本人！”

听到这个，我一跃而起，使劲揉了揉眼睛，跑到了墙上的一个射击孔前。

二十 西尔弗前来谈判

果然，寨子外面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挥舞着一块白布，而另外一个，丝毫不差，正是西尔弗本人，正不动声色地站在一边。

时辰还早，那是我出海以来遇到的最冷的一个早晨，寒气直刺入我的骨髓。头上的大空晴朗无云，林梢在晨光下泛着一抹玫瑰红。但是西尔弗和他的副官所站的地方还都是在阴影之中，他们的膝部浸在夜间从沼地那边蔓延过来的贴地的白色雾气中。寒气和水汽合在一起正好解释了这个岛荒无人烟的原因。这里显然是个潮湿、闷热、不卫生的地方。

“不要出去，弟兄们，”船长说，“十有八九这是个圈套。”

接着他向海盗喊话。

“来者何人？站住，否则我们开枪了。”

“打着休战旗呢。”西尔弗叫道。

船长站在门廊下，十分谨慎地选择了一处冷枪打不到的地方。他转过身来对我们说：

“医生那组负责警戒守卫。利弗西医生，烦劳你守住北面。吉姆，东面；葛雷，西面。不当班的一组，全部安装弹药。手脚麻利点，弟兄们，还要当心。”

然后他又转向了反叛分子。

“你们打着休战旗来干什么？”他喊道。

这回是另外一个人答话了。

“西尔弗船长，先生，上来跟你们谈判来啦。”他喊道。

“西尔弗船长！我不认识他。他是谁？”船长叫道。接着我们听见他独

自念叨：“船长，当真？嗨，高升啦！”

高个子约翰本人说话了。

“是我，先生。这些可怜的孩子推举我当船长，在你离职之后，先生”——在“离职”一词上他特别加重了语气进行强调。“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的话，我们愿意归顺，并且说一不二。我只要求你一句话，斯莫列特船长，就是保证我平安无事地从这个寨子出去，请迟一分钟开枪，让我走出射程。”

“老兄，”斯莫列特船长说，“我压根就不想同你谈什么。要是你想跟我谈的话，你可以过来，就这些。要说要花招，那只会是你们那边，让上帝来指点你吧。”

“这就够了，船长，”高个子约翰欢喜地喊道。“有你一句话就够了。我了解一个绅士的所为，这点你可以相信。”

我们可以看到打休战旗的家伙正试图阻止西尔弗。这不足为奇，因为船长的答话透着不客气。但是西尔弗却大声地嘲笑了他，用手拍着他的后背，仿佛他的警戒心理多么荒唐好笑似的。接着他就向寨子挺进，把他的拐扔了过来，然后一条腿伸了过来，以极大的力气和技巧成功地翻越了栅栏，安然无恙地落到了这一边。

我得承认，我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吸引住了，压根没起到一个警戒哨的作用；事实上，我已经离开了东边的射击孔，趴在了船长的后面，这会儿他正坐在门槛上，肘拄在膝盖上，用手托着头，注视着从那只旧铁锅底的沙中冒出的水。他正径自吹着口哨，“来吧，姑娘们和小伙子们。”

西尔弗费了好大的力气才爬上了小丘。面对陡峭的斜坡、密密麻麻的树桩以及松软的沙土，他和他的拐就像搁浅的船一样。但是他像个男子汉般地默默地硬撑了下来，终于来到了船长的面前，用优美的姿势向他行了个礼。他显然穿上了他最好的行头：一件宽松的蓝色外套，下摆一直垂到膝部，上面密密麻麻地钉着铜扣子，后脑勺上还扣着顶镶着好看的花边的帽子。

“你来了，老兄，”船长说，抬起了他的头。“你最好坐下来。”

“你不能让我进去吗，船长？”高个子约翰抱怨道，“这么冷的一个大清早，先生，坐在外面的沙地上可够我受的。”

“听着，西尔弗，”船长说，“要是你安分守己的话，你这会儿正坐在你的厨房里哩。你这是咎由自取。你既是我船上的厨子——那么你就该受到优待——可你又是西尔弗船长，无非是个叛乱分子，是个海盗，那就该让你上绞架！”

“好啦，好啦，船长，”冰手厨子答道，这会儿他正乖乖地坐在沙地上，“你得再拉我一把，就这样。你们这儿倒是个好地方哇。啊，这是吉姆！早上好，吉姆。医生，向你问安。啊，你们全都聚在了一块儿，可以说是个幸福快乐的家庭啦。”

“要是你有话要说，老兄，最好直说。”船长说道。

“你说得对，斯莫列特船长，”西尔弗答道，“公事公办，没错儿。好吧，你看看昨夜你的人干的好事。我不否认干得漂亮。你手下有人棍棒舞得厉害。我也不否认我的人——可能是全体，都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可能我本人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可能就是我上这儿来谈判的原因。但是你听着，船长，决不会有第二次了，我赌咒！我们会加强警戒，少喝些郎姆酒。可能你认为我们全都烂醉了吧，但是我告诉你我是清醒的，我只不过累得像条狗。要是我早醒上一秒种的话，我就会当场抓住你们，我会的。当我跑到他跟前的时候，他还没咽气呢。”

“嗯？”斯莫列特船长说，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

西尔弗所说的这一切，对他来说是一个谜，但是你从他的口气中却决不会察觉出来。

至于我，我开始有点开窍了。我想起了本·葛恩最后说的那句话。我想他在海盗们醉倒在篝火旁时光顾了那里，我敢肯定，我们只剩下十四个敌人需要对付了。

“好啦，就这样，”西尔弗说。“我们想得到那笔宝藏，我们一定能得到它——我们就是奔它来的！我说，你们只须保住性命就行，这就是你们的目的。你有张图，是不是？”

“可能是有吧。”船长答道。

“噢，好啦，我知道你有，”高个子约翰答道，“跟手下讲话不必那么不客气，这没有一点用处，你要明白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们想要你的这张图。听着，就我本人来讲，决不会有意伤害你们。”

“少跟我来这套，老兄，”船长打断了他的话。“你想干什么我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不在乎。至于你现在想要的东西，你听好，门儿也没有。”

说完，船长平静地注视着他，并继续装着一斗烟。

“如果亚伯拉罕·葛雷——”西尔弗冲口而出。

“住口！”斯莫列特船长吼道。“葛雷什么也没跟我说，我也什么都没问他。再多说点，我想让你们连同这个岛统统沉入到水里去见龙王。以上就是我对你们的看法，老兄。”

船长发的这通小火使西尔弗冷静了几分。他本来有些冒火，但这会儿他又恢复了常态。

“也许是吧，”他说，“先生们根据情况来划定是非曲直，这我不会限制。啊，既然你抽开烟斗了，船长，我也就不拘礼节地照办啦。”

于是他也装了烟斗，点燃了它，这两个人就面对面地默默地抽了会儿烟，时而按一按烟斗，时而伸出头去吐口唾沫。看他们那样子真像在演戏一样。

“听着，”西尔弗重新挑起了话头，“就这样吧。你把寻宝图交给我们，

不再向可怜的船员们开枪射击，也别在他们睡熟的时候敲碎他们的脑袋。你们这样做了之后，我们可以给你们个选择的机会。或者，在财宝装上船后，你们和我们一起上船，然后我可以担保，以我的名誉担保，我将让你们在某个地方安全上岸。或者，如果那不合你们的意的话，考虑到我的手下因为肚子里仍有怨气、记着仇，可能有些人会粗暴些，那你们就留在这里，你们可以这样做。我会把给养分给你们些，半对半，我像前次一样发誓，我将告诉给我见到的第一艘船，让他们到这儿来把你们接走。你得承认那是个优待，你不可能得到更优惠的条件了，不可能。而且我希望”——他提高了嗓门——“在这木屋里的所有的人都好好想想我的话，因为我对船长说的也就是对大家说的。”

斯莫列特船长从坐着的地方站了起来，往他左手的掌心上磕了磕烟斗里的灰。

“就这些？”他问道。

“句句是实，我赌咒！”约翰答道。“要是你拒绝的话，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休想再见到我。”

“很好，”船长说道。“现在你来听我说。要是你们放下武器，一个一个地前来，我就把你们全都铐起来，送回家去，在英格兰来一次公正的审判。要是你们不，我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斯莫列特。我已经升起了我英王陛下的旗帜，我要让你们统统去见龙王。”

你们找不到宝藏的，你们也不会驾驶这艘船——你们中没人能驾驶得了这艘船。你们打不过我们——葛雷，就从你们那五个中跑了出来，到了这边。你们的船正进退两难，西尔弗船长，你现在在下风岸上，这一点你很快将发现。我站在这里跟你讲这是我对你的最后忠告。因为，以上帝的名义，下次再让我见到你，就让你的后脊梁吃一颗子弹。开步走，小子。烦请从这儿滚开，一步步爬回去，用上加倍的速度。”

西尔弗的面孔是一幅图画；他的眼睛因为暴怒而向外凸着。他甩掉了烟斗里的灰。

“拉我一把！”他叫道。

“我不拉。”船长答道。

“谁来拉我一把？”他吼道。

我们中谁也没动。他咆哮着发出最恶毒的咒骂，爬在沙地上，一直爬到了门廊前，抓着门柱子，用拐将自己的身体重新撑了起来。接着他便向泉水阵了一口。

“看这儿！”他叫道，“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看法。不出一个钟头，我就要把你们的老木屋像郎姆酒桶似地凿穿。笑吧，你们这些天打雷劈的，笑吧！不出一个钟头，我就让你们笑脸变哭脸，让你们觉着还不如死了的好。”

他又断断续续地骂了一气，这才拄着拐，艰难地踩着沙地向下坡走去，失败了有四、五回，才在打白旗的人的帮助下越过了栅栏，一转眼就消失在了树林里。

二十一 敌人进攻寨子

西尔弗一消失，一直密切注视着他的船长便将身子转回了屋里，发现除了葛雷外谁都没在自己的岗位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船长勃然大怒。

“各就各位！”他吼道。接着，当我们全部溜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之后，“葛雷，”他说，“我要把你的名字写进航海日志里：你像名真正的海员一样忠于职守。特里罗尼先生，我对你感到吃惊，阁下。医生，我想你是穿过军装的！要是你在方特诺依就是这样服役的话，先生，那你最好躺到你的铺位上去。”

医生这一组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射击孔旁，其余的人都忙着给备用枪支上弹药。可以肯定，我们每个人都是面红耳赤的，而且，就像俗语讲的，耳朵里就像有个跳蚤。

船长默默地察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又开口讲话了。

“弟兄们，”他说，“我已经给了西尔弗个侧舷炮齐发。我给他一顿痛骂，就是想激怒他；就像他说的，不出一个钟头，我们就要受到进攻。我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这一点我是不必说了，但是我们是在工事里作战，而且，在一分钟前，我还会说我们作战是有纪律性作保证的。只要你们愿意，我毫不怀疑我们会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

接着他又进行了一番巡视，随即看到，就像他说的，万事俱备。

在屋子窄的那两面，也就是东面和西面，只有两个射击孔；在门廊所在的南面，还有两个；而在北面则有五个。我们七个人有整整二十支枪。柴禾被堆成了四堆——你可以把它们叫做四张台子——每堆都位于屋子每一面的中央，而在每个这样的台子上都放了些弹药和四支装好弹药的火枪，以供守卫者取用。在屋子当中的地方，则放置了一排弯刀。

“把炉火熄了，”船长说，“寒气过去了，我们不必再叫烟熏得我们睁不开眼睛。”

那个铁篓子被特里罗尼先生整个地拎了出去，余烬在沙子里灭掉了。

“霍金斯还没吃上早饭呢。霍金斯，你自己动手去拿早饭，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吃，”斯莫列特船长接着说道，“打起精神来，孩子，只要还活着你就得吃饭。亨特，给大家上一圈白兰地。”

在这段时间里，船长在脑子里构想出防守方案。

“医生，你把住门，”他说，“注意，不要暴露自己；待在里面，从门廊往外射击。”

亨特，负责东面。乔埃斯，你站在西面，老弟。特里罗尼先生，你是最好的射手——你和葛雷得负责最长的北面，有五个射击孔；这里最危险。要是他们上到这面来，从我们自己的射击孔里向我们开火，情况就不妙了。霍金斯，你和我枪法都不怎么样，我们就站在一边装弹药，打个下手。”

正如船长所说，寒气过去了。太阳刚一爬到我们外围的树梢上，就将它的热力倾向了地面，把个雾气吸得干干净净。沙子很快便开始发烫，木屋房架上木头里的树脂也被烤化了。外套和上衣已被扔到了一边，衬衫领口也敞开着，翻到了肩上；我们每个人都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天气炎热加上内心焦灼，弄得浑身燥热。

一个钟头过去了。

“该死的家伙！”船长说，“这沉闷得像赤道无风带似的。葛雷，吹口哨招招风吧。”

而就在这时，传来了进攻的第一声消息。

“请问，先生，”乔埃斯说，“要是我看见什么人，我可以开枪吗？”

“我告诉你可以开枪！”船长大声喊道。

“谢谢你，先生。”乔埃斯仍旧彬彬有礼地答道。

接下来半晌不见动静，但那句话已经使我们都警惕得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枪手们用手端平了枪，船长仁立在屋子的中央，紧闭着嘴巴，皱着眉头。

这样又过了几秒钟，直到乔埃斯猛地举枪开了火。枪声余音未落，回敬的枪声便接踵而至，从寨子的四面八方飞来，像接连不断的雁群似的，一枪紧挨一枪。有几发子弹打中了木屋子，但是没有穿透进来。当硝烟散去之后，寨子和环绕它的树林又恢复了先前的寂静和空落。没有一根树枝摇动，也没见到一个暴露我们敌人踪迹的枪管在闪光。

“你击中目标了吗？”船长问道。

“没有，先生，”乔埃斯答道，“我想是没有，先生。”

“讲实话也算不错，”斯莫列特船长咕哝道。“给他的枪装上弹药，霍金斯。你那边打了几枪，医生？”

“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利弗西医生说道，“这边是三枪。我看到三次闪光——两次挨得近——另外一次离得远，靠西边。”

“三枪！”船长重复道。“那么你那边总共共有多少呢，特里罗尼先生？”

这可不太容易回答了。从北面射来了许多枪——据乡绅计算是七枪，而据葛雷估计则是八枪到九枪。从东面和西面射来的总共只有一枪。因此，进攻显然是从北面展开，而在其余的三面，我们将只受到些虚张声势的骚扰。

但是，斯莫列特船长并没有改变部署。他提出，如果反叛分子成功地越过了栅栏的话，他们就会占领任何一个无人把守的射击孔，就会把我们像打耗子一样地打死在我们自己的堡垒里。

我们也没有时间多想了。突然，随着一声呐喊，一小撮海盗窜出了北面的树林，直奔寨子跑来。与此同时，树林里又一次开了火，一颗子弹呼啸着从门外飞来，立刻便把医生的枪击成了碎片。

海盗们像猿猴般地翻越了栅栏。乡绅和葛雷一次又一次地射击，三个倒下了，一个向前倒在寨子里面，两个朝后倒在了外面。但这两个中，有一个显然是受了惊吓而非挂彩，因为他又一骨碌爬起来，立刻便消失在了树林里。

两个当场毙命，一个跑掉了，四个已经漂亮地进到了我们的栅栏里面；而在树林的隐蔽下，还有七八个人，每个人显然都配备了好几支枪，不断地向木屋进行猛烈的、然而无效的射击。

那四个越过栅栏的人直奔木屋冲来，一边跑还一边喊着，而那些树林里的人也跟着呐喊助威。我们这边开了几枪，但是枪手由于过于匆忙，似乎一发也未中的。不一会儿，四个海盗便已冲上了小丘，向我们扑来。

那个水手长乔布·安德森的脑袋出现在中间的一个射击孔里。

“灭了他们，一个不留——一个不留！”他用雷鸣般的声音咆哮着。

与此同时，另一个海盗猛地抓住了亨特的枪管，从他的手中夺了过去，拖出了射击孔，然后，以漂亮的一击，打得这可怜的人倒在了地板上，失去了知觉。此时，第三个海盗丝毫未损地绕着木屋跑了一匝后，突然出现在了门口，举着他的弯刀向医生砍去。

我们的处境完全颠倒了过来。就在一刻以前，我们还在掩蔽下射击暴露着的敌人，这会儿却是毫无掩蔽地暴露给了对方而无还手之力。

木屋里弥漫着硝烟，多亏了这，我们还算安全些。呐喊和骚乱、火光和枪声，以及一声很大的呻吟，充斥着我的耳朵。

“出去，弟兄们，出去，和他们在开阔地拼！弯刀！”船长叫道。

我从柴禾堆上抓起了一把弯刀，同时另一个人也抓起了一把，在我的手指关节上划了一下，这我当时几乎都没感觉得到。我夺门而出，冲到了明朗的阳光下。有人紧跟在我后面，我搞不清是谁。在正前方，医生正把那个对头赶下了小丘，当我刚刚把目光落到他身上时，他已突破了对方的防守，在那人脸上狠狠地来了一刀，疼得那家伙倒在地上打滚儿。

“绕屋子来，弟兄们！绕屋子来！”船长叫道；即使是在混乱中，我也听出他的声音有些异样。

我机械地服从命令向东转，举着弯刀跑步绕过屋角。接着我便与安德森面对面地遭遇了。他大声地吼叫着，把他的弯刀举过了头顶，刀身在阳光下寒光四射。我连害怕都来不及，就在这刀悬未落的危难关头，我一下子就跳

到了一边，脚踩到松软的沙子里没有站稳，跌了一跤，头朝下滚下了斜坡。

当我刚从门口冲出来时，其他的叛乱分子正一窝蜂地涌上栅栏，企图结果了我们。

一个戴顶红色睡帽的人，衔着他的弯刀，甚至已经爬到了栅栏顶上，一条腿已经迈了过来。这段间隔是如此的短促，当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那个戴红色睡帽的家伙仍旧一条腿在外一条腿在里，而另一个家伙仍只是露出个脑瓜子在栅栏顶上。然而就在这刹那间，战斗结束了，胜利属于了我们。

紧跟在我后面的葛雷，在那个高个子水手长正为劈空而愣神的当儿就砍倒了他。另外一个，在他从射击孔向屋内开枪的时候被打中了，这会儿正痛苦地在地上挣扎呢，他手里的枪还在冒着烟。第三个，就像我看到的那样，被医生一刀结果了。越过寨子的这四个人中，只有一个没被干掉，他把弯刀丢在了地上，正被死亡吓得抱头鼠窜哩。

“开枪——从屋里开枪！”医生叫道。“还有你们，弟兄，快回屋去隐蔽。”

但他的话未引起注意，因此没人开枪，于是这最后一个海盗便逃之夭夭了，和其余的人一起消失在了林子里。在三秒钟内，这群进攻者什么也没有留下，只剩了五个人倒在地上：四个在栅栏里边，一个在外边。

医生、葛雷和我全速跑回了木屋。幸存的海盗一定很快就回来收拾枪支，战斗随时都可能再次打响。

这时，屋内的硝烟已经稍稍消散，我们一眼便可看出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来。亨特倒在了他的射击孔旁，昏迷不醒。乔埃斯紧挨着他，被射穿了脑袋，一动不动。而就在屋子正中，乡绅正扶着船长，两人都面色苍白。

“船长受伤了。”特里罗尼先生说。

“他们跑掉了么？”斯莫列特先生问道。

“都想跑，你可以相信，”医生回答道，“但是有五个永远也跑不了了。”

“五个！”船长叫道，“看，这满不错。五个对三个，剩下我们四个对他们九个。”

这个差距比刚开头的时候小得多了。那时是我们七个对他们十九个，想想那时的处境，真是让人受不了啊。”

叛乱分子很快就只剩下八个了，因为那个在船上被特里罗尼先生打中的人当晚就死了。但是这一点，这忠实正派的一伙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原注

二十二 我的海上奇遇的开始

反叛者们没有卷土重来，树林中再也没听到枪声。照船长的推测，他们已经“领到了当日的口粮”，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察看伤员，准备午饭。尽管外边很危险，我和乡绅还是宁愿到门外去做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听到伤员痛苦的呼喊声和惨叫声，让人不忍人耳。

枪战中倒下的八个人中仅有三人还有微弱的呼吸——一名在枪眼旁中弹的海盗、亨特和斯莫列特船长。其中前两位已没有生存的可能了。那个海盗最终死于医生的刀下。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亨特还是没能苏醒过来。他整整挣扎了一个白天，像住在我们店里的那位老海盗中了风似地大声喘息。但是由于他的肋骨被打断了，跌倒时颅骨又被撞碎，在夜里不知何时偷偷见上帝去了。

至于船长，伤口虽然很痛，但并未击中要害部位，所以没有生命危险。他先是中了乔布·安德森一枪，子弹穿透肩肿骨，触伤了肺部，但并不严重。第二颗子弹击中了小腿，仅有部分肌肉受到损伤。医生说肯定可以复原，但今后这几个星期里，他不能走动，不能伤到胳膊，甚至于尽可能地少说话——如果他能控制住自己的话。

我的指关节偶然受的伤倒没什么。利弗西大夫给我贴上了膏药，还扯了扯我的耳朵来安慰我。

午饭后，乡绅和医生在船长身旁坐了下来，一同商讨军情。当他们商议够了，时间刚过正午，医生拿起帽子和手枪，腰上挂着弯刀，把地图放在口袋里，肩上扛着一支滑膛枪，翻过北边的栅栏，快速地消失在丛林中。

我和葛雷一同坐在木屋的另一头，听不到我们的头儿在商谈些什么。利弗西的举动使葛雷吃惊得竟然忘记了把衔着的烟斗拿下来后再放回嘴里。

“哦，我的龙王爷，”他说，“利弗西疯了不成？”

“不可能，”我说，“要是这伙人都疯了的话，也要最后才轮到他，我敢说。”

“也许吧！老伙计。”葛雷说，“他可能是没疯，要是那样的话，照你说，那就是我疯了。”

“我敢说，”我答道，“医生一定有他的打算，如果我猜对了的话，他现在要去见见本·葛恩。”

事后证明我猜中了。但目前，木屋里闷得要命，栅栏里边的一小块沙地被正午的炎炎烈日晒得像要冒出火来。我头脑中开始酝酿一个新念头，这个念头并不是那么合乎情理。我开始羡慕医生能够走在阴凉的树阴下，听着小鸟啾啾的叫声，闻着松树散发出的清香，而我则坐在这儿受着太阳的烘烤，身上的衣服汗透退的。周围流了一地血，许多尸体横在地上，我对这鬼地方的厌恶几乎同恐惧一样强烈。

我一直在洗刷木屋里的血迹和午饭的餐具。我愈洗愈厌恶这个鬼地方，

也就愈加羡慕医生。到了最后，在一个面包袋旁，趁没人注意到我，我做了逃走的第一步准备：往我的上衣口袋里塞满了干面包。

我承认我是个大傻瓜，当然会做出愚蠢可笑、鲁莽冒失的事来。但我下决心，尽全力小心谨慎地做。无论发生什么事，这些干面包至少两天内不至于使我挨饿。

然后我拿了两只手枪，因为我已有一筒火药和一些子弹，就觉得武装得够可以的了。

至于我头脑里的计划，我想不算太坏。我打算到把东面的锚地和海隔开的沙尖嘴上去，找到我昨天傍晚发现的那面白色岩壁，看看本噶恩的小艇是不是藏在那里，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件事值得去试一试。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不让我离开木屋。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不辞而别，趁人不备时，偷偷溜出去。这使得本身是对的事情因做的方式不对也变成错的了。但是我只不过是毛孩子，下定了决心就不再犹豫了。

最终正如事情发展的那样，天赐良机，乡绅和葛雷正忙于帮船长缠绑带，路就在前方。我一个箭步窜出去，翻身越过栅栏，钻进茂密的丛林中。在他们发觉前，我已逐渐远离木屋，听不到他们的呼喊声了。

这是我第二次做傻事，比前一次更草率，因为我仅撇下两个未受伤的人守卫木屋。

然而同第一次一样，这次行动又一次救了我们大家的命。

我径直朝海岛的东海岸跑去，因为我决定沿着沙尖嘴靠海的一边下去，以避免被锚地里人的察觉到。此时已过下午了，太阳还未落山，天气仍很暖和。

我继续穿行于高大的树林中，不仅可以听到前方不远处海浪拍击岩石发出的持续不断的轰鸣声，还可以听到树叶和树枝发出的沙沙声——这表明海风比平日里更强些。很快凉风阵阵袭来，我又走了几步来到树林边的开阔地，见到蓝色的大海在阳光下伸展到地平线上，翻腾的浪花在海滩上滚出许多泡沫来。

我从未看到过藏宝岛附近的海域如此平静过。阳光直射下来，周围没有一丝儿风，蔚蓝的海面上波平如镜，但沿海岸边却仍是波涛滚滚，日夜喧嚷。我想整个岛上是无处听不到这种浪花飞溅的响声的。

我怀着愉快的心情，沿着岸边走去，直到我估计已远离了南岸，才在茂密的灌木丛的隐蔽下，警惕地攀上沙尖嘴的斜坡。

我背对着大海，前面是锚地。海风耗尽了淫威，很快地平静下来，紧跟着，轻柔的海风从南面、东南面飘拂而来，携来了大团大团的雾气。在骷髅岛的下风处，铅灰色的锚地像我们初次进来时一样平静。伊斯班袅拉号停在如镜的水面上，从桅顶到吃水线以及悬挂的海盗旗都倒映得清清楚楚。

大船旁停靠着一只划子，西尔弗坐在层座上，我一眼就认出是他，还有两个人斜靠在船墙上，其中一个戴着红色的帽子，正是我几个小时前看见的那个跨在栅栏上的坏蛋。

他们显然在谈笑，由于隔得那么远——大约一英里的距离，他们谈些什么，我当然一句也听不清楚。突然，我听到一声极其恐怖的怪叫，简直难以相信世界上还有这种声音。

最初把我吓坏了，但我很快就记起那是名叫“弗林特船长”的鹦鹉在叫。它正蹲坐在主人的手腕上，根据它那亮丽的羽毛，我可以辨认出它。

不久，划子撑离大船划向岸边，戴红帽的那个家伙和他的同伙从船舱升降口走了下去。

就在这时，太阳落到望远镜山后面。由于雾聚集得很快，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我知道如果我想在今晚找到小艇，必须抓紧时间。

露出灌木丛的白色岩壁依旧在下面大约远离八分之一英里的沙尖嘴上。我花了好些时间才爬到那里，我往往手脚并用地在树丛中潜行。当我的手触到粗糙的岩壁时，夜幕几乎降下来。在岩壁的正下方有极小一块长有绿色草皮的洼地，被沙汀和高及膝部的茂密的矮树所掩盖。洼地中间果然有山羊皮做的小帐篷，有点像吉卜赛人在英国流浪时携带的帐篷。

我跳到洼地里，掀开帐篷的一角，看到了本·葛恩的小艇。这是一只再简陋不过的小艇，木料粗糙，斜底船架用毛朝里的山羊皮包起来。船小得可怜，以至于我坐在里边也很挤，真难以想像它如何能载得了一个大人。一块坐板装得极低，船头装有脚踏板，还有一支双叶划桨。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支渔船，好像是我们的祖先不列颠人制造出来的，但我的确看到了本·葛恩的这条船。它让我难以形容，只能说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手工制作的最糟糕的一条船。但是这条小船有它本身的最大的优点，它轻巧、方便。

现在既然已找到了小艇，想想我擅自离守的时间也太久了，是该回去了。但此刻我又有了另一个主意，并且感到很得意，非把它实现不可，即使斯莫列特船长想阻挡也阻挡不了。那就是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地把小艇划出去，靠近伊斯班袅拉号，砍断锚索，任它飘流到哪个岸边。我敢认定，反叛者们早晨遭到这样的痛击，定想及早出海。我想这样做要是可以阻止他们逃跑，该有多好哇。看到海盗们连一只小船也没留给守卫在大船上的人，我想这件事做起来没多大危险。

我坐下来等待天黑，用于面包饱餐了一顿。这个夜晚对于实施我的计划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浓雾已吞没了整个世界。当天空中最后一丝余光消失后，藏宝岛被黑夜吞噬了。终于我扛起那支小艇，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我吃晚饭的回地，整个锚地只能看见两点光亮。一处是被击退的海盗们在海边

洼地上升起的大火堆，另一处是隐约可见的微光，它指示着大船停泊的位置。落潮时船头转了个方向，现在船头向着我，只有船舱里透出一点灯光；我看到的仅是从尾窗中射出的强光在雾中的反射而已。

落潮已有一段时间了，我必须跋涉一段很长的沙滩（有好几次我的脚陷进了泥沙中），才走到了正在退下去的水边。在水中趟了几步后，我稍稍用力就麻利地把小船平放在水面上。

二十三 潮水急退

那只小艇对于我这样体重和身高的人来说，非常安全。我有充分的体会，直到不再用它为止。小艇既轻便又灵巧，但划起来又很别扭，好向一边偏。无论怎样划，它总是比其他船更好偏向下风方向，还来回打转，且精于此道。甚至本·葛恩自己也承认，这小船“不好对付，除非你摸透了它的脾气”。

我当然不知道它的脾气。它能转向任何一个方向，就是不肯走我要去的方向，我大部分时间坐在船的内侧，要不是有潮水帮助，我相信我这辈子也无法靠近大船。算我运气好，无论我怎样划，潮水始终把我往下冲，而西班牙褰拉号正巧在航道上，错过它也不太可能。

大船最初黑乎乎的一团出现在我面前。渐渐地显现出桅杆。帆桁和船体。紧接着由于我愈往前，退潮愈急，小船已接近锚索了，我就立刻把它抓在手里。

锚索绷得像弓弦一样紧，可见用多大的力量才把船拴住。夜色中泛着细浪的潮水在船身周围汨汨作响，犹如山间流淌的泉水。只要我用刀把锚索砍断，船就会被潮水冲走。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我忽然意识到，绷紧的绳索一经砍断，我的小船就会像被马蹄踢了一样翻进水里。这是由于小船与大船的比例相差太悬殊了。

一想到这儿，我就停了下来，如果不是幸运之神再次垂青于我，我可能会干脆放弃原来的打算。但正在此时，从东南面，一会儿又从南面吹来的微风，在夜色中转成了西南风。我正在犹豫不决时，一阵风吹来，潮水把西班牙褰拉号高高拱起。令我喜出望外的是被我抓紧的锚索松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手浸入了水中。

于是我当机立断，掏出折刀，用牙齿把它拉开，开始一股股地割断绳索，直剩下最后两股绳牵紧船身。于是我停了一会儿，静候下一阵风能再次使锚索松弛下来，以便割断最后两股。

整个这段时间，我一直听到从船舱里传出的大声谈话，但是，说句实话，我的心思一直在别的事情上，压根儿没去听。然而现在由于我没有什么事可做，便开始留心听他们讲话。

我听出其中一个声音是副水手长伊斯莱尔·汉兹的，他曾经做过弗林特的炮手。另一个声音，当然是出自那个戴红帽子的家伙。两个人显然已酒醉如泥，但还在喝。因为在我侧耳聆听时，他们中的一个推开尾窗，随着一声大喊，扔出一件东西来，我猜是一只空酒瓶。但他们不光是喝醉了，看起来还暴跳如雷，吵骂声像雹子一样，不时达到高潮。我总以为这次定会打起来，但是每次对骂都会平息下去，声音逐渐压下来，转为嘟囔声。过一会儿，危机重新爆发，但又会转危为安。

在岸上，我可以看到一大堆熊熊燃烧的篝火，从岸边的树丛中透出红光来，有人在唱一首老歌，一支单调的水手歌谣。歌谣的每一句的尾音都唱得发颤，都要降低，没完没了，除非唱歌的人自己不耐烦了才不唱了。在航行中我听到过不只一次，还记得其中两句是这样的：

七十五个汉子驾船出海；
只剩一人活着回来。

我想对于今天早上伤亡惨重的一群海盗来说，这只悲伤的调子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接下来我看到的是，这群海盗同大海一样对此毫无感觉。

终于又吹来一阵海风，大船在黑暗中侧着船身向我靠近了些，我感觉到锚索又松了一下，就用力把最后两股完全割断。

小艇只稍稍被风推了一下，我几乎一下子对准西班牙裨拉号的船头撞去。与此同时，大帆船开始慢慢掉转船身，在潮水的带动下头尾倒了个过儿。

我拼命地划桨，时刻都提心吊胆怕被大船带翻。我发现我无论怎样也不能把小艇从大船身边划开，就手撑着大船把小艇划向大船尾部，这才逃离了险境。就在我撑罢最后一桨时，我的手仍然碰到一条从后舷墙上垂挂下来的绳子，就一下子把它抓在手里。

我为什么要抓住它，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起初只是下意识的动作，但我既然已经抓住了它，并发现绳子另一端拴得很牢，好奇心开始占了上风。我决心要向船舱里面张望一下。

我两手交替地抓住绳子往大船上靠，当我估计已靠得够近时，就冒着生命危险升高大约半个身体，见到了船舱的舱顶和舱内的一个角落。

正当这时，大船和小艇正在迅速地顺着潮水向下滑，最终滑向和岸边的篝火一齐。

按水手的说法，大船嗓门大，也就是溅起的哗哗的水声不绝于耳。但是在我的眼睛高过窗棂之前，我始终弄不清楚守卫的人为什么不发警报信号。在这么不稳的小船上我只能看一眼，但只这一眼就看得明明白白：原来汉兹

和他的伙伴都用一只手掐住对方的脖子扭作一团，在做拼死的搏斗。

我又及时跳回到座板上，差一点儿就掉进水里。刹时间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两张凶神恶煞似的脸在熏黑了的灯下晃荡着，显得通红。我闭上眼睛，让它们重新适应黑暗。

没完没了的歌谣终于停了下来。篝火旁所剩无几的海盗又唱起我听腻了的那个调子：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嗬——嗬，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魔鬼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

哟——嗬——嗬，再来他郎姆酒一大瓶！

我正思量着，酒和魔鬼在这伊斯班袅拉号的船舱里想必正忙得不可开交，不曾想小艇突然一斜来了个急转弯，好像要改变航向，而这时我又突然感到小艇奇怪地加速了。

我立刻睁开双眼。我周围伴随有刺耳的流水声和波光粼粼的细浪。我始终未能脱离伊斯班袅拉号后面几码的漩涡，而大船本身好像也在摇摇摆摆地转变方向，我看见船的桅杆在漆黑的夜幕的映衬下颠了一下，就敢断定大船也正朝南转弯。

我回头一望，心吓得差点蹦出来，我背后就是红红的篝火。潮水已转向右边，把高高的大船和我那不断颠簸的小艇一并带走。水流愈来愈急，浪花愈溅愈高，潮声愈来愈响。潮水一路旋转着冲向那个狭小的口子向宽阔的海洋退去。

突然，我前面的大船猛地一歪，大约转了一个二十度的弯。几乎就在同时，从船上传来两次叫喊声，我听到了匆匆登上升降口梯子的脚步声。我知道两个醉鬼最终停止了那场搏斗，终于意识到灾难即将来临。

我趴在可怜的小艇底部，把我的灵魂虔诚地交给造物主安排。到了海峡的尽头，我相信我们必定会被汹涌的波浪所吞没，那时所有的烦恼都将消失得无影无踪。死对我来说并没什么可怕，可眼看着厄运临头却让我无法忍受。

我这样将近趴了几个小时后，不断地被海浪抛来荡去。不时地被海浪打湿衣裳，每次都担心会被下一次大浪抛入海中。渐渐地，疲倦使我在惊恐万状的情况下打起盹来，最后终于睡着了。我躺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里，梦见了家乡和我的“本葆海军上将”老店。

我醒来时天已大亮，发现自己已被冲到藏宝岛西南端。太阳已升起，但还是藏在望远镜山这个庞然大物的后面不让我看。这边的山坡几乎伸到海上，形成一堵堵峭壁。

帆索海角和后桅山就在眼前。后桅山是一座深色的秃山，帆索海角被四五十英尺高的峭壁和崩塌的大块岩石所包围。我距离海岸至多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所以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划过去靠岸登陆。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被放弃。巨浪不断地拍击着岩石后又被弹了回来，呼啸着形成一股股水柱飞射着；不断地重重地压降下来。我寻思着，如果我贸然靠近的话，不是被大浪拍死在嶙峋的岩石上就是在攀登悬崖峭壁时耗尽精力。

问题不仅于此。我看到许多可怕的、软乎乎的东西，像是奇大无比的软体蜗牛，有的在陡峭的岩壁上爬行，有的则扑通扑通跳进海里。这些怪物大约有五六十只。狂叫声在悬崖之间激荡起阵阵回响。

后来我才知道那怪物是海狮，根本不会伤人。但是它们的怪样子，加上陡峭的海岸和喷射的海浪使我畏惧得不敢再登陆。我宁愿在海上饿死也不愿冒此风险。

此时，有一个我认为比较好的办法摆在我面前，帆索海角北面的陆地上随着海水的退潮应露出一长条黄沙滩来。在沙滩以北又是另一个岬角——正是地图上标注的森林岬角，它被岸边的高大而郁郁苍苍的松林所掩盖着。

我还记得西尔弗曾经提起过，在藏宝岛的整个西海岸有一股向北的海流。从我所处的位置上看，我已经受其影响了，我决定抛下帆索海角，保持体力准备向看起来温顺得多的森林岬角靠近。

海面上泛起大片大片涟漪。从南方吹拂过来的风柔和而有力，它与海流的方向一致，因此海浪一起一伏，平稳而有节奏。

要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被海浪吞没了，但是即便如此，我这艘小得可怜的木舟能够如此轻易地闯过一道道难关也是够令人惊叹一阵子的了。我躺在船底，睁开一只眼睛从船边向上望去，常常看到一个蓝色巨浪耸立在我的头顶，小艇纵身一跃滑向浪涡处，像装上了弹簧一般。

不久我变得非常大胆，坐起来试着划桨。但只要重心稍有变动，对小船的航行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我刚挪动一下身子，小船就一反先前轻柔的舞姿，顺着海浪的坡面陡然坠落，使我眼花缭乱，紧接着船头猛地扎入下一个浪头，溅起许多浪花来。

我浑身湿透，惊恐万分，急忙躺回老地方，小艇似乎又恢复常态，带着我在海浪中温柔地前行，像先前一样。显然，划桨只能妨碍它的前进。既然我无法调整它的航向，我又怎能妄想着让它靠岸呢？

虽然这一惊非同小可，但我头脑仍然很清醒。我先是小心翼翼地用水手

帽舀出小艇内的水，然后再一次从船边向上望，看看它何以能够在海浪中如此平稳地滑行。

我发现每个浪头从岸上或大船甲板上看起来都像座平整光滑的大山，实际上却像陆地上起伏的丘陵，既有山峰又有平地 and 山谷。小艇从一个浪头滑向另一个浪头时专挑低回的地方，避开浪峰和波尖，这样才会转过来扭过去穿梭自如。

“看起来，”我思量着，“很显然我必须老老实实躺在原处，不能破坏船的平衡。

然而我也可以把桨伸出艇边，不时地在平浪处向岸边划两下。”主意已定，立刻行动。

我用胳膊肘支撑住身体，以极其别扭的方式试着躺下来，不时轻轻地划上一两下。渐渐使船头朝向陆地。

这样做起来非常累，非常慢，但是效果显著。当我靠近森林岬角时，虽然我看得出我已经错过了在那里靠岸，我还是向东划了几百码。实际上我已靠近陆地，看得见被风吹得偏向一边的绿盈盈的树梢，心想一定不能错过下一个岬角。

现在正需要找一个阴凉处靠岸，因为我已口干舌燥。火辣辣的太阳光经波浪一反射发出千倍的光热；溅到脸上的海水蒸发后形成盐分很渍嘴。这一切的一切使我喉干如焚，头痛欲裂。近在咫尺的树林可望而不可即，使我更加难以忍受这种煎熬，但潮流很快把我冲过了岬角。当下一片海面出现后，我看到的景观使我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就在我正前方不到半英里处，我看见西班牙袅拉号正在航行，我坚信他们当然要把我抓住。但我实在口渴难忍，几乎不晓得这是喜是忧，就在我还未来得及下结论的当儿，我已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

西班牙袅拉号扯着主帆和两张三角帆，美丽的白帆在阳光下银光闪闪，洁白如雪。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所有的帆都张着。它正朝着西北方航行。我猜想船上的人可能想绕过小岛转回锚地。然而现在它开始愈来愈向西偏，因此我以为他们发现了我，追来要抓住我。可是，最终它却转向风吹来的方向，转过船头处于逆风状态，无助地停泊在那儿，船帆不住地颤抖。

“一群笨蛋！”我自言自语，“他们一定醉得像死猪。”我心想斯莫列特船长定会好好教训这群混蛋。

这时，大船逐渐偏向下风处，重新张开一张帆转向另一边，快速地航行一分钟左右，接着又转向风吹来的方向，无法前进。这样周而复始地转了几次。西班牙袅拉号前前后后、东西南北横冲直撞。每次大转弯过后又恢复原状，只是船帆劈里啪啦地空飘一阵，我渐渐觉察到原来船上没有人驾驶。那

么，人都哪儿去了呢？他们或是醉得像死人一般，或是已离开大船，我思量着，如果我能登上大船的话，我可能会使它重新回到船长手中。

潮流以同样的速度带着大船和小艇向南滑行。但大船的航行让人摸不清头绪，每次在风口处都停好长一段时间，即使是没有倒退一步，也无甚进展。我若是也坐起来划船的话定能追得上它。这个想法的惊险成分刺激着我，再想到前升降口旁放置的淡水桶，我就更加信心百倍。

我刚坐起来，几乎立刻又被溅得一身水，但这次我下定决心，竭尽全力地、同时又极其谨慎地朝着无人驾驶的伊斯班袅拉号划去。有一次一个大浪冲过来使小艇积了许多水，使我不得不停下来，心里焦急得像揣着小兔子似地往外舀水。但我已逐渐习惯了，能够划着小艇在波浪中上下滑行，只是偶尔有点水从船头泼过来，溅起一股飞沫喷在我脸上。

现在我快速地靠近大船，可以看到舵柄的铜管被撞得闪着火星，而甲板上仍是不见人影。我猜想船上的人都跑光了。要不就是醉得一塌糊涂，躺在船舱里。我也许可以把他们锁在里边，然后就可以随意处置这艘船了。

有一段时间大船对我来说糟糕透了——它不再打转了。船头几乎朝向正南方，当然不时略有偏差。它每次偏离，风就鼓起部分船帆，这样就又立刻使它对准风向。我刚才说对我来说糟糕透了是因为伊斯班袅拉号尽管看起来处于寸步难行的境地，船帆劈里啪啦地像放炮，滑车在甲板上滚来滚去，乒乓直响；但它不光是以潮流的速度继续往北移动，还加上了很大的风压，因此漂得极快，我怎么也赶不上他。

但我终于得到了机会。有那么一段时间，风速慢下来，几乎感受不到。伊斯班袅拉号在潮流旋转的带动下慢慢又开始打转，终于让我看到了船尾。船舱的窗子依旧大开着，挂在桌子上的那盏灯仍然点着。主帆像一面旗子耷拉着。要不是借着潮流的带动，船定会停滞不前。

刚才有一阵儿我几乎已经看不见它；现在我加倍努力，再次向它猛追过去。

我距离它不足一百码，风又猛地刮起来。船帆鼓满风向左舷一转又滑行起来，像燕子般掠过水面。

我先是感到一阵失望，继而又转忧为喜。伊斯班袅拉号掉转船头，把它的一面船身靠近我，直到把小艇和大船的距离缩短为一半、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我已经看到波浪在船的龙头下翻腾的浪花。我从小艇上仰望大船，它显得异常高大。

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不妙。我已来不及考虑，也来不及采取措施保护自己。

当大船越过一个浪头时，小艇正处在另一个浪头上。船头倾斜的桅杆正好在我的头顶上方。我纵身一跃，小艇被踩入水中。我一只手攀住三角帆，

一只脚夹在绳索和转帆索的缝隙中。就在我提心吊胆悬在那里的時候，一下不易被察觉的撞击提醒我：大船已把小艇撞沉了。我的退路已被切断，只能留在伊斯班袅拉号上了。

二十五 我降下了骷髅旗

我刚攀上船头的斜桅，三角帆就像放炮似地啪的一声被风吹得张了起来，转向另一边。大船转弯时全身无处不震动。但紧接着，虽然别的帆还张着，船头的三角帆却又啪啦一声被风刮回，无力地垂下来。

这一震差一点把我抛下海去，我及时地顺着斜桅爬过去，终于一头跌倒在甲板上。

我处在水手舱背风的一侧，主帆仍张满了风，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后甲板的一部分。船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从内乱开始以来从未洗刷过的甲板上留有許多脚印，一只空酒瓶从颈口处被摔断，活蹦乱跳地在排水孔之间滚来滚去。

突然，伊斯班袅拉号又把船头正对风口。我身后的三角帆啪的一声响，接着是舵砰然巨响，整个船猛地一抖，简直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翻出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主帆桁晃到舷内一侧，帆脚索的滑车呻吟了一声，下风面的后甲板一下子暴露在我面前。

那里赫然是两个留守的海盗。戴红帽的那个家伙四脚朝天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龇着牙、咧着嘴，伸着两条胳膊，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伊斯莱尔靠舷墙坐着，两腿笔直地伸着，下巴耷拉在胸前，双手张开平放在他面前的甲板上，棕黑色的脸已苍白如蜡。

刹那间，大船如一匹劣马腾空跃起。帆张满了风，一会向这边，一会又向那边。帆桁来回晃动，直到帆墙难以承受，痛得嗷嗷叫。不时有阵阵浪花飞过舷墙，船头和波浪重重地撞击着。总之，这艘装备良好的大船竟然比不过我那只已沉入海底的简陋的小船稳当。因为大船晃得实在太厉害了。

船每震动一下，戴红帽的那个家伙就跟着左右滑动，叫人害怕的是：尽管船晃来晃去，他的姿势和龇牙咧嘴的怪相却丝毫不受干扰。同样，船每震动一下，汉兹的腿就伸得更远些，整个身体愈来愈靠近船尾，我渐渐看不到他的脸，最后只能看到他的一只耳朵和一络稀少蓬松的胡子。

同时，我发觉他俩身边的甲板上血痕斑斑。我开始相信他们定是酒醉后暴跳如雷，自相残杀，同归于尽了。

我正惊讶地看着这情景，船停了下来。就在这片刻安宁中，伊斯莱尔·汉

兹侧过半面身子低声地呻吟了一声，扭动了一下身子后又恢复我刚才看到他时的姿势。那一声呻吟表明他很痛苦，身体处于极度虚弱状态。他张着嘴、耷拉着下巴，让我不禁怜悯起他来。但一想到我躲在苹果桶里偷听到的那些话，怜悯之心顿时化为乌有。

我朝船尾走去，到主桅前边停了下来。

“向你报到，汉兹先生。”我嘲笑着说。

他勉强转动了一下眼珠，精疲力尽的样子，已顾不得惊讶，只嘟哝着说了句：“白兰地！”

我晓得我不能耽误一分钟。在帆桁再次晃荡着掠过甲板时，我一闪身滑到船尾，顺升降口的梯子爬进船舱。

我眼前的景象是一片混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凡是上锁的地方都被撬开了，显然是为了找到那张地图。地板上厚厚地沾着一层泥浆，也许那群恶棍从营地那边的沼泽地里跑回来后就坐在这里喝酒或商量怎样办。漆成纯白、嵌着金色珠粒的舱壁上留着泥手印。好几打空酒瓶随船的颠簸而丁丁当地碰撞着，从一个角落滚到另一个角落。医生的一本医学书被平放在桌子上，一半书页已被撕掉，我猜想是用去卷烟抽了。在桌子上方有一盏被熏成咖啡色的灯还发着微弱的光。

我走进窖舱，所有的酒桶都空了。空酒瓶扔得到处都是，多得让人感到惊奇。无疑，海盗们自从内乱以来没有一人能保持头脑清醒。

我找了半天，发现了一只酒瓶里还剩下一点点白兰地，打算拿给汉兹喝；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干面包、一些水果干、一大把葡萄干和一块乳酪。我把这些吃的都带到甲板上，放在舵柄后面副水手长够不着的地方；然后来到淡水桶旁，喝了个够；最后才把那点白兰地递给汉兹。

他一口气至少喝了四分之一品脱，然后才放下酒瓶子。

“暖！”他叹了口气，“他娘的，我刚才就缺几口这玩意儿！”

我已在角落里坐下来开始吃东西。

“伤得厉害吗？”我问他。

他咕嗜了一声，听起来更像是狗叫。

“要是那个大夫在船上，”他说，“我过不了多久就能好起来；可是我不走运，你看，现在落得这份田地。那个狗杂种死了，”他指了指戴红帽的那个家伙说，“他一点也不像水手。你是打哪儿来的？”

“哦，”我说，“我是来接管这艘船的，汉兹先生，在没有接到进一步指示之前，请把我看做你的船长。”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酸溜溜的，但什么也没说。他的两颊恢复了些血色，但是看起来还很弱，船颠簸时他的身体还继续侧向一边，贴着甲板。

“对了，”我继续说，“我不能要这面旗，汉兹先生；请允许我把它降下

来。宁可挂旗，也不能挂它。”

我再次躲过帆桁跑到旗索前，降下那该死的黑色的海盗旗，扔出船外。

“上帝保佑吾王！”我挥动帽子喊道，“让西尔弗船长见鬼去吧！”

汉兹很有心计，留心偷看我，下巴一直耷拉在胸前。

“我看，”他终于开口道，“我看，霍金斯船长，你大概打算到岸上去吧。来，让咱俩好好谈谈。”

“好哇，”我说，“我相当愿意，汉兹先生，请说下去。”我回到角落里吃东西，胃口好极了。

“这个家伙，”他向死人那边点了点头示意道，“他叫奥布赖恩，是个臭爱尔兰人。”

他跟我扯起了帆，打算把船开回去。现在他死了，臭气冲天的。我不知道该由谁来掌舵。

要是没有我指点你，你是应付不了的。只要你供我吃喝，再给我一条围巾或手绢把我的伤口包起来，我就告诉你怎样驾驶。这叫做公平交易。”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说，“我不准备回到凯特船长锚地去。我打算把船开到北汉，慢慢地把船靠到岸边。”

“那好极了！”他叫了起来，“归根结底，我也不是个笨蛋，难道我看不出来吗？我赌了一次运气，结果输得好惨，让你小子占了便宜。你说把船开进北汉，那就开进北汉，反正我也没办法！哪怕让我帮你把船升到正法码头，我也听你的，妈的！”

看来他的话似乎有点道理。我们的交易就此成交。三分钟后，我已使伊斯班袅拉号沿着藏宝岛的西海岸轻松地顺风行驶，很有希望在中午以前绕过北角，然后转回东南方向，在涨潮时赶紧开进北汉，让高涨的潮水把船冲上浅滩，再等退潮后上岸。

于是我拴牢舵柄，走到船舱里，从我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一条我母亲给我的柔软的丝绸手绢。我帮着汉兹用这条手绢把大腿上还在流血的伤口包扎好，那是被弯刀捅的。随后他吃了点东西又喝了两三口白兰地。他的精神状态明显地好转，能坐直了些，嗓门也高了，口齿也伶俐了，跟刚才简直判若两人。

风还真挺够朋友。船像鸟儿一般乘风飞翔，转眼间“轻舟已过万重山”，两岸美景尽收眼底。不久我们就驶过了高地，在稀稀拉拉点缀有几棵低矮的小松树的沙地旁滑行。

不久，我们把沙丘也抛在了后面，并且绕过了海岛最北端的一座岩石丘。

我对这项新的职务感到得意扬扬。阳光明媚，风景怡人。我现在有足够的淡水和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原来还因不辞而别感到内疚，现在由于获得这样大的胜利而倍感欣慰。

我已没有什么奢求的了。只是副水手长总是盯着我，一副看不起我的架势；我在甲板上走到哪里，他那双眼睛就盯到那里，脸还呈现出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这是一个糟老头子的微笑，一定程度上显现出他的痛苦和衰竭；但是，除此之外，他的微笑总给人一种冷嘲热讽的感觉，好像有些图谋不轨。他始终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以一种狡诈的目光向我注视着、注视着、注视着。

二十六 伊斯莱尔·汉兹

风好像是特意讨好我们，现在转成了西风。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地从岛的东北角驶到北汉的入口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锚索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敢让船停在岸滩上，必须等到潮水涨得再高些。时间真难熬。副水手长教我怎样掉转船头向风停驶，经过多次试验后终于成功地把船停下来。然后，我们静静地坐了下来，又吃了一顿。

“船长，”他终于开腔了，脸上还是那副叫人不愉快的笑容，“地上躺着的是我的老伙计奥布赖恩；让我说你还是把它扔到船外边去吧。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没因为让他见了阎王而感到良心上有什么过不去。我只觉得让他这么躺在船上很碍眼，你说呢？”

“我没那么大的劲，我也不愿意干这事。依我看，就让他在那儿呆着吧，我看挺好。”我答道。

“这条船可真不吉利——这倒霉的伊斯班袅拉号，吉姆，”他眨了眨眼睛继续说道。

“这条船上已经死了好多人——自从你我离开布里斯托尔出海以来，死了多少可怜的水手！我从来未遇到过这样倒霉的事。就说这个奥布赖恩吧，他不是也送了命吗？哎，我学问不深，你是个能读会算的小家伙，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个人就这样完了吗？人是否还能转世？”

“你可以杀死一个人的肉体，汉兹先生，但是却杀不死他的灵魂——你一定是早就知道了。”我答道，“奥布赖恩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也许正盯着我们看呢。”

“哦！”他说。“那可真晦气——看来杀人这行当简直是浪费时间。不管怎样，照我说，鬼魂又算得了什么？我定要和他较量一番，要是有机会的话，吉姆，我俩已讲明白了，现在我想让你到船舱里给我拿——妈的！那玩意叫什么来着——你给我拿瓶葡萄酒吧。吉姆，这白兰地太烈，我的脑袋受不了。”

副水手长的健忘看起来不大自然；至于他想喝葡萄酒而不是白兰地，我绝不相信。

他编造的这一切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他想让我离开甲板的意图很清楚，但他究竟目的何在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他总是避开我的视线，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时而看看天，时而瞥一眼死去的奥布赖恩。这阵子，他始终脸上堆着笑，不时伸舌头做出抱歉或不好意思的样子，连小孩子也能看得出来这家伙没安什么好心。不过我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我知道优势在我这边。对付这个愚蠢的家伙轻而易举。我很容易做到自始至终让他看不出我有任何怀疑之心。

“葡萄酒？”我说，“很好。红的还是白的？”

“我想什么样的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朋友，”他回答说，“只要烈一些、多一些就好，其它的都不挑了！”

“那好，”我答道，“我去给你拿红葡萄酒来，汉兹先生。不过我还得找一阵儿。”

说完，我急忙从升降口跑下去，一边尽量弄出很大的响声。然后，我脱了鞋，悄悄地穿过圆木走廊，登上水手舱的梯子，把头伸出前升降口。我知道他料不到我会躲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小心谨慎。果然不出所料，我的怀疑完全得到了证实。

他已离开原来的地方，用两手和两个膝盖爬行，很显然他爬行时一条腿疼得钻心——我能听出他想竭力压住呻吟声——然而他还是能够以很快的速度在甲板上匍匐前进。

只有半分钟的工夫他已横越甲板爬到左舷的排水孔那里，从盘成一堆的绳子底下摸出一把长长的小刀，可以说是一把短剑，上面的血一直染到了刀柄上。汉兹伸出下巴审视了它一会，又用手试了试刀尖，然后急忙把它藏在上衣内侧，然后又爬回墙旁的老地方。

这正是我想要知道的。伊斯莱尔能够爬行，现在他又有了武器，既然他想尽办法支开我，很显然他想把我当成他的牺牲品。接下来他想干什么——从北汉爬过海岛回到沼泽地中的营地去呢，还是想开炮通知他的同党来救他呢？这我就很难说了。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相信，那就是：我们在如何对付伊斯班袅拉号的问题上毫无利害冲突。我俩都希望它能停泊在一个避风的地方，到时候才可能不费多大劲，不冒多大危险地把它带回去。在做到这一步之前，我想我肯定不会有有多大危险。

我脑海里正思量这些事的时候，身体并没闲着。我偷偷溜回船舱，穿上鞋子，随手拿起一瓶酒作为借口，重新回到甲板上。

汉兹仍像我离开他时那样躺着，全身缩成一团，耷拉着眼皮，好像怕见光。不过我走过来时他还是抬头瞧了我一眼，熟练地砸断瓶口，照旧说一声“好运连连！”然后咕咚咕咚喝了个痛快。接着，他躺下来，取出一条烟叶，

要我切下一小块。

“给我切一块来，”他说，“我没带刀子；即使有也没劲。唉，吉姆哇吉姆，我这回可算是完蛋了！给我切一块，这也许是最后一口了，我不久就要回老家了，没错。”

“好的，”我说，“我给你切下来一点。不过我要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自己感觉要不行了的话，我一定会跪下来做祷告，这才像个虔诚的基督徒。”

“为什么？”他问。“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忏悔？”

“为什么？”我惊讶地喊道。“你刚才还问我人死后会怎样，你放弃了你的信仰，你犯了许多罪，躺在那，满身是血。眼前你脚边就有一个被你杀死的人，你还问为什么！”

求上帝饶恕你吧，汉兹先生，这才是你该做的。”

我说得有些过火了，因为我想到了他怀里揣着那把沾满血迹的短剑准备结果我。他也许喝多了些，也用异常严肃的口气回答我。

“三十年了，”他说，“我一直航海，好的、赖的、走运的。背运的、风平浪静和大风大浪、缺粮食，拼刀子，什么没见过。我老实对你讲，我从来就没见过好人有好报。我认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死人不咬活人——这就是我的看法。好了，”他忽然变了腔调，“咱们扯远了。潮水已涨得够高了，只要你听我指挥，霍金斯船长，咱们肯定会把船开进北汉的。”

我们的船只需再走两英里，但航行起来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北锚地的入口不仅又窄又浅，还东拐西拐的，因此大船要是没有高超的技术驾驶的话是开不进去的。我认为自己是个精明强干的驾驶员，我确信汉兹是个出色的领航员。我们绕来绕去，东躲西闪，擦过个个浅滩，船弄得平稳灵活，看着十分舒服。

船刚通过两个尖角，立即就被陆地包围起来。北汉的岸上同南锚地的沿岸一样，被茂密的树林覆盖着。但这里的水域比较狭长，实际上更像河湾。在船头正前方的南端，我们看见一艘船的残骸要烂得塌下来。那是一艘很大的三桅帆船，但天长日久、风吹日晒使它全身挂满湿漉漉的海藻，甲板上已扎根有灌木，盛开着艳丽的花朵，看起来则更是一片凄凉景象。但这一切表明锚地是平静而安全的。

“你看，”汉兹说，“从那里冲船上岸正合适。沙地平滑无比，一丝风也没有，周围有树，那条破船上的花开得跟花园似的。”

“但是一旦上了岸，”我问道，“我们怎么才能再把船开出去呢？”

“当然能了，”他答道，“你在潮低时拉一条绳到那边岸上去，把绳绕在一棵大树上，再拉回来绕在绞盘上，然后躺下来等着涨潮。等水涨船高，大伙一起拉绳子，船就会左扭右扭的。注意了，孩子，准备好。咱们现在已靠近沙滩，船走得太快。向右一点——对——稳住——再向右——向右一点——

——稳住——照直走！”

他这样发号施令，我聚精会神地听着，直到他突然大叫一声，“注意，我的心肝，转舵向风！”我使劲转舵，伊斯班袅拉号来了个急转弯，直冲向长有矮树的低岸。

这以前，我一直绷紧每根神经注意副水手长的一举一动，但刚才那一连串的紧张动作使我只留心船触岸的事了，完全顾不得还有生命危险。我伸长脖子探出右舷墙，看船头下面翻腾的浪花。要不是忽然感到一阵不安回过头去的话，我也许来不及挣扎就完蛋了。也许是我听到了吱嘎吱嘎声，或是眼角的余光扫到他移动的影子，再不就是出于一种猫似的本能；但是，总之我相信，当我回头望去，汉兹已握着那把短剑快到眼前了。

当四目相遇时，我们两人想必都大叫起来。但是如果说我喊出的是恐怖的叫声，那么，他发出的则像是一头蛮牛进攻时的吼叫声。就在这一刹那，他已经扑过来，我朝船头那边闪过去。我躲开时，舵柄从我手里脱掉，立即反弹回来，我想正是这样一弹才救了我的命，舵柄击中汉兹的胸部，使他一时动弹不了。

在他回过神来之前，我已经安全地离开了被他逼进的角落。现在我可以整个甲板上躲闪。我在主桅前站住，从口袋里取出一支手枪。尽管他已经转过身来，再次向我直扑过来。我还是镇定地瞄准后扣动扳机。撞针已经落下，可是既没有火光，也没有响声；原来火药被海水弄潮了。我怪自己不该这样粗心大意。我为什么不事先把我仅有的武器重新装上弹药呢？倘若如此，现在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狼狈下场，像只待宰的羔羊。

汉兹虽然受伤了，但他动作之快却令我吃惊，他那斑白的头发披散在脸前，因气急败坏，脸色通红。我没有时间试试我的另一支手枪，实际上也不想试，因为我知道这是徒劳。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能在他面前一味退却，否则他很快就会把我逼到船头上去，正像刚才他几乎把我逼到船尾上去一样。一旦叫他抓住，他那把血淋淋的短剑的九或十英寸钢刃，将会是我有生以来尝到的最后一种滋味。我抱住相当粗的主桅等着，每一根神经都绷紧了。

他看到我有躲闪的意图，也停了下来。有一会儿时间他假装要从这边或那边围过来抓住我。我就相应地忽而向左闪，忽而向右闪。我经常在老家黑岗湾的岩石旁做这种游戏。但是，不用说，那时心可没像现在跳得这么厉害。然而，正像我说的，这是小孩子的把戏，我想我决不会输给一个腿上受了伤的老水手。事实上，我的勇气开始高涨，甚至开始盘算猜测事情的结局；我看得出我能够周旋一段时间，但最终逃生的希望却很渺茫。

就在这种情况下，伊斯班袅拉号突然一震，摇摇晃晃冲上浅滩，船底擦到了沙地上，船身迅速地左舷倾斜，直到甲板成四十五度角竖了起来，大

约有一百加仑的水从排水孔涌进来，在甲板和舷墙之间形成了一个水池子。

我俩一时间都失去了平衡，几乎扭在一起滚向排水孔，戴红帽的那个家伙仍然伸着两条胳膊，也直挺挺地随着我们滑了过去。我和副水手长挨得那么近，以至于我的头咚地一声撞在了他的脚上，差点把我的牙撞掉。尽管如此，我还是先站了起来，因为汉兹被尸体缠住了。船身突然倾倒使甲板上没有地方可以躲闪。我必须想出新的办法逃命，并且一秒钟也不能耽搁，因为我的对手几乎就要扑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一跃身爬上后桅支索的软梯上，两手交替着一节一节向上爬，直爬到桅顶横桁上坐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多亏我动作敏捷才得以脱身。我向上爬的时候，只见剑光在我下面不足半英尺处刷地一闪，刺了个空。伊斯莱尔·汉兹张口仰面站在那里，惊呆沮丧得如同一座雕像。

现在我可以暂时歇口气，我抓紧时机把手枪换上弹药。一支已准备好，但为保险起见，我索性把另一支手枪也重新装上弹药。

汉兹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来这一手，他开始明白这下时局对他可不利。但是一阵犹豫过后，他竟然也拖着沉重的身体费力抓住软梯往上爬，剑衔在口里。他爬得很慢，忍着疼痛，拖着那条受伤的腿好不容易爬上来。我已经把两支手枪都重新装好了弹药，他才刚刚爬了三分之一。于是我两手执枪，开始对他喊话。

“汉兹先生，”我说，“你再敢爬一步，我就打烂你的脑袋！你知道死人不咬活人的。”我忍住笑添了一句。

他立即停了下来。从他面部肌肉的抽动我可以看得出他正在冥思苦想。我倚仗我处在新的安全的地方，不禁大声嘲笑他想得太慢太费劲了。他咽了几口唾液才开口，脸上还带着极度困惑的表情。为了说话，他取下衔在口里的短剑，但仍保持原来的姿势。

“吉姆，”他说，“我想让我们来定个君子协定吧，你和我，彼此都耍了不少花招了。要不是船突然倾斜，我早就干掉你了。但是我不走运，实在是倒霉。看来我不得不服了。一个老水手败在你这样一个刚上船的毛孩子面前，真让人心里不好受，吉姆。”

我正陶醉于他这番讨好中，得意扬扬的样子像一只飞上墙的公鸡。忽然，只见他的右手向背后一挥，不知何物在空中嗖的一声像箭一般飞过来。我感到自己挨了一刀，接着一阵剧痛，一只肩膀竟被钉在桅杆上。痛得我大吃一惊。我的两支手枪顷刻间一齐射响，接着又都从我手中掉下去。我究竟是不是有意识地扣动了扳机，我说不清楚。但我敢肯定我并未有意识地瞄准。但是，掉下去的不只是我那两支手枪，随着一声从喉咙中卡出的叫喊，副水手长松开了抓住软梯的手，一头栽进水里去了。

二十七 八个里亚尔

由于船身的倾斜，桅杆都伸出水面上方很远。我坐在桅顶横桁上，下面只有一湾海水。汉兹刚才爬得不高，或是说离甲板不远，因此掉在我和舷墙之间的水里。他曾从鲜血染红的水沫中浮起一次，随后就又沉了下去，再也没浮上来。当水面恢复平静后，我看见他躺在船身侧影下，在澄净的沙底上缩成一团，有一两条鱼从他身旁游过。有时由于水微微颤动，他好像也稍稍动了几下，像是要站起来。但是他确实是死了，不管怎么说，他是被枪击中后又掉进水里淹个够呛。他本打算在这个地方把我干掉，没料到自己倒喂了鱼。

我刚肯定这一点，便开始感到恶心、头晕、恐慌。热血从背上胸前淌下来。把我钉在桅杆上的短剑像烙铁一般灼热难忍。然而，让我惊慌恐惧的倒不是这点皮肉之苦，老实说，这点痛苦我可以一声不哼地挺过去，我怕的是从桅顶横桁上掉进平静的碧水中，挨在副水手长的尸体旁。

我用双手死死抓住横桁，直弄得指甲疼痛。我闭上眼睛，不敢正视。渐渐地，我神志清醒过来，心跳恢复正常，又有了自制力。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把短剑拔出来，但也许它在桅杆上插得太深或是我力不从心，只好放弃这个念头。我猛地打了个寒战。说来也怪，正是这个寒战起了作用。那把短剑事实上差一点就伤不到我；它只擦着我一层皮，我这一哆嗦就把这层皮撕断了。血当然比先前淌得更厉害，但是我又自由了，只有上衣和衬衫还钉在桅杆上。

我猛地把衣服也从桅杆上扯了下来，然后从右舷软梯又回到甲板上，我已饱受惊吓，浑身颤抖，再也不敢从支在船外的软梯上下去，伊斯莱尔刚才就是从这里掉下水去的。

我下到船舱，想法子包扎伤口。肩膀疼得厉害，血还不停地淌。但伤口不深，没什么危险，也不太妨碍我活动胳膊。我向四周看了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条船属于我的了，因此我开始考虑清除船上的最后一名乘客——奥布赖恩的尸体。

我刚才说过他已滑到舷墙边，躺在那里像个丑陋可怕的木偶，跟真人一样却没有一丝血色，也无活人的生气。处于这种状态的他很容易对付，我已习惯处于惊心动魄的悲惨境地，见了死人一点也不知道害怕，我拖住他的腰，像提一袋麦皮那样举起来用力扔出了船外。他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红帽子掉下来，飘在水面上，等水面刚一平静下来，我就看到他跟伊斯莱尔肩并肩挨着，两人都在水的颤动下微微晃动。奥布赖恩虽然还很年轻，头却秃得厉

害。他躺在那儿，光秃秃的脑袋枕在杀死他的那个人的膝盖上，一些鱼在他俩上方很快地游来游去。

船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潮水刚开始转回，太阳只差几度就要落山，西海岸的松影开始向锚地渐移渐近，最终映在甲板上。晚风吹起来，虽然有东面的双峰山挡着，船上的索具开始嚶嚶轻唱，闲着的帆也来回晃得啪啦啪啦响。

我开始感到船面临着危险。我迅速放下三角帆扔到甲板上，但却难以对付主帆。船倾斜时，主帆的下桁当然斜到了船外，桅杆头连同两英尺左右的帆平垂在水下。我想这使得船更加危险。但是帆篷绷得那么紧，使我简直束手无策。后来，我终于掏出刀子割断升降索。桁端的帆角立即落下，松弛的帆挺着大肚子漂浮在水面上。我无论如何用力也拉不动帆索，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除此以外，西班牙袅拉号只好听天由命了，就像我一样。

这时整个锚地都笼罩在薄暮中，我记得夕阳的最后一丝余光穿过林间照在一片空隙开满鲜花的破船残骸上，像宝石样闪闪发光。我略感寒意，潮水很快地退回大海，大船愈来愈倾斜，眼看就要倒下去。

我爬到船头上向舷外看了一下。水已够浅了，我用两只手抓住断了的锚索以保安全，小心谨慎地翻到船外。水深仅及腰部，沙地坚实，有起伏的波浪。我神采奕奕地登上岸，撇下在海湾水面上张着主帆、歪倒向一旁的西班牙袅拉号。差不多与此同时，日落西山，暮霭沉沉，在摇曳的松林间可以听到丝丝的风声。

至少，我总算从海上回到了陆地，而且不是空手回来的。船上反叛的海盗已被肃清。

现在船横在那里，随时可以载着自己人重新回到海上去。我恨不得立即回到寨子里夸耀我的功劳。也许我会因为擅离职守而受到指责，但夺回西班牙袅拉号则是最有力的答复。

我希望就是斯莫列特船长也会承认我没有浪费时间。

我这样想着，心情好得不能再好。我开始朝木屋和我的同伴们所在的方向出发。我记得流入基德船长锚地的几条小河中最东的一条发源于我左边的双峰山。于是我就折回那座小山，打算在源头趟过小河。这里树木稀疏，我沿着较低的斜坡走，不久就绕过山脚。又过了一会儿，我趟着仅及小腿一半深的水过了小河。

这里已靠近我遇到放逐荒滩的本·葛恩的地方。现在我走得比较谨慎，眼睛留意着两边。天完全黑下来，当我通过双峰之间的裂谷时，我注意到天空有反射的光，我猜想是那个岛中人在烧得很旺的篝火前做饭。然而我心中暗暗纳闷，他太粗心了，我都能看到火光，难道住在岸边沼泽间的营地里的西尔弗就看不到吗？

夜色越来越深，我只能大致向我的目的地前进。我背后的双峰山和我右

侧的望远镜山轮廓愈来愈模糊，星星稀少而又暗淡。我走在低地上，常被灌木绊倒，滚进沙坑里。

忽然间，我周围有了一些光亮。我抬头一看，苍白的月光照在望远镜山的山峰上。

随后，只见银盘似的东西从树丛后很低的地方徐徐升起，是月亮出来了。

我借着月光想赶快走完余下的路，走一阵，跑一阵，急于靠近寨子。不过，当我走入栅栏外围的树丛时，则没敢冒冒失失的，而是放慢了脚步，加小心了些，心想万一被自己人误伤的话，那我的惊险历程的结局就太惨了。

月亮愈升愈高，在树林较为稀疏的地方，处处洒有清月色。但在我正前方的树丛中，却出现与月光不同的亮光。这是一种炽热的红光，忽而又暗淡下来，像是篝火的余烬还在冒烟，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终于来到寨子所在的林中空地边上。空地的西缘已沐浴在月光下，其它包括木屋在内的部分，还笼罩在黑影中，但也被一道道银色月光穿透，像是黑白相间的棋盘。在木屋的另一面，一大堆火已经烧得只剩下透明的灰烬，反射出通红的光，与柔和恬淡的月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一个人影也没有，除了风声，一片寂静。

我停了下来，心中直纳闷，也许还有点害怕，这么大的火不可能是我们点的。按船长的命令，我们非常节约柴禾。我开始担心是否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

我偷偷地绕到东端，尽可能躲在阴暗处，选择一块最暗的地方翻过栅栏。

为了确保安全，我趴在地上，用双手和膝盖一声不响地爬向木屋的一角。当我挨近那儿的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放下来。打鼾声本不中听，在平时我常抱怨人家打呼噜，但现在听到我的同伴们熟睡中一齐发出这样安宁的响声，听起来简直像奏乐，航行时值夜人那动听的“平安无事”的喊声也没有这样令人放宽心。

不过，有一点是无需怀疑的，他们的岗哨放的太不像样了。要是西尔弗一伙人现在偷袭我们的话，肯定没有一个人能活到天亮。我认为这是船长负了伤的结果，于是我又一次责怪自己，不该在几乎派不出人放哨的时候撇下他们，使其面临这样的危险。

此时，我已经爬到门口站了起来。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除了能听到不断的呼噜声外，还能听到一种不寻常的响动，像是什么东西在扑扇着翅膀或啄食，我无法解释明白。

我伸手摸索着移步走出木屋，打算躺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心中暗暗在笑，准备欣赏他们明天早晨发现我时脸上惊讶的表情。

我在什么软乎乎的东西上绊了一下，那是一个人的腿。他翻身嘟囔了一句，但没醒。

这时，忽然从黑暗中响起一个尖锐的声音。

“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

这声音一直持续下去，既不停，也不走调，像一架极小的风车转个没完。

这是弗林特船长——西尔弗的绿鹦鹉！我刚才听到的原来是它啄树皮的声音。原来是它在放哨，而且比任何人尽职尽责。原来是它用这样不断的重复来发出警报，暗示我的到来。

我根本来不及恢复镇定。睡着的人被鹦鹉刺耳叫声惊醒后一个一个跳起来，我听到西尔弗那可怕的咒骂声：

“什么人？”

我转身想跑，但猛地撞到一个人，刚退回来，又正好撞在另一个人怀里，那人立即紧紧抱住我。

“狄克，快拿火把来。”西尔弗吩咐道，看来我的被俘已成事实。

有人从木屋走出去，很快就带着一支火把回来了。

二十八 身陷敌营

火把的红光照亮了木屋的内部，我所料想的最坏的局面呈现出来。海盗们已占领木屋和补给品，一桶白兰地、猪肉和干面包都放在老地方，但使我万分恐惧的是没见到一名俘虏，我只能假定他们已全部遇害。我为自己没有能与他们同甘共苦而遭到良心的强烈谴责。

屋中一共只有六名海盗，此外活着的那个也死了。其中五个突然从醉梦中跳起来，满脸通红，杀气腾腾。第六个刚刚用胳膊撑起身子，面色死灰，缠在头上的绷带渗出血迹来，说明他是新近受伤的，而包扎伤口的时间则更近一些。我记得昨天枪战中被击中后逃回树林里去的那名海盗肯定就是这个人。

鹦鹉蹲在高个儿约翰肩上用嘴整理着身上的羽毛。西尔弗本人看起来面色更加苍白，脸部肌肉绷得比平时更紧。他还穿着跟我们谈判时穿的那套漂亮的绒面礼服，但衣服上蹭了不少泥，还被带刺的灌木扯破了好几处，远不如那时气派。

“哦，”他说，“原来是吉姆·霍金斯呀，好哇！上这儿来做客啦？来的好，欢迎欢迎！”

他在白兰地桶上坐下来，开始装一斗烟。

“让我借个火，狄克，”他说。在点着了烟斗后，他又加了一句：“行了，伙计，把火把插在柴堆上吧。诸位，你们可以随便些！不必站在那儿，霍金

斯先生不会介意的，你们可以相信我。我说，吉姆，”他吸了一口烟，“你来这里真使我可怜的老约翰喜出望外。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看出你是个机灵的小家伙，但这会儿你来，我却实在弄不明白为什么。”

我想对于这些话我还是一言不发为妙。他们把我按在墙壁上，背靠着站在那儿，我正盯着西尔弗的脸，表面上毫无惧色，但心里已经绝望了。

西尔弗不动声色地吸了一两口烟后又侃了起来。

“吉姆，既然你已来到这儿，”他说，“我想同你好好聊聊心里话。我一向很喜欢你，你是个有脑子的小家伙，就跟我年轻漂亮的时候一样。我一直希望你能加入我们这边，得了财宝分给你一份，保你一辈子吃不完用不尽。现在你到底来了，好孩子。斯莫列特船长是个好航海家，我一直这样说，可是他太墨守成规。他常说‘尽职尽责，尽职尽责’，这话在理儿。可你竟撇下你们的船长，一个人跑了。大夫对你恨得咬牙切齿，骂你是个‘没良心的狗东西’。说来说去，你不能再回到那边去了，因为他们不再想要你。除非你自立门户，做个光杆司令，否则你就不得不加入我西尔弗一伙。”

还好，我的朋友们还活着。虽然西尔弗的话我有一部分相信，比如他说大夫他们对我擅自逃跑极为恼火，但听了这番话，我与其说感到难过，毋宁说感到欣慰。

“你落到我们手里，这不用我说，”西尔弗继续讲下去，“你自己也清楚，我主张心平气和地讲道理，我以为强行逼压没有什么好处。你要是想干就加入我们这伙；你要是不干，吉姆，你尽可以回答不干，我绝不强求。伙计，要是哪个水手能说出比这更公道的话，让我不得好死！”

“你要我回答吗？”我问，声音颤微微的。我感觉在这番捉弄人的言语背后隐藏着随时致我于死地的威胁。我的两颊发热，心蹦蹦跳。

“小家伙，”西尔弗说，“没人强迫你，好好想想。我们不催你。伙计，你看，跟你在一起的时间过得总是很愉快的。”

“好吧，”我说，渐渐胆子也大起来，“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想说我有权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为什么在这儿，我的朋友哪去了？”

“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海盗用低沉的声音嘟囔着，“鬼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问你，你还是给我闭上你那臭嘴，朋友。”西尔弗狠狠地喝住开口的人。接着他还是用先前那种文雅的语气回答我说：“昨天早上，霍金斯先生，利弗西大夫打着白旗来找我们。他说，西尔弗船长，你们被扔下了。船已经开走了。是的，也许乘我们喝酒唱歌的当儿。他们把船开走了。这一点我不否认。至少我们没有谁发觉。我们跑过去一看，船果真不见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一群傻瓜蛋干瞪着眼时的傻样，你尽量相信我的话，没有比这帮家伙更蠢的了。大夫说，那好，让我们谈谈条件吧。我跟他讲妥了条件，我们到

这里来，补给品、白兰地、木屋，还有多亏你们想得周到的劈好的柴禾，用我们的话说，一条船从桅顶到龙头都归我们所有。至于他们，反正已离开此地，现在他们在哪儿，我可不知道。”他又不紧不慢地吸了几口烟。

“为了免得你误会，条约中也把你包括在内，”他继续说，“我可以把当时最后几句话告诉你。”我问：“你们一共几个人离开？”他说：“四个人，其中一个受了伤，至于那孩子，不知他跑哪儿去了，我管不了那许多了。想起他我们就生气。大夫就是这么说的。”

“就这些吗？”我问。

“可以让你听的就这些了，我的孩子。”西尔弗答道。

“现在就要我做出选择，是不是？”

“对，现在就决定，你可以相信我。”西尔弗说。

“好吧，”我说，“我不是个傻瓜蛋，不至于不知道该选择哪条道。我不在乎，你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自从认识你们以来，经我看到的就死了不少人。不过有几件事我要对你们讲。”我说，我这时非常激动：“首先，你们在这儿的处境不妙，船丢了，财宝丢了，人也丢了；你们整个计划都弄糟了。如果你们想知道是谁干的——告诉你们是我！”

是我在发现陆地的那天晚上，躲在苹果桶里听到了你约翰，还有你狄克·约翰逊，还有现在已沉海底的汉兹的谈话，不到一小时我就把你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告诉了船长。至于那条船，也是我割断绳索，杀死了你们留在船上看守的人，是我把船开到你们任何人都见不到的地方。该嘲笑的是你们，这件事，刚开始我就占了上风。你们在我看来并不比一只苍蝇可怕，要杀要放随你们的便，我只想提一句，如果你们因为当过海盗受到审判，我将尽我所能救你们的命。现在该轮到你们选择了。再杀一个，这对你们没什么好处，要是放了我，留下一个证人，还可以让你们免受绞刑。”

我停下来歇了口气，因为我已说得上气不接下气。使我惊奇的是，他们一动不动，像一群绵羊似地盯着我。趁他们仍盯着我看的时候，我又讲开了。

“西尔弗先生，”我说，“我相信你是最聪明的人。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烦你让大夫知道我是怎么牺牲的。”

“我会记住的。”西尔弗说。他的语调令人费解，我这辈子也弄不明白，他究竟是在笑话我提出的请求呢，还是被我的勇气打动了呢。

“我还可以添一桩事，”一个面似红松的老水手说。他姓摩根，我是在高个儿约翰开设在布里斯托尔码头上的酒店里看见他的。“是他认出了黑狗。”

“对了，还有，”船上的厨子又添了一句，“我还可以加上一件：就是这小子从比尔·彭斯那儿弄走了地图。总而言之，我们的事坏就坏在吉姆·霍金斯的手里！”

“那就送他上西天！”摩根说着骂了一句。

他拔出刀子跳了起来，好像二十岁的小伙那样激动。

“站住！”西尔弗喝道，“你是什么人，汤姆·摩根？你大概以为你是一船之长吧？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跟我作对，我就送你到死在你前面的那些人身边去。三十年来，凡是跟我过不去的人，有的被吊上帆桁顶上，有的扔到了海里，都喂了鱼。还没有谁敢跟我较量较量，否则他会有好日子过的。汤姆·摩根，不信你就走着瞧。”

摩根不言语了，但是其他人还在那儿嘀嘀咕咕的。

“汤姆说的对。”一个人说。

“我听别人的话听够了，”另一个补充说，“要是再让你牵着鼻子走，约翰·西尔弗，我宁愿被绞死。”

“诸位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西尔弗吼道，从酒桶上弯身向前，右手握着还未灭的烟斗。“有话就讲，你们又不是哑巴，想说的就站出来。我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到头来能让一个酒囊饭袋在我面前吵吵嚷嚷？你们晓得你们都是凭命运过日子，应该懂得这行的规矩。我准备好了，有能耐的把弯刀拔出来比试比试！虽然我只有一条腿，我要在一袋烟烧光之前，让他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没有一个人动弹，没有一个人咬一声。

“你们可真算是好样的，嗯？”他又说了一句，把烟斗重新叼在嘴上。“瞧你们那副德性，站出来较量较量都不敢，连话都听不懂。我是你们推选出来的船长。我当船长是因为我比你们高明，高出一海里。既然你们不想像一个真正的海盗那样跟我较量，那就听我的，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我喜欢那孩子，我还没见哪个孩子比他更聪明。他比你们这群胆小鬼中任何两个加在一起都更像男子汉。我倒要看看，谁要是敢碰他一下，我就对他不客气，信不信由你们。”

接着是一阵持续很久的沉默。我靠墙边站直了身，心还像敲鼓似的咚咚跳，但心中还闪现出一线希望。西尔弗双手交叉倚墙而坐，烟斗斜叼在嘴角上，像在教堂里一样平静。然而两只眼睛却滴溜溜地乱转，眼梢始终监视着那帮不顺从的家伙。那些海盗逐渐退到木屋的另一端，聚在一起，他们交头接耳的低语声一直像小河流水般源源不断地传到我耳朵里。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抬头看看我们，这时，火把的红光就会把他们紧张的脸孔照亮一两秒钟。他们的视线对着的是西尔弗而不是我。

“你们好像有许多话要讲，”西尔弗说着向老远的空中啐了一口，说：“说出来让我听听，要么就闭嘴。”

“请原谅，先生，”一个海盗应声答道，“你经常不遵守这一行的好些规矩，也许有些规矩你最好还是注意些好。大家都对你不满。我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我们有同其他船上水手一样的权利——我就是敢这样说。根据你自己

定下的规矩，我认为我们可以谈谈。请你原谅，先生，因为我承认目前你是我们的船长，但是我要行使我的权利：到外面去商量一下。”

这个大家伙，是个黄眼珠、三十四五岁的丑八怪，他向西尔弗敬了个很像样的水手礼，拖着脚步向门外走去，其余的几个家伙也跟着他离开屋子，每个人经过西尔弗的身边都敬个礼，打声招呼。“按规矩，”有人说。“去开个水手会。”摩根说。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都走了出去，只剩下我和西尔弗在火把旁。

船上厨子立即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

“现在你看，吉姆·霍金斯，”他用勉强可以听到的声音在我耳边低语道，“你的生命正处在紧要关头，更可怕的是可能要受刑，不能让你痛快地死。他们打算把我推翻。

不过，你也看到了，我一直在想尽办法保护你。起初我并没这个意识，是你的一番话提醒了我。我失去了那么多到头来还得上绞架，真让我失望。但我觉得你说得对。我心里对自己说：你替霍金斯说句公道话吧，约翰，将来霍金斯也会替你求情的。你是他最后一张王牌，这是事实。约翰，他能帮你忙！以恩报恩嘛，我说，你救了他这个证人，他自会搭救你的性命！”

我模模糊糊地开始明白他的意图了。

“你是说一切都完了吗？”我问。

“当然完了，老天作证，我说着了！”他回答说。“船丢了，脑袋也保不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那天我向海湾一看，没见到我们的船，吉姆·霍金斯，我知道这下子完蛋了，虽然我是个很不服输的人。至于那些饭桶，相信我，他们胆小如鼠，狗屁不如。

我定会竭尽全力从他们手里把你救下来。但是你看现在，吉姆——你得以德报德——你可不能对不起我老约翰。”

我十分吃惊，看起来希望这么渺茫的事——他这个不折不扣的老海盗也想到了。

“能做的，我一定做到。”我说。

“就这么定了！”高个儿约翰高兴地喊道，“你的话像个大丈夫。娘的，我有机会活过来了。”

他一瘸一拐走到插在柴堆上的火炬旁边，重新点着烟斗。

“相信我，吉姆，”他走过来后说，“我是个有头脑的人。我现在已站到乡绅的一边。我知道你把船开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干的，但船肯定是安全的。我猜汉兹和奥布赖恩的尸体已泡烂了。我一直信不过这两个家伙。你记着：我什么也不问，我也不希望别人问我。我知道自己输定了，我也知道你是个可靠的小家伙。啊，你是这么年轻。你和我一起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他从酒桶里倒了些白兰地。

“你要不要尝两口，伙计？”他问。我谢绝了。“那我就自己喝一口，吉姆，”他说，“我需要精神精神，麻烦事还多着呢。说起麻烦，我倒要问你：吉姆，大夫为什么把那张地图给了我？”

我脸上现出惊讶的表情，绝非做作。他明白再问已没有什么必要了。

“真的，他把地图给我了，”他说，“不过这里定有学问，毫无疑问。吉姆，是好是坏就不知道了。”

他又喝了一口白兰地，摇了摇他那大脑袋，像是预先知道了未来凶多吉少。

二十九 黑券又至

那几个海盗商量了半天，其中一个才回到木屋来，再次向西尔弗敬了个礼（在我看来，略带点讽刺意味），想借火把暂用一下。西尔弗爽快地同意了，于是这个使者又出去，把我们留在漆黑的木屋中。

“要刮风了，吉姆。”西尔弗说。这次，他对我已变得非常友好和亲见。

我走到最近的一个枪眼旁边向外看。一大堆火也烧得差不多了，烧剩下的灰反着又低又暗的光，我这才明白那些密谋者为什么要借火把。他们在木屋和栅栏之间的斜坡上聚成一堆：一个拿着火把，另一个跪在他们中间。我看见一把拔出的刀子在月光和火把下反射出五颜六色，其中几个像是俯身看着他在做什么；我只能看到他手里还拿着一本书。我正在纳闷他这会儿怎么会拿着这东西。这时，跪着的那个人已从地上重又站起来，于是他们全体一齐向木屋走来。

“他们过来了。”我说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让他们发觉我在偷看，将有损于我们的尊严。

“让他们来吧，孩子，让他们来吧，”西尔弗高兴地说，“我还留着一手对付他们呢。”

门开了，五个人站在屋门口挤做一堆，把其中一个往前一推。他慢慢地走过来，每跨一步都要犹豫一下，向前伸出的右手握得紧紧的，要是在平时的任何场合，你看着一定会觉得可笑极了。

“过来，伙计，”西尔弗喊道，“我不会吃了你的，把东西递给我，你这个傻大个儿。我懂得规矩，我不会难为一个使者。”

经他这么一说，那个海盗胆子大了点。他加快脚步走上前来，把一件东西放在西尔弗手中，然后麻利地回到同伴的身边。

厨子看了看交给他的东西。

“黑券！不出所料。”他说。“你们从哪儿弄来的纸？天哪，糟了，你们看看，这下完了！闯大祸了。你们是从《圣经》上撕下来的，是哪个混蛋干的？”

“糟了！”摩根说，“糟了！我说过什么来着？这事准定没有好结果，让我说着了不是？”

“哼，这大概就是你们刚才商量决定的。”西尔弗继续说：“现在你们个个都不得好报。《圣经》是哪个王八羔子的？”

“狄克的。”一个海盗说。

“狄克，是你的吗？那就让狄克祷告吧。”西尔弗说，“狄克的好运这回算是到了头。你们瞧着我说的对不对。”

但这时那个黄眼珠的大个子插了嘴。

“收起你那套唬人的鬼话，约翰·西尔弗。”他说，“大伙一致决定按老规矩把黑券给你，你也按规矩把它翻过来看看上面写着什么，然后再说。”

“谢了，乔治，”厨子应道，“你一向办事干脆，而且我很高兴地看到，乔治，你把规矩牢记在心。好吧，不管怎么说，让我看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啊！‘下台’，是这么回事吗？字写得漂亮，跟铅印的一样，我敢保证，乔治，这不是你写的吗？你在这伙人中间的确是出类拔萃，你会当选下一届船长的，我不觉得奇怪。再将火把借我用一用，好吗？这烟斗吸起来不大通畅。”

“行了，”乔治说，“你休想再骗人。你凭三寸不烂之舌尽装好人，可现在不顶用了。你还是从酒桶上跳下来，让我们投票选举。”

“我还以为你真懂规矩呢，”西尔弗轻蔑地回了几句，“你要是不懂的话，我教你。

别忘了，眼前我还是你们的船长。我要在这里直等到你们提出对我不满意的理由来，我再给你们答复。眼下的黑券连口饭都不顶。这以后，咱们再走着瞧。”

“哦，”乔治答道，“你尽管听着，我们都照实说。首先，这趟买卖都让你给弄砸了，要是你敢推卸责任，算是一条好汉。其次，你让敌人白白溜出了这个鬼地方，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想离开，但显然他们是希望这样的。再其次，你不让我们追击。哦，我们算把你看透了，约翰·西尔弗，你想脚踏两只船，这就是你的错处。还有最后一条，你竟偏向这小子。”

“还有吗？”西尔弗沉着冷静地问道。

“这些就足够了，”乔治反击道。“你这么不仁义，我们不会落得什么好下场，早晚得死在烈日下，被晒成鱼干。”

“好吧，现在我来答复这四条，让我一条一条地解释。你说这趟买卖都坏在我身上，是不是？你们都晓得我想要干什么，你们也知道，如果一切顺

利的话，今晚我们早就该回到伊斯班袅拉号船上，一个人也不会送死，稳稳当当的，而且我担保船舱里会装满了金银财宝！可是是谁碍了我们的事儿？是谁逼我下台，是你们选出来的合法船长吗？是谁在我们上岸的头一天就把黑券塞到我手里，弄这么个鬼把戏？啊，这把戏可真绝——也算上我一个。还真像伦敦城外正法码头上脖子上套着绳圈跳舞的水手玩的那套把戏。

这到底是谁领的头？嗯，是安德森、汉兹还有你乔治·墨利！在这帮惹是生非的家伙中间，你是最后一个喂鱼的。你这个坏事的家伙居然还不要脸想谋权篡位当船长。老天有眼！这简直比天方夜谭还荒唐。”

西尔弗停顿了一下，我从乔治及其同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西尔弗这番话没白说。

“这是第一条，”被指控的西尔弗喊将起来，抹去额头上的汗，大嗓门震得房子直响。“哼！告诉你们，我懒得跟你们说话。你们不明事理，还没记性，我真弄不懂你们的爹妈怎么会放心让你们到海上来做水手、碰运气！我看你们只配做个裁缝。”

“往下说，约翰，”摩根说，“另外几条呢？”

“啊，另外几条！”约翰反驳道，“好像罪过不少，是不是？你们说这趟买卖跑砸了，天老爷啊，你们要是知道事情糟到什么地步的话，你们就会明白了！咱们上绞架的日子不远了，想起来脖子就发硬。你们也许见识过：戴着锁链的犯人绞死在半空中，大鸟绕着尸体飞。会有水手趁涨潮出海时指着问：‘那是谁？’有人会回答说：‘那个，当然喽，那是约翰·西尔弗，我跟他熟得很。’这时你会听到尸体上的锁链被风吹得丁当响。直到船开到下一个浮标处还听得到。咱们都是爹娘的亲生骨肉，为什么要落到这样的下场呢？这都得感谢乔治·墨利，感谢汉兹，感谢安德森和你们中另外一些干蠢事的傻瓜们。如果你们要我答复有关这个孩子的第四条，那就听我的！他难道不是一个很好的人质吗？为什么不利用他一下呢？不，这不是我们的做法。他也许是我们最后一线希望，我看很有可能。杀了那孩子？我不干，伙计们！还有第三条，是不是？嗯，这第三条还真有些谈头，也许你们还有良心没忘了一位真正大学毕业的大夫每天来看你们这件事吧。你，杰克，脑袋开了花；还有你，乔治·墨利，不到六小时就跑肚一次，直到现在两眼还黄得跟桔子皮似的。难道你们忘了吗？也许你们没料到会有船来接他们吧？但确实有，用不了多久；到那时你们就会知道人质的用处。至于第二条，你们怪我为什么这么做，可明明是你们跪在地上爬到我跟前求我答应的。当时你们愁得要命，要不是我做了这笔交易，怕是你们早就饿死了！但这还是小事。你们往这儿看，这就是为什么！”

说着，他把一张纸扔在地板上，我立刻认出来那就是我在比尔·彭斯箱子底里发现的用油布包着的泛黄的地图，上面有三个红色的叉叉。我实在想

不出为什么大夫要把这张地图给他。

但是，如果说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无法解释的话，那么，剩下的那帮叛徒看到地图时的表情则更加难以置信。他们像一群猫发现一只耗子似地扑向那张纸，你抢我夺，扯来扯去，垂涎三尺地争着抢着看地图。听他们的叫骂声、呼喊声和孩子气的笑声，你也许以为他们不光是摸到了金银财宝，甚至已经安安全全地装在船上扬帆返航了。

“是的，”其中一个说，“这的确是弗林特的图。这‘杰·弗’两个字，还有下面的一道线和丁香结，正是他签名的花样。”

“这当然好，”乔治说，“可我们没有船，怎么把财宝运走？”

西尔弗腾地跳起来，用一只手撑在墙上，喝斥道：“我警告你，乔治。你要是再啰嗦一句，我就跟你决斗。怎么运走？我哪里知道？你倒是应该说一说——你和另外那些蠢材，把我的船给丢掉了。一个个只会瞎嚷嚷！问你们也没用，你们蠢得还不如一只蟑螂。不过你说话定要讲点礼貌，乔治·墨利，不要等我教你，你听见没有。”

“这话有理。”老摩根说。

“当然有理，”厨子说，“你们丢了船。我找到了宝藏。究竟谁更有能力？现在我宣布辞职不干了！你们要选谁就选谁当船长。我是受够了。”

“西尔弗！”那些海盗齐声叫道，“我们永远跟‘大叉烧’走！‘大叉烧’永远当船长！”

“嗯，这听起来还像句话！”厨子大声说，“乔治，我看你只好等下一轮了，朋友。”

也算你走运，我也不是个记仇的人，那可不是我的做法。那么，伙计们，这黑券怎么办？现在没用了吧？算狄克倒霉，糟蹋了他的《圣经》。”

“我以后是不是还可以吻着这本书宣誓？”狄克嘟着嘴问，他显然是为自己招来的祸端感到十分紧张。

“用撕掉了书页的《圣经》宣誓？”西尔弗觉得非常可笑，就回了一句。“那怎么行！这跟凭着歌本儿起誓一样不能算数。”

“不算数？”狄克忽然高兴起来了，“那我还是要留着它。”

“给你，吉姆，让你见识见识。”西尔弗说着，把一小片纸扔给我。

这是一枚银币大小的圆纸片。一面空白，因为原来是《圣经》的最后一页；另一面印着《启示录》的最后几节，我在家时对其中一句印象特别深刻：“城内无狗和杀人犯。”印有经文的一面涂着炭末，染黑了我的手指头；空白的一面也是用炭写着“下台”两个字。这件纪念品至今还留在我身边，但已无法辨认上面的字，只剩下一些像是指甲刮出来的痕迹。

那夜风波到此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不久，每人喝了一通酒以后，大家便躺下睡觉。

西尔弗想出一个报复的办法——派乔治·墨利去站岗放哨，并扬言道：万一有什么反叛的行为，就结果了他。

我一直不能合眼。老天在上，我确实有太多的事情要考虑考虑。我在想下午我自己在危及性命的紧要关头杀死的那个人，我在寻思西尔弗目前玩弄的极其狡诈的手段：他一方面把那些叛逆者控制在手里，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抓住任何机会保住自己的狗命，为保平安，也不管是否行得通。他自己睡得挺香，呼噜打得很响。可是，想到他处境这么险恶，等着他的又是上绞架这么可耻的下场，尽管他是个坏蛋，我还是替他感到难过。

三十 君子一言

从树林边缘传来一个清晰爽朗的声音，把我——应该说把我们大家都惊醒了，我看到连靠在门柱上打盹的岗哨也猛地弹起来。

“木屋里的人听着，大夫来了。”

真是医生来了。虽然我很高兴听到他的声音，但高兴里边也掺杂有别的滋味。一想到自己不听指挥，偷偷溜掉的事就感到惭愧；再看看现在处于什么境地，落入敌手，身陷虎穴，我简直没脸见他。

他想必是天还没亮就起身的，因为现在天还没大亮。我跑到枪眼前往外一看，见他站在齐膝的晨雾中，就跟以前西尔弗来谈判的那次一样。

“是你呀，大夫！大清早可好哇！”西尔弗一下子醒过来，满脸堆笑地招呼道。

“来的早、来的好哇，俗话说，早起的鸟吃个饱。乔治，精神精神，乖乖，去扶利弗西大夫一把，让他跨过栅栏。一切都好，你的病人都挺好挺快活。”

他站在山头上说了一堆废话，拐杖拄在腋下，一只手撑在木屋墙上，声音、举止、表情还是原来老约翰的样。

“我们还给你准备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他接着说，“我们这儿来了个小客人——他呀，嘿，嘿！一位新乘客或是新房客。先生，他身强体壮、精神饱满，昨天夜里还整整一宿跟我老约翰挨在一起，睡得香着哩！”

这时，利弗西大夫已跨过栅栏，离厨子很近，我听出他的声音都变了。

“难道是吉姆？”

“正是吉姆，一点没错。”西尔弗说。

医生顿时停下来，但没说什么，有几秒钟过去了，他才又走了几步。

“好吧，好吧，”他终于开了口，“先办正事，后叙友情，这话好像是你

说的，西尔弗。我先去看看你们的病人。”

他随即走进木屋，向我冷冷地点了点头，直奔向病人。他看来无所顾忌，尽管他知道，身处这群好背信弃义的魔鬼中间，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他跟病人闲聊，好像是给国内一户安分守己的人家看病。他的举动大概对那些人有一定影响，他们对他的态度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好像他还是船上的医生，而他们还是忠心耿耿的水手。

“你的病情在好转，我的朋友。”他对头上缠着绷带的那个人说：“你可真是白捡了一条命，你的头简直像铁打的，怎么样？乔治，好点儿了吗？脸色还差，正经人，你的肝功能紊乱得厉害，吃药了吗？喂，他吃没吃药？”

“吃了，吃了，先生，他真吃了。”摩根应声道。

“你们看，自从我当上反叛分子的医生，我看还是叫狱医合适。”利弗西大夫以一种极其幽默而又令人愉快的口吻说，“我要保全你们每个人的性命且把它看成是无比荣耀的事情，以便把你们交给乔治国王（上帝保佑他）和绞架。”

那些匪徒面面相觑，这句击中了要害的话使他们无言以对。

“狄克觉得不大舒服，大夫。”有一个人说。

“是吗？”医生问。“过这儿来，狄克，让我看看舌头。他要是舒服才怪呢，他的舌苔能吓坏法国人，他也得上热病了。”

“对了，”摩根说，“那是报应，就因为他弄坏了《圣经》。”

“就因为一...像你们说的——像头蠢驴，”大夫反驳道，“连新鲜空气和瘴气，干燥的土地和臭泥潭都分不出来。我认为很可能——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很可能你们都得上了疟疾，在彻底治好之前，罪可够你们受的。你们在沼泽地里宿营，是不是？西尔弗，我真感到不理解，这伙人中你还算聪明点的，但在我看来，你连最起码的卫生常识都不懂。”

医生依次发给他们药，他们听到医嘱时那种听话的样子，根本不像杀人不眨眼的叛逆海盗，倒更像是贫民小学的学生，实在可笑。

“好了，”大夫说，“今天就到此为止。现在，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想跟那孩子说几句。”

说着，他不经心地向我这边点点头。

乔治·墨利正在门口吞服一种难吃的药，在那儿乱唾乱啐。但一听到大夫的这个请求，他立即转过血红大脸嚷道：“不行！”还骂了一句。

西尔弗在酒桶上猛地拍了一巴掌。

“住口！”他吼叫起来，环顾四周，像头雄狮。“大夫，”接下来又用平静的语调说，“我早就想到了，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这孩子。对你的一片好心，我们都不胜感激，你也看到了，我们相信你，你给的药我们都当甜酒似地喝了。我有办法把一切都安排稳妥，霍金斯，你能不能用人格担保，像个年轻

绅士那样——虽然你生在穷人家，还称得上是个正人君子——你能不能发誓不逃跑？”

我爽快地向他做了保证。

“那好，大夫，”西尔弗说，“请你走到栅栏外面去。你到了那里，我就把这孩子带到下面，你们可以隔着栅栏尽情地聊。再见，先生，请代我们向乡绅和斯莫列特船长问好。”

大夫刚走出木屋，海盗们的不满情绪本来还靠西尔弗的疾声厉色勉强压制着，现在一下子炸开了。他们纷纷指责西尔弗耍两面派，企图牺牲同伙利益为自己谋求生路。总之，他们所言甚是，一点儿也不冤枉他。事情明摆着，我想不出这回他还有什么办法拨转他们愤怒的矛头，但其余的人毕竟连他的一半都不如，何况昨夜的胜利足可以压住他们。他骂他们是傻瓜、笨蛋，反正各种各样的词都骂遍了。他说不让我同医生谈一谈是不行的，还把地图在他们面前扬了扬，责问他们：“今天他们就要去找宝，难道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撕毁协议？”

“行就是行！”他嚷道，“时间成熟了，咱们当然要撕毁协议，但这时候，我要把那位大夫哄得团团转，哪怕用白兰地给他刷靴子，我都干。”

然后他吩咐他们点起火来，自己拄着拐杖，一手扶在我的肩膀上，大模大样走出屋，不管他们怎样想怎么办。他们也只是一时无言以对不知所措罢了，心里仍是不服。

“慢着点，小老弟，慢着点，”他对我说，“他们要是看见咱们急匆匆地走下去，会一下子扑过来的。”

于是我们心慌不忙地穿过沙地，向医生已在栅栏外等候的那边走去。我们刚一走到可以听见说话的范围，西尔弗就停下来。

“大夫，请你把这发生的事儿都记下来，”他说，“那孩子会告诉你，我是怎么救了他的命，又怎样差点下台的。你尽可以相信我，大夫，当一个人像我这样豁出命来孤注一掷的时候，想听几句贴心话，还不至于让你多想吧。请你注意了，现在不光是我一条命，连这孩子的命都搭上了。大夫，说句公道话，行行好，给我点希望让我活下去。”

西尔弗一出来，背对着他的同伙和木屋，立刻像变了个人，两颊深陷、声音颤抖，没人能装得如此逼真。

“难道你害怕了吗？约翰？”利弗西大夫问。

“大夫，我不是胆小鬼！一丁点儿也算不上！”说着他用手指叭地打了个响。“我要是胆小鬼，就不会这样说了。可老实说，一想到上绞架我总是禁不住发抖。你是个好人，而且守信用，我从未见过比你还好的人，我做的好事你不会忘记的，正像你不会忘记我做过的坏事一样，我知道。你看我马上会退到一边，让你跟吉姆单独在一起。请你把这点也记上去，我可是真够朋

友啊！”

说完，他退后一段路，直到听不到我们的谈话，才在一个树桩上坐下来开始吹口哨，不时转动身子向四周看，忽而看看我，忽而看看医生，忽而看看那些在沙地上晃来晃去的不安分的土匪们——他们正忙着重新点燃一堆火，并从屋子里拿出猪肉和干面包，做起早饭来。

“唉，吉姆，”医生难过地说，“你又回到这里来了。这叫自作自受，我的孩子，我实在不忍心怪你。但有句话我得说，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斯莫利特船长身体好的时候，你不敢逃跑；他负了伤，挡不住你的时候，你跑了。真的，这可真是十足的懦夫的作法。”

我承认并哭了起来。“大夫，”我说，“你别再责怪我了，我已把自己骂个够了，反正我只有用命才能补偿。这一损失要不是西尔弗护着我，我早就没命了。大夫，请你相信我，死我不怕，我也该死，可我怕受刑，万一他们给我上刑——”

“吉姆，”医生打断我的话，他的声音完全变了，“吉姆，我不能让你受苦。你跳过来，我们一起逃跑。”

“大夫，”我说，“可我发了誓不逃跑。”

“我知道，我知道，”他激动地说，“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吉姆，快点，谴责、耻辱我会承担下来，我的孩子，我可不能让你呆在这儿。快跳，一跳你就出来了，我们可以跑得比羚羊还快。”

“不，”我回答说，“你明明知道你也不会这么做，不光是你，乡绅、船长都不愿这样做，我也一样，西尔弗信得过我，我也保证过，我必须回去，可是，大夫你没听我说完。万一他们逼问我，给我上刑，我怕我会漏出船在哪儿，是我把船又弄到了手。一半是运气一半是冒险。现在船停在北汉口的南滩，就在高潮线下边。潮水不高时，她停在岸滩上。”

“船！”他失声喊道。

我把自己的惊险历程匆匆地描述了一番，他一声不吱地听我讲完。

“这有点像命中注定的，”他听我讲完后说，“每次都是你救了我们的命，难道你以为我们会让你牺牲自己的生命吗？绝不能，我的孩子。你发现敌人的阴谋，你遇见了本·葛恩——这是你一生所做的最大的好事，包括现在的，将来的，哪怕你活到九十岁。

哦，对了，提起本·葛恩，他真是调皮捣蛋。西尔弗！”他叫了一声，“西尔弗，我要劝你们一句，”他等厨子走近后，继续说，“可别急急忙忙地去找宝。”

“先生，我一定尽可能地去，只怕做不到。”西尔弗说。“请原谅，除非去找宝，否则我就无法救自己和这孩子的命。你可以相信我的话。”

“好吧，西尔弗，”大夫说，“既然如此，我索性再走远点：你们快要找

到宝藏时，可别大喊大叫的。”

“大夫，”西尔弗说，“我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你们到底念的哪门子经，你们为什么离开这木屋，为什么又把那张地图给我，我可不知道，难道不是吗？我却闭着眼睛按你说的去做，可是连句见亮儿的话都听不到。不，这太过分了。如果你不讲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可不给你干了。”

“不，”医生若有所思地说，“我没有权利讲得更多。这不是我个人的秘密，你瞧，西尔弗，要不然我会告诉你的。但是，我敢告诉你的也就这些了，甚至还多了些。我已经要挨船长的骂了，没骗你！首先，我要给你一点希望；西尔弗，如果你我都活着离开陷阱，我一定会尽全力救你，只要不作伪证。”

西尔弗顿时容光焕发。

“你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先生，即使我亲娘也不能给我比这更大的安慰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第一点让步，”医生又说，“其次就是对你的忠告：让这孩子待在你身边，寸步不离；要帮忙，你就喊我。我现在就去想法救你们出去。那时你自会明白，我是不是说到做到。再会吧，吉姆。”

于是，利弗西隔着栅栏跟我握了握手，向西尔弗点了点头，然后快步向树林里走去。

三十一 猎宝记——弗林特的指针

“吉姆，”西尔弗说，这时只剩我们两人，“如果说我救了你的命，那么你也救了我的命，我决不会忘记的。我看到大夫刚才招手唤你逃跑，我是凭眼梢瞥见的；我看见你说不行，就跟我的耳朵听到一样。吉姆，这件事你做得真像个正人君子。自从强攻失败之后，我这才第一次看到了一线希望，这应该归功于你。吉姆，现在咱们不得不闭着两眼去探宝，我总觉得这样做很危险。你我必须形影不离，相依为命。那样的话，即使运气再不好，咱们也不致于掉脑袋。”

就在这时，一个人从火堆那边招呼我们，说早饭准备好了。大家纷纷散坐在沙地上吃着干面包和煎成肉。他们点起的火堆能烤一头牛，现在火旺得很，只能从背风面靠近它，即使这样也得倍加小心。海盗们对食物也是同样浪费，他们准备的饭菜相当于饭量的三倍。一个海盗傻呵呵地笑着把吃剩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扔进火里；火堆添上这样不寻常的燃料，顿时烈焰冲天、劈啪乱响。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没酒喝凉水。这样形容他们再恰当不过了。像这样糟蹋吃的，放哨时睡大觉，尽管他们能凭着一

股蛮劲打一仗，但一旦遇到挫折，我看他们根本应付不了持久战。

西尔弗独自坐在一边吃，让鹦鹉弗林特船长蹲在他肩上。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责骂他们的鲁莽妄动，使我感到特别惊讶的是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显得老谋深算。

“喂，伙计们，”他说，“有我‘大叉烧’用这颗脑袋为你们着想，我已经偷听到了我要了解的一切。船的确在他们手里。我目前还不知道他们把船藏在什么地方；但只要一发现宝藏，咱们就豁出命来找遍整个海岛，那时定会找到船。伙计们，咱们有两只小船，我想是咱们占上风。”

他就这样不停地鼓吹着，嘴里塞满了热的煎成肉。他用这样的办法恢复他们的希望和对他的信任，我猜想同时他也在给自己打气。

“至于这个人质，”他继续说，“我想这是他跟他亲爱的人的最后一次谈话了。我听出一些门道，这还得感谢他呢。但现在事情已过去了。咱们去探宝的时候，我要用一根绳子挂住他。要像保护金子那样看牢他，以防万一。这点你们要记住。一旦船和宝藏都到了咱们手里，咱们就高高兴兴地回到海上去。那时再跟霍金斯先生算总账，我们不会亏待他的，会好好答谢他干的好事。”

无疑他们现在情绪好得很，而我却再也没心情了。要是他刚才提出的计划可行的话，西尔弗，这个两面三刀的叛徒，将毫不犹豫地按计行事。他至今还是脚踏两只船。他毫无疑问更乐于同海盗们一起满载金银财宝逍遥法外，而他们寄托在我们这边的希望只是免去上绞架而已。

再说，即使事态发展到他不得不履行他向利弗西大夫作的保证时，我们的处境也会很危险。一旦他的同伙们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和他不得不拼死保护自己的小命。他一个瘸子，而我又是一个孩子，如何能对付过五个身强体壮的水手？

除了这双重的担忧，我的朋友们所采取的行动对我来说始终是个谜：他们为什么会舍弃这个寨子？为什么要交出地图？这些都无法得到解释，还有大夫对西尔弗提出的最后警告：“你们快找到宝藏时，可别大喊大叫的。”读者如果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就很容易理解，我吃的早饭为什么味同嚼蜡，为什么跟在海盗们后面出发探宝时会心惊胆颤。

要是有人在旁，定会看到我们一个个奇特的形象：所有的人都身穿脏兮兮的水手服，除了我人人都全副武装。西尔弗身上一前一后挎着两只步枪，腰间还挂着一把大弯刀，他的衣服两边开叉，两边口袋里各放了一支手枪。最能体现他这副怪模样的是，鹦鹉弗林特船长蹲在他肩上，无意义地学着水手谈话，不时发出片言只语来。我腰间拴着一条绳子，顺从地跟在厨子后面。他时而腾出一只手抓住松散的绳子的另一端，时而用牙齿紧紧咬住不放。不管怎么说，我都像是头被牵去表演跳舞的狗熊。

其他人都扛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有的扛着铁锹和镐头——这是他们最先从西班牙裹拉号带上的工具；有的扛着午饭时吃的猪肉、干面包和白兰地。我看得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贮备下来的。可见昨晚说的是真话。若不是他跟大夫做成了这笔交易，他和他的同伙船丢后只能靠喝凉水，靠打猎过日子了。凉水是不怎么好喝的，而水手又不擅于打猎。再说，水手在吃不上饭的时候，弹药也不会太充裕。

我们就带着这样的装备出发的，连脑袋开花的那个也去了，他本应在阴凉处呆着的。

我们就这样一个跟一个拖拖拉拉地来到停有两只小船的岸边。小船里还可以看到海盗们纵酒胡闹的痕迹；一只座板被砸断了，两只小船都沾满泥，船内还有水未被舀干。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决定把两只小船都带走，我们分坐在两只船里向锚地底部驶去。

途中，我们对地图发生了争论，上面的红叉叉画得太大了，看不出确切的地点。背面的字说明的又不清楚。读者也许还记得，上面写着：

望远镜山肩一大树，指向东北偏北，
骷髅岛东南东，再向东十英尺，

大树是最重要的标记。在我们前方，锚地与一片高约两百至三百英尺的高地连接着。

高地的北端与望远镜山的南坡相接，向南则逐渐拱起，形成崎岖多石的后桅山。高矮不一的松树星罗棋布地点缀在高地上。随处可见某一棵四五十英尺高的不同种类的松树鹤立于鸡群。然而弗林特船长所说的“大树”究竟是哪一棵呢，只有到达高地后用罗盘才能测定出来。

虽然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还没到半路，可是小船上的每个人却都认定自己倾心的一棵树。只有高个儿约翰耸了耸肩，建议到了高地上再作打算。

按照西尔弗的指令，我们划得不很用力，以免过早消耗完体力。经过相当长的路程后，我们在第二条河——就是从望远镜山树多的那面斜坡上流下来的那条——河口处登上了岸。从那向左拐弯，开始沿着山坡攀登高地。

一开始，泥泞难走的地面和乱蓬蓬的沼泽植物大大地耽误了我们赶路。但坡面逐渐趋于陡峭，脚下的土质趋于结实，树木变得高大稀疏，我们正走近的是整个海岛最迷人的地方。草地上到处都是香味浓郁的金雀花和茂盛的灌木丛，一丛丛碧绿的肉豆蔻同村干深红、树阴宽广的松树掩映成趣，肉豆蔻的芳香同松树的清香相得益彰。此外，新鲜的空气振奋人心，在烈日炎炎下，这无疑是一份难得的清心剂。

海盗们成扇形散开，大声叫嚷，跳来跳去，西尔弗和我处于扇面的中心和偏后一点的位置上。我被绳子拴住了，他气喘吁吁地在又松又滑的砾石中开路。有时，我不得不拉他一把，否则他定会失足摔下山崖。

我们这样走了大约半英里，快要到达高地顶坡时，忽然最左面的一个人大声叫了起来，好像是受了惊吓似的。他叫了一声又一声，惹得其他人都向他那边跑去。

“他不可能是发现了宝藏，”老摩根说着也从右边跑过来，打我们面前匆匆经过，“还没到山顶呢。”

的确，当我们也到达那边时，我们发现根本不是发现什么宝藏了。在一棵相当高大的松树脚下横着一具死人骨架，被绿色的蔓草缠住了，有几块较小的骨头被局部向上提起，地上残留有一些烂布条。我相信此时每个人心中都不寒而栗。

“他是个水手，”乔治·墨利说，他比其他人要胆大些，敢走上前看看衣服的碎片，“至少，他穿的是水手服。”

“嗯，嗯，”西尔弗说，“十有八九是个水手，不可能有主教上这儿来。我想，这骨头架子的姿势可真奇怪，不太自然。”

的确，再一看，简直想像不出这个死人怎么会保持这个姿势。除了一些地方乱糟糟而外（也许是吃尸体的大鸟或是逐步缠住尸体的蔓草造成的），死人笔直地躺着，脚指向一方。手像跳水时那样举过头顶，正指着相反的方向。

“我这个死脑瓜骨看出点门道来了，”西尔弗说，“这有罗盘，那是骷髅岛的岬角尖，像颗牙似的支出来。只要顺着这骨头架子测一下方位就知道了。”

于是就取出罗盘来照办。尸体正指向骷髅岛那一边，罗盘标明的方位正是东南东偏东。

“不出所料，”厨子叫了起来，“这骨头架子就是指针，从这里对准北极星走定会找到金灿灿的财宝。不过我一想到弗林特就会手脚冰凉。这是他的鬼把戏，肯定错不了。”

当初只有他和六个人在岸上，他们全都被他杀了，一个被拖到这里放在罗盘对准了的位置上。我敢打赌错不了。瞧，长长的骨头棒、黄黄的头发丝儿，那一定是阿拉代斯。你还记得阿拉代斯，是不是汤姆·摩根？”

“嗯嗯，”摩根回答，“我记得他还欠我钱呢，上岸时还把我的刀子带走了。”

“提起刀子，”另一个海盗说，“为什么他身上没发现刀子？弗林特不会掏一个水手的口袋，也不可能是被乌叼走了？”

“这话不假，没错！”西尔弗大声说。

“这里什么也没留下，”墨利说，一边还在骨头架子旁搜寻。“既没有一个铜板也不见烟盒。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是有些不对头，”西尔弗表示同意，“还有点叫人不自在。你们说，心

肝们！要是弗林特还活着，这可能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他们那时是六个人，我们现在正是六个人，可是如今他们只剩下一堆骨头了。”

“不，我亲眼看见他睁着眼死的，”摩根说，“是比尔带我进去的。他躺在那儿，两眼上各放一枚一便士的铜币，好让他瞑目。”

“死了，他确实死了，下了地狱。”头上缠着绷带的那个说，“不过要是真有鬼魂的话，那定是弗林特。天哪，他死时好一阵折腾！”

“嗯，的确如此，”另一个说，“他一会儿发脾气，一会儿吵着要郎姆酒，一会儿又唱起歌来。他生平只唱一支歌，叫《十五个汉子》。我讲的是真事，我从此以后就讨厌听那支歌。当时天气热得很，窗子开着，我清楚地听到歌声从窗子飘出来，那是小鬼来勾他的魂了。”

“得了，得了，”西尔弗说，“别谈那些事了，人已经死了，不会再出来了，我知道，至少大白天鬼魂不会出来游荡，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提心吊胆反而会吓破胆。走，搬金币去。”

经他这么一说，大伙自然又出发了。尽管是烈日炎炎的大白天，海盗们也不再独自乱跑，或在树林中大喊大叫，而是肩并肩一起走。说话也屏住气。他们对死去的海盗头子怕得要死，至今还心有余悸。

三十二 猎宝记——树丛中的人声

部分是由于太紧张而迈不动步，部分是由于西尔弗和那些生病的海盗想休息一会，总之，这一伙人刚一登上高地的坡顶，就坐了下来。

高地稍稍有些向西斜，因此从我们歇脚的地方向两头都可以看得很远。在我们的前方，越过树梢可以望见森林岬角四周波浪翻腾；在我们后方，不仅看得见锚地和骷髅岛，还可以看到沙尖嘴和东岸低地外大片开阔的海面。我们头顶上耸立着望远镜山，近处的地方长有几棵独松，远处是黑乎乎的峭壁。四周一片寂静，只有远处惊涛拍击礁石的轰鸣声，还有无数昆虫在灌木丛中悉索作响。一个人影也没有，海上也不见有帆动，空旷的景象更使人感到孤独。

西尔弗坐下来，用他的罗盘测了几个方位。

“共有三棵‘大树’，”他说，“在从骷髅岛到那边的直线上。我认为所谓的‘望远镜的肩膀’就是那块低点的山顶。现在看来找到宝藏如同儿戏。我看，先在这儿吃点饭再说。”

“我肚子不饿，”摩根嘀咕道，“想起弗林特就什么也不想吃。”

“是呀，我的宝贝，他死了算是你的造化大。”

“他五得像个恶鬼，”第三个海盗说着打了个寒战，“脸铁青铁青的。”

“那都是喝朗姆酒喝的，”墨利插了一句，“铁青的脸。对，他的脸确实是铁青色的。”

自从发现了那副骨架，又想起弗林特的模样，他们害怕得说话声变得愈来愈小，后来甚至低声耳语起来，树林中仍很寂静，丝毫没受他们谈话声的干扰。蓦地，从我们前方的树丛中传来了我们早已熟悉的曲调，声音又尖又高，还颤悠悠的。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

哟——嗬——嗬，再来郎姆酒一大瓶，

我从未见过别人会像那群海盗那样吓得魂飞魄散。他们像中了邪似的面如死灰，有的跳将起来，有的紧紧抓住别人，摩根趴倒在地。

“那是弗林特，我的——！”墨利失声叫道。

歌声嘎然而止，如同开始时一样出乎意料，简直可以说是只唱了半拍，像是让人用手捂住了嘴。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歌声从苍翠的树林中飘过来，我觉得悠扬动听，因此就更加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害怕。“走，”西尔弗勉强说出话来，嘴唇都吓成紫灰色了，“这样可不行，起身出发！这事确实怪，我听不出是谁唱的。不过，定是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你们放心好了。”

他说着说着胆子就大了些，脸上也恢复了些血色。其他的人经他这么一说，也开始稳定下来。正在这时那声音又响了起来，这回不是唱歌，而是远处有气无力的呼喊声，它的回声使望远镜山的山谷显得更加空荡荡的。

“达比·麦克——格劳！”那声音简直是哀号，——我只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它。

“达比·麦克——格劳！达比·麦克——格劳！”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后来声音略高了些喊道：“达比，拿郎姆酒来！”还跟着一句脏话，我就不提了。

海盗们像脚底生了根，站在那里直翻白眼。声音消失后，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呆呆地失魂落魄地望着前方。

“这回可用不着怀疑什么了！”一个海盗心急火燎地说，“咱们快走吧。”

“这正是他咽气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摩根呻吟道。

狄克取出他那本《圣经》，振振有词地开始祷告。狄克在出海交上这帮坏蛋之前受过良好的教育。

然而，西尔弗未被吓倒，我听得出他的牙在上下打颤，但他没有屈服。

“除了我们这里的几个人，”他自言自语说，“这岛上没有谁听说过有达比这个人哪。”他强打起精神来叫了一声，“伙计们，我是来找宝藏的，不管是人还是鬼，都不能把我吓跑。弗林特活着时，我就没怕过他。现在，我敢说，就是他的鬼魂来，我也不怕。离这儿不到四分之一英里地，埋着价值七

十万镑的财宝。身为海盗怎能撇下这么一大堆财宝，掉头逃跑呢？难道就因为害怕一个在海上混的铁青脸的老醉鬼——况且他已经死了？”

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同伙能重振旗鼓；相反，他用这样不敬的口气提到死者，使他们感到更加恐惧。

“行了，约翰！”墨利说，“别埋汰一个死鬼。”

其他人都吓得说不出一句话。他们要是敢动早就跑光了，但是因为害怕，他们不敢四处逃散，都向约翰靠拢过来，似乎他的胆量能帮助他们克服恐惧心里。西尔弗本人则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一时的怯弱。

“鬼？也许是鬼。”他说。“但有件事我不明白。这声音有回声，可谁见过鬼有影子，是不是？好，那么我倒想知道：鬼叫怎么会有回声呢？这难道正常吗？”

这条理由在我看来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你绝对说不出怎样才能说服迷信的人，使我惊奇的是，乔治·墨利居然相信了。

“对，有理，”他说，“你肩上长的确实是脑袋，约翰，没错。走吧！伙计们！我看我们这帮人都想歪了。现在想想看那声音是有点儿像弗林特，我承认，但并不完全一样，更像另一个人的声音，嗯，更像——”

“对了，更像本·葛恩！”西尔弗嚷了起来。

“对，就是他，”趴在地下的摩根一下子用膝盖撑起上身。“是本·葛恩的声音！”

“这又有什么区别？”狄克问道，“本·葛恩也死了，和弗林特一样。”

但经历较多的老水手觉得他问的可笑极了。

“谁也不会在乎一个本·葛恩，”墨利说，“是死是活，都没人怕他。”

说来也怪，他们又都恢复常态，脸上又恢复了血色，不久他们又谈开了。偶尔停下来，听听，又过了一会儿，听听没有什么动静，就扛起工具又出发了。墨利带着西尔弗的罗盘走在前头，以保证他们的方向始终与骷髅岛成一条直线。他说的是实情，不管本·葛恩是死是活，谁也不会把他放在眼里。

只有狄克一个仍然捧着他那本《圣经》，一边走一边心惊胆战地向四周张望。但没人同情他，西尔弗甚至还笑话他疑神疑鬼的。

“我跟你说过，”他说——“你已经把《圣经》弄坏了，凭着它祷告不顶用。你还指望鬼会吃你那套？甭想！”他拄着拐杖暂时停了下来，用他粗大的指头打了个响儿。

但是狄克已不可能感到舒服，我很快就看出来，这家伙病得不轻，再加上酷暑、疲惫和恐惧的催化，利弗西大夫断言的热病显然使狄克的体温急剧升高。

高地上很开阔，树木稀疏，走起来无遮无挡。刚才我说过高地略有些朝西倾斜，所以我们走的可以说是下坡路。大大小小的松树间隔很远，甚至在

一丛丛的肉豆蔻和杜鹃花之间也有大片空地曝晒于烈日下。我们这样朝西北方向横贯全岛，一方面愈来愈靠近望远镜山的肩膀，另一方面也愈来愈看清楚了不久前我坐着颠簸的小艇经过的西海湾。

我们来到第一棵大树下，但经过测定方向，证明不是这棵。第二棵也是如此。第三棵松树耸立于一簇矮树丛中，约有两百英尺高。这是植物中的巨将，深红的树干有小屋那么大。宽阔的树阴下可以容得下一个连在此演习。东西两岸都清晰可见这棵树，完全可以作为航标注在地图上。

不过，他们感兴趣的倒不是这棵树的高大，而是他们知道在宽阔的松阴下埋有七十万镑的金银财宝。他们愈走愈近，先前的恐惧已被发财的念头吞噬了。他们个个红着眼睛，脚步变得又轻又快；他们的心思都在那宝藏上，向往着、等待着他们每个人的好运——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西尔弗嘟哝着一瘸一拐朝前走，鼻孔张得大大的，不住地翕动着。当苍蝇叮在他那红通通的满是汗水的脸上时，他像个疯子似地破口大骂。他凶狠地拽过把我拴在他后面的那根绳子，不时恶狠狠地瞪着我。他已没有耐心掩饰自己，我看得一清二楚。财宝近在咫尺，其余的一切都被忘得一干二净，他的承诺和医生的警告都成了过眼烟云。我确信他一定巴望着挖到宝藏，趁天黑找到西班牙裨拉号，然后把每个好人都杀死在岛上，满载邪恶和金银扬帆出海，这正是他最初的意愿。

在这样忧心忡忡的情况下，我很难跟上猎宝者们飞快的步伐。我不时跌跌撞撞，那时西尔弗就狠呆呆地拽绳子，恶狠狠地瞪着我，眼里充满杀机。落在我们后面殿后的狄克，一会儿骂上几句一会儿又祷告一阵，但他烧的也愈来愈厉害，这更加使我感到痛苦万分，当年这片高地上上演的一幕幕惨剧死死地缠住我。我好像看到了，那个无法无天的青脸海盗（他后来死在萨凡纳，死时还唱着歌，嚷着要酒喝），在这儿亲手杀死了他的六个伙伴。现在这片树丛中如此安静，当时想必是激荡着阵阵惨叫声。我想我又听到了那惨叫声在回响。

我们已经来到丛林的边缘。

“快点，伙计们，都过来！”墨利一声呐喊，走在前头的人拼命跑过去。

忽然，不到十码远，我们就看见他们停了下来。一阵尖叫声由弱转强。西尔弗拄着拐杖，像中了邪似地飞奔上前。紧跟着，他和我都停下来，发了呆。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大土坑，不像是新挖的。坑壁已经塌下去，坑底已长出了青草。土坑里有一把断成两截的镐柄，还扔有一些货箱的破木板。我看到其中一块木板上用烙铁烙过的字样是“海象号”——这是弗林特的船名。

一望便知，宝藏已被别人发现并掠夺一空。七十万镑的财宝已经统统不

翼而飞了。

三十三 西尔弗的垮台

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失望的事了。那六个人一下子都被击垮了，但西尔弗几乎马上从这次打击中清醒过来。刚才他一门心思地全速向“钱”冲刺，像个参加赛马的骑师。可转眼间又发现是死路一条。不过他仍保持头脑冷静，沉住了气，在别人还没意识到这一切幻想都破灭时，他已改变了他的计划。

“吉姆，”他悄悄地对我说，“把这个拿去，准备应付叛乱。”

说着他递给我一支双筒手枪。

同时，他若无其事地向北走了几步，让土坑把我们俩同他们五个隔开。然后他看看我点头示意，好像说：“形势危急。”——这一点我已意识到了。他的表情现在是非常友善，我对他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法十分反感，竟忍不住嘀咕了一句：

“这回你又变脸啦。”

他来不及回答我的话。那些海盗连骂带叫一个个跳下坑去，开始用手扒土，又把木板向旁边乱扔一气。摩根找到一枚金币，它在海盗们的手里传来传去足有十几秒钟。

“两基尼，”墨利向西尔弗扬起金币叫嚷着，“这就是你说的七十万镑的财宝吗？你不是谈判的老手吗？你个坏事的木鱼脑袋。”

“挖吧，孩子们，”西尔弗国空一切地冷嘲热讽道，“兴许你们还能挖出两颗花生豆呢。”

“花生豆？”墨利尖叫了一声，“伙计们，你们听见没有？我告诉你们，这家伙早就心里有数，看看他那张脸，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的。”

“啊，墨利，”西尔弗讽刺了他一句，“又准备当船长啦？痛头可真不小，没说的。”

但这一回所有的人都倾向于墨利，他们一边开始爬出土坑，一边回头用愤怒的眼光瞥一眼我们。我发现对我们有利的一面是：他们都爬向面对西尔弗的那边。

我们就这样对峙着，一方两个人，另一方五个人，中间隔着土坑，任何一方都不敢先动手。西尔弗拄着拐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盯着他们，看上去和平时一样镇定自如。他确实有胆量，不可否认。

后来，墨利似乎想用一番话打破僵局。

“伙计们，”他说，“他们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瘸鬼，他把咱们骗到这儿来上这么大的当；另一个是个小杂种，我早就想把他的心掏出来。现在，伙计们——”

他扬起胳膊，高声呼喊，显然准备带头发动攻击。但就在这时，只听得砰！砰！砰！

——从矮树丛中闪出滑膛枪的三道火光。墨利一头栽进土坑里；头上缠绷带的那个家伙像陀螺似地转了个圈，也直挺挺地掉下坑去呜呼哀哉了，不过手脚还抽动了几下，其余三个掉头就跑。

一眨眼的功夫，高个儿约翰的手枪对准还在挣扎的墨利双筒齐响。墨利在断气前翻起一双眼睛瞪着他。“乔治，”西尔弗说，“这下我可让你闭上嘴了。”

这时，利弗西大夫、葛雷和本·葛恩从肉豆灌丛中向我们跑来，滑膛枪还冒着烟。

“追上去！”大夫喊道。“快，快点，伙伴们！我们必须赶在他们前头把小船夺过来。”

于是我们飞似地奔向海边，不时拨开齐胸高的灌木丛开路前进。

西尔弗拼着老命想跟上我们。他拄着拐杖一蹦一跳，简直能把胸大肌撕裂。医生认为，这样剧烈的运动即使是个没落残疾的人也受不了。尽管如此，当我们到达高地的坡顶时，他还是落在我们后面三十码远，而且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大夫，”他喊道，“瞧那儿！不用急！”

的确不用着急，在高地比较开阔的地方，我们看得见三个幸存的海盗还在朝着他们开始跑的方向直奔后桅山。我们已跑到了他们和小船之间，于是我们四人坐下来歇了口气，高个儿约翰抹着脸上的汗慢慢地走过来。

“衷心感谢你，大夫，”他说，“你来的正是时候，救了我 and 霍金斯。哦，是你呀，本·葛恩？”他说，“嗯，你可真是个好样的。”

“是的，我是本·葛恩。”放荒滩的水手答道，他窘得像条黄鳝似的，扭了几下。

“你还好吗，西尔弗先生？”隔了许久他才问了这么一句，“想来一向可好。”

“本啊本，”西尔弗喃喃地说，“没想到是你干的好事。”

大夫派葛雷回去将反叛者逃跑时扔下的镐头拿一把来。然后我们不紧不慢地走下山坡，向停木船的地方走去。一路上，大夫把刚才发生的事简要地说了一遍，这使西尔弗极感兴趣。本·葛恩这个放荒滩的傻小子从头到尾扮演了一个英雄角色。

长期孤身流浪在海岛上的本·葛恩发现了那副骨架，并把它身边的东西

搜掠一空。

发现宝藏的也是他，他把金银财宝都掘了出来（坑里留下的镐头断柄就是他的），把财宝扛着从大松下搬到海岛东北角双峰山上的一个洞穴里。不知返了多少越，终于在伊斯班袅拉号抵达前两个月把所有的宝藏都安全运到那里。

在海盗们发动强攻的那天下午，医生就从本·葛恩口中套出了这些秘密。第二天早晨，医生发现锚地里的大船不见了，便去找西尔弗，并把废地图给了他，把补给品也给了他（因为本·葛恩的洞穴里贮存了大量他自己腌制的山羊肉），总之什么都给了他，以换取安全撤离寨子的机会向双峰山转移，避开沼泽地，这样也便于看管财宝。

“对于你，吉姆，”他说，“我一直不放心。不过，我首先应当为那些坚守岗位的人着想。既然你没能做到这一点，那还能怨谁呢？”

今天下午，他发现原来本打算让反叛者们空欢喜一场，没料到把我也卷了进去。于是他急忙跑回洞穴，留下乡绅照料船长，自己带领葛雷和放荒滩的水手，按对角线斜穿全岛直奔大松树那边。但不久他发现我们这一小队已走在他们前头，于是飞毛腿本·葛恩被派到前面去设法牵制住他们。本·葛恩想到利用他过去同船伙伴很迷信这一事实来吓唬他们。他这招十分灵验，终于使葛雷和医生在猎宝的海盗抵达之前及时赶到目的地预先埋伏下来。

“啊，”西尔弗说，“幸亏有霍金斯在我身边。否则，即使老约翰让他们碎尸万段，你也不会动心的，大夫。”

“当然不会。”利弗西大夫爽快地回答。

这时我们已来到停小船的地方。医生用镐头把其中的一只小船砸破，我们所有的人登上另一只准备从海上绕到北汉。

这段路有八九英里。西尔弗尽管已经累得半死，还是像我们大家一样划桨。不一会，我们已划出海峡，绕过岛的东南角，在平静的海面上划得飞快，四天前我们曾拖着伊斯班袅拉号经过那里进入海峡。

我们经过双峰山时，可以看得见本·葛恩的黑洞口，有一个人倚着滑膛枪站在洞口旁边，那是乡绅，我们向他挥手致意，并欢呼三声，其中西尔弗喊得十分卖力。

又划了三英里左右，刚进北汉的入口，我们就看到伊斯班袅拉号在自动漂流。潮水把它冲离了浅滩。要是风大或者像南锚地那样有强大的潮流，我们也许从此就找不到它，或者发现它触了礁，再也无济于事。而现在除了一面主帆外，其余部位并无重大损伤。

我们取来另一只锚抛入一英尺深的水中，然后坐小船折回最靠近本·葛恩的藏宝洞的郎姆酒湾。再由葛雷单枪匹马地坐小船回到伊斯班袅拉号上去看船过夜。

从岸边到洞口是一段较平坦的斜坡。乡绅在坡顶上迎接我们。他对我既亲切又和蔼，对我逃跑的事只字不提，既不责骂，也不赞赏。当西尔弗恭敬向他行礼时，他却一下子气得满脸通红。

“约翰·西尔弗，”他说，“你这个大坏蛋、大骗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骗子，先生。他们告诉我不让我控告你。好吧，那我就不提。不过，先生，死了那么多人你难道就心安理得吗？”

“衷心感谢你，先生。”高个儿约翰答道，又敬了个礼。

“少谢我！”乡绅喝住他，“我已违背了我应尽的义务，滚进去吧！”

我们都进了洞穴。这地方既宽敞又通风。有一小股清泉流入围着蕨草的池子，地是沙地。斯莫列特船长躺在一大堆火前；闪烁的火光隐约照到远处的一个角落，我看见那里有几大堆金币银币和架成四边形的金条。这就是我们万里迢迢来寻找的弗林特的宝藏，伊斯班袅拉号上已有十七个人为此送了命。这些财宝聚集了多少人的血和泪，多少艘大船沉入海底，多少勇敢的人被逼着蒙住眼睛走在伸出船外的板子上，然后一头栽进海水里，多少次战火硝烟，多少耻辱、欺诈和残暴的行为，恐怕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讲清楚。这个岛上幸存者中有三个人——西尔弗、老摩根和本·葛恩——曾参与这些罪行，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曾幻想从中分得一份财宝。

“进来，吉姆，”船长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你是个好孩子，吉姆，但是下次我决不再带你出海，你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宠儿，我可受不了，喔，是你呀，约翰·西尔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啦？”

“我回来履行我的义务，先生。”西尔弗答道。

船长“啊”了一声后就再也没说什么。

这天晚上，我和朋友们一起吃的晚饭，可香着哪！本·葛恩的腌羊肉，加上其他好饭菜，还有从伊斯班袅拉号上拿来的一瓶陈年葡萄酒，味道妙极了。我相信没有谁比我们更幸福更快活。西尔弗坐在我们后面火光几乎照不到的地方，尽情地吃着——谁要是需要什么东西，他就立即跑去取来；我们放声大笑，他也过来凑热闹——总之，他又成了航海途中那个爱献殷勤、溜须拍马的船上厨子。

三十四 尾声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干活，因为要把那么多财宝搬到岸边，在陆地上要走近一英里，再坐小船划三英里水路运到伊斯班袅拉号上去，这工作够我们忙的了，因为我们人太少。至今还在岛上的那几个人并不会让我们太担忧，只要在山顶上派一名岗哨，就可以确保我们不致于遭到他们的突袭。

再说我们以为他们已尝够了厮杀的滋味。

因此工作进展很快，葛雷和本·葛恩划着小船来回于郎姆酒湾与西班牙褻拉号之间，其余的人把财宝堆在岸边。两锭金条一前一后用绳子搭在肩上，就够一个大人走一趟，而且只能慢慢走。因为我力气小，扛不了什么，就被留在洞穴里，整天忙着把铸币装进面包袋。

这里收集的铸币跟比尔·彭斯箱子里的一样，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不过面值要大得多，种类也多。我觉得整理这些钱币是一件莫大的乐事。其中有英国的金基尼、双基尼，法国的金路易，西班牙的杜布龙，葡萄牙的姆瓦多，威尼斯的塞肯，有最近一百年欧洲各国君主的头像，有古怪的东方货币，上面像是缕缕细绳、张张蛛网；有圆的有方的，有中间带孔的，好像可以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我估计差不多世界上每一种货币都被搜罗全了。至于数量，我相信大概跟秋天的落叶一样多，我总是弯着腰，手不断地整理着，一天下来弄得疲惫不堪。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干着，每天都有一大笔财产装上大船，而每天晚上洞穴里都有一大笔财产等待明天装载。在这段日子里，我们没有听到关于那三个幸存的反叛者的任何消息。

最后那几天，大概是第三天晚上，医生和我漫步登上一座小山顶。在山顶上可以看到岛上的低地。这时，从黑糊糊的山下吹来一阵风，传来的不知是尖叫还是歌声。送到我们耳边的只是一小段，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沉寂。

“愿上帝宽恕他们，”医生说，“那是反叛分子！”

“他们都喝醉了，先生。”西尔弗在我们后面插了一句。

我可以这样说，西尔弗现在自由自在。尽管每天遭到冷眼，他还自认为是一个得到特殊待遇的朋友和随从。大家都瞧不起他，他却不在乎，始终低三下四地讨好每个人而毫不灰心，这种本领真是无人能比。然而，我估计没有谁对待他比对待一条狗客气些，只有本·葛恩除外，因为他对昔日的舵手至今仍怕得要命。此外还有我，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他，尽管我也有更多的理由比任何人更恨他，因为我曾目睹他在高地上策划新计谋，打算出卖我。由此可见，医生为什么那样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

“喝醉？恐怕是在胡说八道。”医生说。

“没错，”西尔弗随声附和道，“鸡毛蒜皮的小事，反正跟你我无关。”

“西尔弗先生，你大概别指望我把你当人看，”医生冷笑着说，“所以我的想法也许会使你感到惊奇。我要是能肯定他们在说胡话——我敢说他们至少有一个人在发高烧，我一定要离开这儿，不管我自身会遇到多大的危险，也要尽我一个做医生的职责去看看他们。”

“恕我直言，先生，你这样做会酿成大祸的，”西尔弗说，“你将会失去你宝贵的生命，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如今我也与你们并肩而战，我不愿看到

我方的力量被削弱，更不愿听到你遇到不测，要知道我对你可是感恩戴德呀。可是山下那帮家伙可是说话不算数的——就是他们想，也没有用了。再说，他们也不会相信你会讲信义的。”

“这倒是，”医生说，“你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我们可领教过了。”

关于那三个海盗，我们最后得知的消息便是这些。只有一次，我们听到老远一声枪响，估计他们是在打猎。我们经过商议决定只得把他们扔在这个岛上。这个决定得到本·葛恩和葛雷的坚决拥护。我们留下相当多的弹药，一大堆腌羊肉、一部分药品以及其他必需品、工具、衣服、一张多余的帆和十来英尺绳子。根据大夫特别提出的建议，我们还留下了相当多的烟草。

我们在岛上无需再做什么了，我们把财宝装上了船，贮备了足够的淡水，把剩余的山羊肉也带走了，以防万一。在某天早上，我们一切都准备妥当，终于起锚登程，把船驶出北汉。这面曾被船长升上屋顶且在其下同敌人作战的旗子又重新迎风飘扬在我们上空。

我们不久就发现那三个家伙比我们料想的更为密切地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船通过海峡时，我们曾离南面的岬岛非常近；我们看到他们三个人一起跪在那里的沙尖嘴上，举起双手做哀求状。我们每个人都不忍心把他们撇在这样可悲的境地。但是我们不能再冒险以防再发生叛乱。如果把他们带回国去再送上绞架，那也算不得仁慈。大夫向他们喊话，告诉他们我们留下了补给品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上哪儿去找。可他们还是呼叫我们的名字，哀求我们看在上帝分上可怜可怜他们，不要让他们死在这个地方。

最后，他们看船还不停下来，而且愈走愈远，眼看着听不到喊声了。其中一个——我叫不准是哪一个——便大叫一声跳起来举起滑膛枪就放。一颗子弹嗖的一声从西尔弗头顶上飞过，把主帆打了个窟窿。

在这以后，我们不得不躲在舷墙后面。我再次探出头来时，沙尖嘴上已看不见他们的踪影，连沙尖嘴本身也变得愈来愈模糊了。那三个人的结局我知道的仅止于此。将近中午时分，藏宝岛最高的岩峰也沉到蔚蓝色的地平线下去了，这一切使我无比兴奋激动。

我们的人手实在少得很，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得出把力。只有船长躺在船尾的一张垫子上发命令。他的伤势虽然大有好转，但还需要静养。我们把船头对着西属美洲最近的一个港口，因为我们如不补充水手，返航时恐怕会有危险。由于风向不停地转换，再加遇上两次大风浪，我们到达那个港口时都已累垮了。

当我们在一个陆地环抱、景色优美的海港里下锚停船时，太阳已经落山。许多小船立即围住我们，船上的黑人、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纷纷向我们兜销水果蔬菜，而且愿意表演潜水去捡你扔下的钱币。那么多和颜六色的面孔（尤其是黑人）、热带水果的风味，特别是华灯初上的小镇景象，

简直太可爱了。同我们在岛上时那种杀机四伏、血雨腥风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医生和乡绅带我上岸去准备玩一个晚上。在城里，他们碰到了一艘英国军舰的舰长，并同他聊了起来，还到他们的军舰上去了。总之，我们玩的很高兴。当我们回到西班牙袅拉号上时，天都快亮了。

甲板上只有本·葛恩一个人。我们刚一登上大船，他就比比划划地急于向我们仟悔。

西尔弗跑了。是这个放荒滩的水手在几个钟头以前放他坐驳船逃走的。本噶恩要我们相信，他这样做纯粹是为了保住我们的性命，要是“那个只有一条腿的人留在船上”，我们总有一天会死在他手上。但事情并未完。那个厨子不是空手走的。他乘人不备凿穿舱壁，偷走了一袋值三四百基尼的金币，这下子他今后的漂泊生涯可不用犯愁了。

我认为我们大家都为这么便宜就摆脱了他而感到高兴。

长话短说，我们补充了几名水手，一路平安回到英国。当西班牙袅拉号抵达布里斯托尔时，布兰德利先生正开始考虑组织一支后援队前来接应，随西班牙袅拉号出航的全体人员只有五个人归来。“余下的都死于酒桶旁，见了阎王。”——这话得到应验。当然我们的遭遇还没有像歌中唱到的另外一艘船那样悲惨。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唱的：

七十五个汉子驾船出海，
只剩一人活着回来。

我们每个人都分得一份丰厚的财宝。至于这笔钱怎么个花法，明智不明智，那要依人而定。斯莫列特船长现已退休，不再航海了。葛雷不仅没有乱花他的钱，还用功钻研航海技术。这是出于一种想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现在他是一艘装备优良的大商船的合股船主兼大副，他结了婚还做了父亲。至于本·葛恩分得一千磅后，在三个星期内就把这笔钱花光或丢掉了。还不到三星期，更确切地说，只有十九天，因为到第二十天，他回来时已变成一个乞丐了。于是他在岛上时最担心的局面出现了：乡绅给了他一份看门的差事。他至今还活着，乡下顽童非常喜欢他，但总拿他开心。每逢星期日和教会的节日，教堂里总少不了他的歌声。

关于西尔弗，我们再也没听到任何消息。我们总算彻底摆脱了这个可怕的瘸腿海盗。

不过，我相信他一定找到了他的黑老婆，还带着“弗林特船长”，也许过得挺舒服。我看就让他舒服几年吧，因为他到另一个世界想过好日子，可不那么容易。

据我所知，银锭和武器至今仍在原来弗林特埋藏的地方。我当然宁愿让那些东西永远留在那里。就是用牛来拖，用绳来拉，都不能把我带回那个该死的岛上去。我在最可怕的恶梦中老是听到怒涛拍击海岸的轰鸣声。有时我

会从床上猛然跳起来，而“弗林特船长”尖锐的叫声——“八个里亚尔、八个里亚尔”还在我耳边激荡着。

